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案

陽明書屋今昔與人文變遷調查研究



主 持 人：陳儀深

協同主持人：潘光哲

日 期：2004 年 12 月 15 日

陽明書屋今昔與人文變遷調查研究

目 錄

相關照片集.....a

上篇：研究報告

| | |
|----------------------------|----|
| 一、 前言..... | 1 |
| 二、 中興賓館在蔣介石官 / 行邸中的位置..... | 2 |
| 三、 那三年，中華民國遭逢的變局..... | 4 |
| 四、 那三年，蔣介石的身體每下愈況..... | 10 |
| 五、 陽明書屋階段..... | 14 |
| 六、 結論與建議..... | 16 |

下篇：口述訪問紀錄

| | |
|-----------------------|----|
| 一、 翁元先生錄音帶整理..... | 19 |
| 二、 D 先生訪問紀錄（初稿）..... | 29 |
| 附：D 先生導覽..... | 32 |
| 三、 何錠塗先生訪問紀錄（初稿）..... | 39 |
| 四、 陳秀雲女士訪問紀錄（初稿）..... | 43 |
| 五、 呂芳上先生訪問紀錄..... | 49 |

| | | |
|-------|----------------------------|-----|
| 六、 | 邵銘煌先生訪問紀錄..... | 55 |
| 七、 | 陳立文女士訪問紀錄..... | 65 |
| 八、 | 董人維先生訪問紀錄..... | 77 |
| 九、 | 呂理昌先生訪問紀錄..... | 83 |
| | 附：「深入」陽明書屋（呂理昌先生導覽說明）..... | 93 |
| 【附錄一】 | 莊天降先生訪問紀錄..... | 103 |
| | 附：莊天降先生大溪陵寢導覽..... | 107 |
| 【附錄二】 | 潘旭煌先生訪問紀錄..... | 111 |
| | 附：王李桂環女士訪問..... | 118 |
| 【附錄三】 | 風雲行館 旁白內容..... | 119 |

相關照片集

資料來源：中央社



圖一：蔣中正總統於八月二十六日在陽明山官邸接見日本國會蔣中正（左二）與日議員晤談，其右為大野伴睦，左為日駐華大使芳澤謙吉。

日期：1955/8/26



圖二：蔣中正總統伉儷於五月一日下午在陽明山官邸設茶會招待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全體團員。

日期：1963/5/1



圖三：蔣中正總統及宋美齡夫人於五月一日在陽明山官邸以茶點招待成立十三週年的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官員。

日期：1964/5/1



圖四：賴比瑞亞首任駐華大使柯柏晉謁蔣總統並呈遞到任國書

日期：1970/5/22



圖五：蔣中正總統伉儷，二十日下午在陽明山中山樓接見出席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及中國古畫研討會的中外代表。

日期：1970/6/20



圖六：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來華訪問，二十六日下午前往台中日月潭晉見蔣中正總統，舉行會談。

日期：1970/8/26



圖七：安格紐副總統與蔣總統進行會談。

日期：1970/8/26



圖八：蔣中正總統伉儷接見美國副總統安格紐。

日期：1970/8/26



圖九：蔣中正總統於八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主持國防研究院、三軍大學、陸、海、空及政工幹校等學生聯合開學暨畢業典禮。

日期：1970/9/8



圖十：中非共和國總統卜卡薩結束在華十天的訪問，於十七日中午離華。蔣中正總統（右）親自在機場歡送卜卡薩總統（左）離華。

日期：1970/10/17



圖十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暨軍管區司令部為慶祝蔣中正總統華誕，二十八日上午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忠愛祝壽美展，由總司令尹俊上將揭幕。

日期：1970/10/28



圖十二：振興復健醫學中心於二十二日下午在士林石牌該中心舉行聖誕同樂會，蔣總統夫人宋美齡及來賓蒞會參加。

日期：1970/12/22



圖十三：蔣總統夫人宋美齡八日下午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茶會，招待各國駐華使節暨他們的夫人，感謝他們對中華民國住院傷患官兵的關懷。左四為美國大使馬康衛，左二為使節團團長西班牙大使胡國材。

日期：1971/2/8



圖十四：第六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二十五日上午在台北市省立博物館揭幕，由教育部長鍾皎光主持。宋美齡（前左）與陳誠故副總統夫人譚祥（前中）參觀展覽會場，前右為教育部長鍾皎光。

日期：1971/3/25



圖十五：各國駐華使節和外賓，十日上午前往總統府晉見蔣中正總統，祝賀我國國慶。蔣中正總統與夫人宋美齡接受外交使節團長瓜地馬拉駐華大使何瑞達觀賀。

日期：1971/10/10



圖十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二十一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總統選舉大會，由王雲五主持，蔣中正先生以一千三百零八票當選第五屆連任。圖為郭澄秘書長主持張貼第五任總統獲選連任公告。

日期：1972/3/21



圖十七：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蔣中正總統二十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上致詞。

日期：1972/5/20



圖十八：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二十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文化堂隆重舉行。右起嚴家淦副總統、第一夫人宋美齡、蔣中正總統接受外賓祝賀。

日期：1972/5/20



圖十九：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蔣中正總統二十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上致詞。

日期：1972/5/20



圖廿：新任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及各部會首長，三十日上午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中宣誓就職。蔣中正總統親臨監誓。

日期：1972/5/30



圖廿一：新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暨全體官員宣誓就職蔣總統親臨監誓。

日期：1972/5/30

陽明書屋今昔與人文變遷調查研究

一、前言

本研究計畫自 2004 年 5 月 16 日開始執行，原訂 11 月 15 日結束，由於口述訪談對象安排不順等因素而獲委託單位同意順延一個月（至 12 月 15 日）。陽明書屋的前身中興賓館，是極少數專為蔣介石夫婦居住而新建的房舍（其他大多是利用既有房舍），它在 1968 年動工、1969 年落成，1970 年 5 月 9 日遷入居住。1972 年 7 月 22 日蔣介石因感冒引發嚴重肺炎，8 月 5 日由山上送往石牌榮民總醫院六號病房，翌年 12 月 22 日始返回士林官邸，此後往來於士林官邸與石牌榮民總之間，即未再上山使用中興賓館。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去世以後，中興賓館仍有少數軍憲和清潔人員看守維護。1979 年蔣經國總統同意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接管中興賓館，黨史會遂由南投縣草屯的「荔園」遷到陽明山來，同時把總統府機要室原本貯藏於大溪頭寮以及芝山岩等地的「大溪檔案」移入中興賓館，此後中興賓館即改名陽明書屋，主要由國民黨黨史會使用，直到 1997 年 9 月 26 日，國民黨正式將管理權捐贈內政部，轉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從此中興賓館或陽明書屋的歷史告一段落，經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規劃後，於 1998 年 6 月 27 日起提供民眾參觀。

承上所述，欲深入瞭解這棟建築及其附屬建物的歷史，必須探討包括「中興賓館（即蔣介石夫婦使用）」階段（1970 年 5 月～1972 年 7 月）以及「陽明書屋（即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使用）」階段（1979 年～1997 年）；在方法上除根據書籍文獻述說相關歷史，尚須累積一定數量的口述資料，俾便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在日後訓練解說員或改進展場布置時，有比較可靠的方向和材料。

2004 年 6 月亦即本研究計畫進行期間，台灣多家媒體報導洪維健先生製作的〈風雲行館〉紀錄片，洪先生將蔣介石 1949 年來台以後所使用或建立的行館作一地毯式的搜索，以夾敘夾評的方式旁白，據稱是爲了戳破神話，增進「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的瞭解¹，但當我們看過紀錄片不免有些遺憾：（一）把長期居住的士林官邸和「徹頭徹尾沒有機會享受」的嘉義行館或只住過三次的阿里山貴賓館相提並論，輕重不分；（二）缺少檔案和口述史的支撐，太多「據說」的材料；（三）不相干的藉題發揮，例如從「宋美齡喜歡養狗」牽扯到「宋美齡跟蔣介石相處那麼久，當然會有這種反應。」或者從合歡山松雪樓，竟然談到根據李敖考據 1942 年宋美齡在重慶「有過紅杏出牆」（詳見本報告附錄）。個人認爲，歷史人物不可能全善全惡，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是非功過，應該在探討諸如中日戰

¹ 記者林瑞益台北報導，〈蔣介石便秘 要由副官挖糞〉，《台灣日報》2004 年 7 月 14 日，第 5 頁。

爭、國共內戰、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等等方面去討論，若要從行館的建置施設去瞭解其性格，也應該根據材料適當推論，以免自失立場、缺乏說服力。個人願以〈風雲行館〉紀錄片的缺失作為撰寫本篇報告的殷鑑。

二、 中興賓館在蔣介石官 / 行邸中的位置

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已節節敗退，蔣介石遂指示行政院召開院會，把「中央政府」遷到台北。蔣氏來台之際因安全顧慮而有一些曲折²，但很快就選擇陽明山湖底路前台糖公司管有的招待所房舍——即所謂草山行館——作為住所，大約第二年（1950 年）3 月「復行視事」之後才搬入士林官邸，周宏濤先生說：「政府遷台後，我們秘書群先是隨著蔣公住到草山官邸，以後就住士林官邸。住在草山時，車隊總得半小時才能到總統府；在士林官邸，交通時間可以省了一半。」³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三面環抱，腹地寬廣，原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園藝試驗所，戰後政府興建用來款待外賓的招待所，經過幾次修建，才有現在的規模；士林官邸的主建物是一棟兩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為了防空隱蔽還把外表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調的灰綠色，蔣介石在此地度過他在台灣的二十幾年歲月。

根據陳誠的回憶，他在 1949 年接掌台灣省政之初，「即在台準備八個地方，以供總統選擇為臨時駐用之所，計澎湖二處，台北、陽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各一處。於修葺布置完妥後，即迭電請總統蒞台。」⁴其中令人感到陌生的的是四重溪，筆者曾前往探訪，當地文史工作者認為蔣氏雖曾來遊，但並無行館設置⁵。應該分別的是，平日工作生活所需的住所，與偶而出巡、旅遊或開會所停留的地方有所不同，即使是後者，比較常去而且比較久住的桃園大溪、日月潭，與很少去的諸多「賓館」重要性自亦不同。

蔣介石入住士林官邸以後，草山行館並未被閒置，因為士林官邸「夏天終日西曬酷熱」，蔣氏不喜歡冷氣或電風扇，所以每年夏天常自 5 月初至 9 月底或 10 月初之間，遷到陽明山湖底路的草山行館避暑。惟草山行館是木造平房，緊靠矗立的坡壁，上方是民宅以及空軍經營的新生社招待所，「全無防護可言」，加上前無樹木遮蔭、後為山壁而不通風，夏天日曬也是「熱不可擋」，所以蔣介石夏天

² 蔣介石先已安排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1949 年 1 月 5 日接任），但撤退來台搭船或因信任問題、安全顧慮，並未逕往基隆上岸，而是先往澎湖居住 10 天，然後從台灣南部上岸。參見葉邦宗，《蔣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與一段遭到留白的歷史》（台北縣板橋：四方書城，2002 年），頁 221-222。

³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 年），頁 179。

⁴ 陳誠口述，吳錫澤筆記，〈陳誠主台政一年的回憶〉，《傳記文學》第 63 卷第 5 期（1993 年），頁 22。

⁵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潘旭煌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11 月 13 日。

午後回山上時不一定直驅行館，有時會直接到後山公園的一幢小木屋去休息或處理公務，或輕車簡從到後山公園上方的森林公園散步⁶。1966年陽明山中山樓建好以後，由於許多重要集會都在中山樓舉行，為免上山下山奔波之苦以及上述的草山行館缺點，在陽明山興建夏日官舍的擬議乃浮上抬面，尤以當時的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潘其武最熱心推動，遂以後山公園上方的森林公園周遭，即瑞芳煤業鉅子李氏昆仲所捐的土地，興建中興賓館。

根據國民黨黨史會副主委樓文淵的描述，中興賓館興建期間蔣介石曾一再前往工地勘查與指示，中興賓館是由當時頗負盛名的黃寶瑜建築師所設計、監造，由榮民工程處承建，1969年落成，1970年5月9日蔣介石、蔣夫人及相關人員始遷入居住。樓文淵雖然稱讚這座「中國庭園風格」的中興賓館，無論是建築結構、附屬設施以及地理環境，「均較任何地區的官邸為佳」，但也不諱言其缺點：

**圍繞在高大林木之間坐南朝北，背臨陡坡，仰望台灣
北部最高峰七星山頂的二層平樓，復介於七星、大屯兩高
峰夾持之間，冬季常為北海飄經鞍部而來的雲霧水氣所籠
罩，潮濕異常；夏日雖涼風颯颯，但不無予人陰鬱重重之
感。⁷**

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同時也是中興賓館住客（大門進去右邊的大房間）的熊丸，描述賓館的配置說：「總統房間則在二樓左手邊，二樓右手邊的房間是總統與夫人特地留給孔夫人（宋藹齡）的，以後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兒，而把當中的正房留給孔夫人。」⁸熊丸說他住在中興賓館總覺得裏頭陰颯颯的，因為山上風聲之大有如鬼哭神號，每晚都像刮颱風似的。不過，熊丸強調：「總統一直很喜歡中興賓館，那地方地勢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涼爽，風景也十分優美。但那地方風水不好，總統每次一去便生病回來。」⁹關於蔣介石的病，本文另詳，個人認為風水之說姑妄聽之即可，事實上1970年蔣介石進住中興賓館之際已經高齡84，加上接下來那兩三年適逢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喪失的衝擊，蔣氏健康趨於惡化並不令人意外。

須要提醒的是，中興賓館只是取代草山行館成為蔣氏的夏日官舍，並沒有取代士林官邸，尤其1972年夏天發病送往榮總之後，直到1975年去世為止只來往於士林官邸和榮總之間，除了乘車遊覽的行程，未再上山居住。

⁶ 樓文淵，〈陽明書屋懷舊——敬述蔣公營建及居住中興賓館概況〉，《近代中國》第133期（1999年10月），頁191。

⁷ 樓文淵，前揭文，頁193。

⁸ 陳三井主訪，李郁青紀錄，《熊丸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77-78。

⁹ 同上註，頁118。

三、 那三年，中華民國遭逢的變局¹⁰

1970 年

4 月 24 日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紐約時間) 24 日在紐約布拉薩旅館遭台獨運動者黃文雄、鄭自才行刺未遂。¹¹

5 月 9 日 蔣氏夫婦以及有關工作人員，遷入中興賓館居住。¹²

5 月 30 日 針對 2 月 8 日發生的「泰源監獄叛亂犯劫械逃獄案」，六名人犯被捕後有五名在今晨執行槍決。

8 月 11 日 越南總理陳善謙抵台訪問。

9 月 3 日 行政院通過修正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施行細則。

9 月 4 日 雷震出獄。

9 月 17 日 彭明敏於今年 1 月潛抵瑞典以後，今日美國駐瑞典大使館發給彭明敏入境簽證。

9 月 21 日 中美軍事聯合演習在台灣海域進行。

蔣介石總統指示備函透過美國副總統安格紐轉致尼克森總統，請下令阻止彭明敏入境，尼克森總統迄未置復。¹³

10 月 12 日 台南美國新聞處被炸。

10 月 13 日 外交部發表聲明，我國與加拿大斷交。

10 月 30 日 台北市議會通過建議政府在各國中校園恭置總統銅像，並將圓山更名中山公園。

5 月～10 月 蔣氏夫婦在中興賓館多次接待外賓，如美國生活、時代雜誌發行人亨利·魯斯三世夫婦、日本眾議員北直謙吉夫婦、美國前參議員諾蘭父子等。¹⁴

另曾在賓館宴請嚴副總統與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¹⁰ 本節除有另註，條列大事資料來自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I(1966-1978)》(台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1990年)，頁112-180。

¹¹ 〈布拉薩旅館前暴徒行刺事件經過〉，外交部檔案《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原檔編號412.2.2/2，250/北美74。

¹² 〈陽明書屋懷舊——敬述蔣公營建及居住中興賓館概況〉，頁193。

¹³ 〈美政府准許彭明敏入境案說帖〉，外交部檔案《彭明敏等被捕案》第四冊，原檔編號409.2，187/北美74。

¹⁴ 〈陽明書屋懷舊——敬述蔣公營建及居住中興賓館概況〉，頁193-194。

¹⁵ 同上註，頁194。

大中夫婦以及政府高級官員，以申祝賦改成功，此為賓館內舉行僅有的一次盛大宴會。¹⁵

- 11 月 1 日 警備總司令尹俊宣稱持械搶劫案件，將依軍法科刑。
- 11 月 6 日 因義大利與中國（共）建交，我外交部發表聲明與義大利斷絕邦交。
- 11 月 20 日 聯合國大會以 66：52 表決通過中國代表權為重要問題案，使得中國代表權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因此阿爾巴尼亞所提之中共入會案雖有 51 票贊成，49 票反對，仍再度被否決。
- 12 月 11 日 監察院通過彈劾台北市長高玉樹違法濫權案。

1971 年

- 1 月 5 日 外交部發表聲明，我政府與智利斷交。
- 1 月 21 日 國防部、教育部、救國團訂定國防、教育結合實施綱要，中小學將先期施行國防軍訓。
- 1 月 22 日 美總統尼克森於向國會發表的「世局咨文」中，首次稱中國（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 2 月 5 日 台北美商花旗銀行發生爆炸，15 人重傷。
- 2 月 23 日 謝聰敏、魏廷朝、李敖因涉嫌叛亂，分別被判處 15、12、10 年徒刑。
- 2 月 26 日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我不能苟同美總統尼克森國情咨文中有關對中共之想法。
- 3 月 15 日 美國國務院宣布全面取消美國人民前往中國大陸旅遊訪問的一切限制。
- 3 月 16 日 外交部發言人就美國政府決定取消美國人民前往中國大陸之限制一事，深表遺憾。
- 3 月 29 日 外交部聲明我與科威特斷交。
- 3 月 31 日 總統明令發表周書楷出任外交部長，羅雲平出任教育部長。
- 4 月 3 日 外交部聲明與喀麥隆斷交。
- 4 月 8 日 行政院通過沈劍虹使美。
- 4 月 10 日 外交部表示我政府堅決反對美將釣魚台列嶼交日，並向美作嚴

重交涉。

全美華人 2500 人於華盛頓舉行「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的示威遊行。

4 月 14 日 台灣大學學生數十人至日大使館呈遞抗議書，抗議釣魚台主權問題。

4 月 28 日 美國務院發表聲明，宣稱台、澎地位待決，贊成由台北與北京間直接談判。

4 月 30 日 外交部發言人駁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28 日有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聲明。

5 月初 孔祥熙夫人來訪並進住中興賓館。¹⁶

5 月 6 日 美國務院因 4 月 28 日所作台灣地位待決之聲明未經白宮認可，美國務院承認錯誤。

5 月 8 日 澄清湖圓山飯店揭幕。

5 月 15 日 總統首次在中興賓館邀集黨政要員商議因應對策，以挽回不利我國的國際情勢。¹⁷

5 月 17 日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抵台訪問。

5 月 27 日 外交部對奧地利放棄中立政策，與中國（共）建交，表示遺憾。

6 月 11 日 我嚴重聲明釣魚台列嶼為我國領土之一部分，對美國擅將琉球交日至為不滿。

6 月 12 日 新聞局宣布《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以「匪諜」罪名被提起公訴。

6 月 15 日 總統蔣介石在國家安全會議提示「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一文，激勵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6 月 17 日 美國務院聲明，美國只是把對琉球的行政權交還日本，有關釣魚台的主權有待中、日解決。

6 月 25 日 教育部普遍印發總統蔣介石「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精神」一文，供各級學校師生普遍閱讀；省社會處、全國總工會、監察院等機構也紛紛通告下級機構研讀該文。

¹⁶ 同上註。

¹⁷ 同上註。

- 7 月 16 日 行政院長嚴家淦為美總統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大陸一事，發表聲明。
- 7 月 21 日 總統二度在中興賓館邀集黨政要員商議國事。¹⁸
- 8 月 2 日 美國務卿羅吉斯宣布美國政府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之新方案，主張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
- 8 月 5 日 外交部宣布與土耳其斷交。
- 8 月 6 日 總統三度在中興賓館邀集黨政要員商議國事。¹⁹
- 8 月 17 日 我外交部發表與伊朗中止外交關係
- 8 月 20 日 外交部發表聲明與獅子山國斷交。
- 8 月 27 日 立法院通過「中華民國六十年罪犯減刑條例」。
- 9 月 3 日 奉總統指示，政府各級行政機關首次實施每月一次夜間辦公，以養成在戰時夜間辦公的習慣。
- 9 月 9 日 總統四度在中興賓館邀集黨政要員商議國事。²⁰
- 9 月 10 日 外交部重申外蒙為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分。
- 9 月 20 日 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卡瑟瑞斯訪華。
- 10 月 10 日 「中華民國六十年罪犯減刑條例」施行，全國四千八百十七名受刑人減刑開釋。
- 季辛吉第二次訪問北京。
- 10 月 20 日 美國總統顧問季辛吉飛抵北京，會晤中國（共）總理周恩來。
- 10 月 25 日 聯合國以 76：35，17 票棄權，通過阿爾巴尼亞所提以中共取代原有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席位，排除中華民國的議案，我國代表團在進行表決時，退出會場並宣布退出聯合國。
- 10 月 26 日 因我宣布退出聯合國，總統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 外交部聲明與比利時斷交。
- 11 月 2 日 我宣布與秘魯斷交。

¹⁸ 同上註。

¹⁹ 同上註。

²⁰ 同上註。

- 11 月 11 日 我宣布與黎巴嫩斷交。
- 11 月 30 日 中國（共）與美國同時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森於 1972 年 2 月 21 日訪問中國大陸。
- 12 月 10 日 軍事法庭宣判李荆蓀與俞棘叛亂案，李荆蓀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俞棘判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
- 12 月 16 日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常置委員會議決通過「對國是的建議與聲明」，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並主張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以及徹底革新內政以維護我國在國際間的聲譽與地位。
- 12 月 26 日 336 位大專院校教授公開發表「我們對時局的認識和主張」宣言，並呼籲大力革新，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擁護總統，鞏固領導中心。

1972 年

- 1 月 10 日 雷震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建議：1.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2.蔣介石辭職總統，3.實行民主政治，4.削減軍費，5.實行法治保障人權，6.改造治安機關，7.廢止創辦新聞禁令，8.簡化行政機構，9.廢除省級制度，10.大赦政治犯。
- 1 月 13 日 我國中止與塞普勒斯之外交關係。
- 2 月 17 日 外交部發表聲明，對於美國總統尼克森與中國（共）任何有關我國權益之協議均不予承認。
- 2 月 20 日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
- 2 月 21 日 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並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與總理周恩來進行會談。2.27 發表共同聲明（上海聯合公報），內容包括適用和平五項原則、美國確認海峽兩岸中國人皆認為台灣屬於中國（共）之一部分等。
- 2 月 22 日 前任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現任日本「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執行委員辜寬敏，脫離組織回台。
- 2 月 24 日 外交部宣布關閉駐馬爾他使館。
- 2 月 28 日 外交部對美國與中國（共）發表聯合公報一事發表聲明，其任何協議，我均不予承認。
- 3 月 10 日 國民黨第十屆三中全會一致推舉蔣介石為該黨總統候選人，嚴

家淦為副總統候選人。

- 3 月 20 日 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提案，授權總統採行戰時體制。
第五次國民大會通過反攻復國實施綱領。
- 3 月 21 日 蔣介石以 99.3% 的得票率當選連任我國第五任總統
- 3 月 23 日 總統明令公布修訂臨時條款。
- 4 月 2 日 曾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台灣再解放聯盟秘書長、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中央委員邱永漢歸國，參加慶祝蔣介石當選連任總統，並計畫在台投資設廠。
- 4 月 10 日 外交部宣布與東加王國建交。
- 5 月 20 日 第五任總統蔣介石、副總統嚴家淦宣誓就職。
- 5 月 26 日 立法院高票同意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得票率 93.38%）
- 5 月 29 日 總統發表新內閣任命令，副院長徐慶鐘、內政林金生、外交沈昌煥、交通高玉樹、經濟孫運璿、國防陳大慶、司法行政王任遠、教育蔣彥士。
- 5 月 30 日 我國與西薩摩亞建交。
- 6 月 1 日 總統任命謝東閔為台灣省主席，張豐緒為台北市長，錢復為新聞局長，陳桂華為人事行政局長。
- 6 月 7 日 我與希臘斷交。
- 6 月 8 日 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十項革新政風指示。
總統任命各部會政務次長及台灣省政府委員。
- 6 月 24 日 新聞局宣布嚴令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辭去公私兼職，並撤銷所有公營事業及金融機構散佈各地之招待所。
- 6 月 29 日 總統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
總統令，廢止 1969 年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
- 7 月 3 日 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抵台。
- 7 月 13 日 總統特任戴炎輝為司法院副院長，陳樸生、翁岳生、范馨香、陳世榮等四人為大法官。

- 7 月 20 日 外交部長沈昌煥對日本與中共之「國交正常化」發表聲明。
- 7 月 27 日 總統公佈實施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
- 行政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施行細則。
- 7 月 「台灣獨立革命軍」島內組織在台北縣樹林、高雄縣岡山等處炸毀鐵路，顛覆軍用貨車，並焚燬鐵路局台北工廠等。
- 8 月 1 日 行政院長蔣經國發表「致全國公務人員」公開信。
- 8 月 7 日 總統因病忽發，晚間離開中興賓館至榮總治療休養。²¹
- 8 月 8 日 行政院長蔣經國發表談話，譴責日本政府聲稱與中共「國交正常化」言論。

四、 那三年，蔣介石的身體每下愈況

從 1943 年起就擔任蔣介石侍從醫官的熊丸，以長期在蔣氏身邊的觀察，認為中壯年的蔣介石健康狀況一直很好，「因他乃軍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時，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還經常運動，懂得控制工作時間，不過份忙碌，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標準的條件」。不過「他自拔掉全部牙齒，裝上假牙後，口腔裏便經常發生潰瘍。當時並沒有什麼特殊有效的藥可治癒潰瘍，只能利用硝酸銀將潰瘍燒掉，所以我們那時經常要替他擦硝酸銀，好讓他再帶假牙吃東西。總統的口腔每月總有十天左右的時間是破的，因此我們幾乎一天到晚跟著他，為他擦藥。除此之外，他的身體各部位都非常健康。」²²

蔣介石來台以後的就醫記錄，比較重要的如 1962 年 4 月發現的攝護腺腫大，當時榮總院長盧致德、外科主任盧光舜、泌尿科主任鄭不非，結果竟由琉球美軍醫院的一位黑人醫師進行操刀手術；4 月 27 日第一次手術之後，6 月傷口復發、血尿嚴重，7 月 7 日由來自美國的泌尿科醫師 Nespil 做第二次手術，已無法完全根除。²³

其次，1969 年的「陽明山車禍事件」對他的健康也有不良影響。那年 7 月

²¹ 同上註，頁 195。

²² 《熊丸先生訪問記錄》，頁 115-116。

²³ 陳宗瑾，《士林官邸三十年：陳宗瑾回憶錄》（台北：作者發行，麥田出版公司總經銷，1996 年），頁 138-139。熊丸把此次攝護腺手術記為陽明山車禍之後，但不若陳宗瑾之年月日記載甚詳，姑採陳說，參見同上註，頁 118。

的一個下午，(中興賓館興建期間)，蔣介石的車隊從士林往陽明山上行進，經過仰德大道嶺頭附近的彎道時，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車正停靠站牌上下客，突然有一部下山的吉普車從它後面繞出來超車，蔣氏車隊的前導車緊急煞車，卻使得隨後的總統座車來不及反應，就猛然撞上前導車的車尾，由於撞擊力道劇烈，據貼身侍從副官翁元描述，老先生整個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版，不但胸部、陰囊受傷，連假牙也「從口中被撞出來」，同座的老夫人同受撞擊，她受傷比較嚴重的是雙腿部分²⁴；醫官熊丸則說「那一次車禍夫人受傷較重，當場整隻腳沒了知覺，總統倒沒什麼外傷」，不過在車禍發生後的一次例行體檢中，發現先生的心臟大動脈有雜音，表示主動脈瓣膜有些受傷，據熊丸推測車禍發生時總統自己並未察覺，故照常辦公，但從此以後總統的精神漸不如前，「應與那次車禍導致心臟瓣膜受傷脫不了干係。」²⁵

上述攝護腺手術的後遺症，據翁元描述是「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在小便時，發現小便竟然小出血來了！」醫生雖然解釋(安慰)是手術後的正常現象，蔣介石的心情不免大受影響，翁元說：

從此官邸洗手間內就開始擺幾個空的瓶子，只要老先生發現小便有暗紅色的小血塊從尿道流出，就吩咐我們趕快拿瓶子過去接血尿，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他的臉龐是那樣的驚恐失望、黯淡無光，以前那個威儀棗棗的國家統治強人，如今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²⁶

同樣是1971年，翁元在當班時發現老先生「沒走幾步路就氣喘如牛」，而且在呼吸時「舌頭不斷往外伸」，講話時「舌頭顯得有些僵硬、變得口齒不清」，翁元立刻向醫官熊丸報告，熊丸檢查結論是血管硬化(小中風)的現象，伸舌頭表示肺部缺氧。²⁷

1971年11月20日，蔣氏夫婦到高雄澄清湖賓館小住，數日之後老先生因為便秘，必須藉助甘油球來軟化，就叫錢如標副官來幫忙，錢副官也許太過緊張，一連插了兩個甘油球仍不能解決問題，老先生要值班侍衛趕快叫翁元過來，翁元到了老先生洗手間一看，「整個馬桶全是鮮血」，翁元低下身去才發現，甘油球根本沒有塞進肛門，而是塞到旁邊肌肉裏去了，肛門肌肉被甘油侵蝕而有潰爛情形，後來治療了一個多月，傷口才慢慢痊癒²⁸。陳宗瓘對這個肛門受傷事件另有扼要記載：

²⁴ 翁元口述，王丰記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圓神出版社，1994年首版，2001年新版)，頁140-142。闖禍的是一位陸軍師長的專用吉普車，這位師長隨後被撤職處分。

²⁵ 《熊丸先生訪問記錄》，頁117-118。

²⁶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149。

²⁷ 同上註，頁151。熊丸也曾自己發現蔣氏小中風的現象，他說「我記得有一次在日月潭，總統找我進去問話，當時我便發現他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小中風的樣子。」《熊丸先生訪問記錄》，頁118。

²⁸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144-146。

12月4日，先生因便秘由錢如標副官負責灌腸，不慎擦破肛門而流血不止，使預定回台北處理公務之計畫作罷。12月5日先生擦破的地方發炎，侍從醫生建議服瀉藥，使腹瀉不止，體力大受影響，先生十分生氣，囑將錢如標送警衛隊禁閉（實際上住在警衛隊，不准其自由行動），此命令等先生逝世後，才由我報告經國先生予以解除。……12月20日，先生體力已大部恢復，乃於下午回台北士林官邸。²⁹

陳宗瑾當時擔任副侍衛長執行官（1970年2月1日回任），依他的記載，這一次不愉快的澄清湖之行，是蔣氏最後一次南遊。

1972年3月已是國民大會選舉第五任總統的時機，陳宗瑾發現是年元月開始老先生「體力不支現象至為明顯」，「擬不再連任，惟由於各方敦促，仍勉為其難。」；3月20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連任，5月20日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在中山樓舉行，儀式經刻意安排縮短時間，老先生且以權杖支撐身體，才能勉力完成，「惟回中興賓館後，衣衫盡濕。」³⁰緊接著，蔣經國在5月30日就任行政院長，權力接班的安排昭然若揭。

除了就職典禮刻意簡短，520當天接受貴賓道賀時，老先生身體站立的背後擺著沙發椅，一方面靠著比較省力，一方面預防體力不支跌倒，「據說是孔令偉孔二小姐想出來的妙法。」³¹

1972年6月間，官邸醫官特別為老先生做了一次全身體檢，結果顯示老先生的心臟已經比以前一次檢查時更為擴大，陳耀翰醫官遂面見老先生建議停止一切對外活動半年，卻引來老夫人一陣責罵，認為「為了老先生的心理著想」，今後一切有關老先生的病情報告都要經過她允准，才可以告知老先生。據翁元回憶：「7月前後，老先生連吃飯都要停頓好幾次，要喘幾分鐘氣，才能夠繼續進食，有幾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會全部吐出來。」更壞的情況終於發生在7月22日。22日那天中午，官邸內務科為歡送即將卸任的侍衛長孔令晟將軍、歡迎即將接任的新任侍衛長鄒堅將軍，在中興賓館舉辦了簡單的迎新送舊餐會，蔣介石就在那天下午昏迷了³²。老夫人臨危不亂，指揮所有人員應變急救停止休假，一律不准和家人聯絡，中興賓館的氣氛空前凝重，翁元說那幾天「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樣的管子，心電圖在滴滴答答地響著，一旁的醫護人員全部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忙成一團，一會兒醫療小組的醫官要侍

²⁹ 《士林官邸三十年：陳宗瑾回憶錄》，頁80-81。對照而言，翁元說錢副官被關押在禁閉室「為期將近五年的牢獄生涯」比較誇大，同上註，頁146。

³⁰ 同上註，頁152。

³¹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154。

³² 翁元和熊丸強調的是心臟問題，但依照醫療小組的紀錄，1972年五二〇就職典禮以後，先是攝護腺炎復發，然後移往陽明山官邸休養，繼又感冒，7月22日發病是因感冒引起的肺炎，「左右肺下端全被浸潤，右胸膜腔且有積水現象」。詳見〈總統 蔣公治療休養及逝世經過報告〉，《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131-137。

衛人員派車去榮總拿藥，一會兒又是要我們幫忙清理床鋪，為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鋪。」³³

好不容易盧光舜醫官從美國找來的心臟病專家余南庚博士到達了，余博士認為病發後醫療小組的處置妥善，但老先生在陽明山上的中興賓館治病顯非萬全之策，乃決定在 8 月 5 日晚上把老先生送往石牌榮總的六號病房。移動的過程，動用一部三軍總醫院從國外進口的新型、大型的救護車，戒護的侍衛人員和往常一樣組成車隊，沿路封鎖交通，以時速約 10 公里的超低速前進，晚上八時許出發竟花了一個多小時，九點多才抵達榮民總醫院。在榮總治療期間³⁴，老先生的右手有了蜷曲現象，腿部肌肉也有萎縮情形，更特別的是，醫官經常要為老先生作「掏糞」的動作，翁元說：

大概每隔一兩天，就要由醫官為老先生「掏糞」。所謂「掏糞」，其實就是由醫務人員戴手套，然後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腸內，將已經結成顆粒狀的糞便，一粒一粒地挖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讓他的身體維持正常的排泄循環。……當時，主要在作「掏糞」工作的，是鄧述徵院長。他在做這件工作時，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們做這個工作一直做到他甦醒還是要繼續做，原因無他，就是醫官考慮到老先生的心臟負荷的問題。³⁵

這段期間余南庚每天主持醫療會議，是整個系統的領導，蔣經國和孔令偉每天早上參加醫療會報，但兩人基本上不發言；當蔣介石身體情況好轉，還經常與蔣經國談論國家大事，熊丸就說：「這種情況由民國 61 年維持到 64 年，三年時間對經國先生未來在處理國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助益。當時的國家大事實際上都是經國先生藉用老總統的名義處理，所以許多事在執行上仍十分貫徹。」依熊丸的印象，那兩三年較好的時候總統可以起床，坐在輪椅上走一大圈；士林官邸已布置得宛如小型醫院，還修了一架電梯以利上下樓，若有需要進一步檢查再住到榮總六號病房去。³⁶

1975 年 4 月 5 日余南庚不在台北，熊丸和榮總心臟科醫生姜必寧都在士林官邸，親眼看到「總統的心臟停好幾次」，藥石罔效、只能電擊急救，到了晚上 11 點多鐘，蔣介石終於在雷雨交加的天候中去世。

³³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 164。

³⁴ 翁元說這一次的昏迷要到 1973 年元月才甦醒過來，但依醫療小組紀錄，自 1972 年 9 月末起蔣氏即恢復日常飲食，只是「臥床二月餘」需要恢復體重以及物理療法。《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 133。

³⁵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頁 180。

³⁶ 《熊丸先生訪問紀錄》，頁 120-121。熊丸在此地插一句「待情況穩定再回中興賓館，爾後再回士林官邸」恐係口誤。一般的說法是 1972 年 8 月 7 日晚上從山上送往榮總療養以後，「從此永別親自興建的中興賓館。」見樓文淵，前揭文，頁 195。

五、 陽明書屋階段

蔣介石逝世以後，老夫人繼續住在士林官邸，即使長期赴美，返台時也是以士林官邸為家；蔣經國繼續住在大直的七海官邸，偶而會使用士林官邸舉辦「家宴」³⁷。至於蔣介石的諸多行館，除了像慈湖、中興賓館有比較特殊的用途，其餘大多朝向「歸還原單位」的處置方式³⁸。

由於蔣氏家族無意續住中興賓館，因而 1975 年迄 1979 年間中興賓館處於閒置狀態。1979 年蔣經國已經是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的第二年，有鑒於國民黨黨史會所保存的史料皮藏在南投縣草屯的「荔園」偏遠不便，遂核准黨史會接管中興賓館，以期將史料皮藏與人員辦公合一；稍後，有關蔣介石一生事業的史料「大溪檔案」，亦由總統府機要室從大溪頭寮以及士林芝山岩等地，移存中興賓館，以便利國內外學者研究參閱。黨史會認為蔣介石一生服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篤實踐履的學說，乃將中興賓館命名為陽明書屋，並由秦孝儀主任委員題字勒石，這就是陽明書屋名稱的由來³⁹。

不過黨史會對陽明書屋的使用，仍將原中興賓館主建築作為孫文、蔣介石以及革命開國諸先進先賢的歷史文物陳列館之用，其中貯藏大溪檔案即「總統府機要檔案」的區域，並非黨史會的權責範圍，而是由機要室派兩位工友、兩位職員看管，「黨史會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帶外賓進去參觀，當時連黨史會的人員也不可能看到裡面的檔案內容。」⁴⁰黨史會基於貯藏檔案的空間需求，乃建請國民黨中央撥款興建一棟三層樓的「大忠館」，連同地下室總計 932 坪，自 1984 年 8 月 1 日動工，1985 年 9 月 7 日落成。此外，對周遭附屬建物也作了充分利用：原供侍衛長等居住的大孝館⁴¹，作為黨史會秘書室和第一室辦公室；原為車庫的大仁館經改裝後作為放置資料及簡單的辦公室；其餘原來的警衛房舍分別作為大義館（第二室、第三室辦公室），大智館（存放報紙、公報、期刊），大勇館（修補裝訂書刊）。

陽明書屋提供給外界的服務，從一位任職於黨史會第一室長達 11 年（而且

³⁷ 根據陳宗權的記載，例如，1982 年 10 月 30 日：晚上士林官邸家宴，17 時家屬先後到達，計經國先生夫婦等 10 人；1983 年 10 月 9 日：蔣公農曆 9 月 15 日生日，98 歲冥誕，士林官邸家宴，到 12 人；1986 年 12 月 31 日：夫人回國已二個多月，對公館及庭院之維護均甚滿意；1987 年 3 月 11 日：夫人 90 大壽，官邸簽名祝壽者 216 人，晚上家宴，喜氣洋洋。《士林官邸三十年：陳宗權回憶錄》，頁 288-293。

³⁸ 又據陳宗權記載，例如，1975 年 7 月 26 日：與高雄市長王玉雲、第三局局長彭佳樑，座談西子灣賓館移交市政府作為蔣公紀念館，約一小時達成各項協議；同年 11 月 24 日：陽明山官邸，奉經國先生指示，交還原屬單位，並回報處理情形。同上註，頁 281-282。

³⁹ 樓文淵，前揭文，頁 189。

⁴⁰ 陳儀深主訪，鄭毓爛紀錄，《邵銘煌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9 月 27 日。

⁴¹ 一般傳說郝柏村擔任侍衛長時住過這裡，事實上郝柏村是 1965 年 12 月接任，1970 年 2 月卸任，所以蔣先生使用中興賓館的階段，侍衛長是孔令晟，不是郝柏村。見遲景德、林秋敏主訪，《孔令晟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2 年），頁 131。

都在陽明書屋)的陳立文女士的描述,可知一斑:

記得在民國 69 到 71、72 年很少人來參觀,但是從民國 72、73 年開始,因為史料開放,黨史會也制訂了對外接待學者參閱資料的條件,對象包括各級地方黨部,另外還有大學部的學生,但是必須有學校或系上的推薦,研究生可以請指導老師或自己寫申請單,學者當然就更沒有問題。個人可以隨時來參閱史料,團體則要事先申請。那時候幾乎是由我一個人負責導覽,後來有高純淑小姐,再之後就是蔣京先生。我記得那時候平均一星期至少有兩、三次的導覽。

當時整個黨史會的資料分成幾類,一類叫做一般史料,放在當時陽明山的大忠館。除了這部分資料之外,比較珍貴的是組織檔案,包括最早的「環龍路檔案」、「前五部檔」、「中政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特別檔案」等等,當時的學生都是來看一般檔案,研究生跟學者就會把重點放在組織檔案。另外還有公報、期刊跟雜誌,我記得公報和報紙存放在大智館和大仁館,期刊雜誌則在大孝館。我們接待的地點,最早是在史料典藏的館,後來有一段時間移到正館,即學生看資料的地方。比較值得說明的是接待國外來的學者,每年到了寒暑假就會有很多學者,像中村辰雄、艾愷(Guy Allito, University of Chicago),金德曼(Kinderman)等都曾多次來參閱資料,不過我不記得他們有調閱過「大溪檔案」。⁴²

要之,黨史會使用陽明書屋的階段長達 19 年(1979~1998),雖然比較沒有像中興賓館階段那樣引人好奇,但此地仍然辦過一些活動或發生過一些事情,值得一記:

- 在陽明書屋舉辦「反共學人座談會」(1984 年 11 月 10-11 日)⁴³
-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參觀文物(1986 年 6 月)⁴⁴
- 陽明書屋外環「中興路」開放通行(1991 年 10 月)
- 陽明書屋大義館研究室擴大整修工程完成(1993 年 5 月 14 日)
- 慶祝建黨 99 週年於陽明書屋舉辦「青年知識份子與中國國民黨」座談會(1993 年 11 月 23 日)
- 黨史會成立 65 週年假陽明書屋舉行慶祝聯誼會,退休、退職同志及眷屬二百餘人應邀參加(1995 年 4 月 30 日)⁴⁵

⁴²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陳立文女士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8 月 6 日。

⁴³ 座談會內容詳見胡有瑞,〈反共學人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第 44 期(1984 年 12 月 31 日),頁 111-128。

⁴⁴ D 先生說:「黨史會時代,我唯一有印象的是秦孝儀先生作東,招待李光耀總理在中興賓館用餐。」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D 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12 月 2 日。

⁴⁵ 以上事項整理自中正文教基金會網站<http://chungcheng.org.tw/html/from.htm2>。

陽明書屋總共佔地約 14 公頃，其中 27 筆土地約 7.8 公頃屬於海山煤礦公司所有，其餘部分有屬於台北市政府者，也有屬於私人土地者。海山煤礦公司於 1993 年更名為寶山建設公司，董事長李儒芳係李建川（李家兄弟排行第五，長兄為李建興）之長子，李董事長曾親訪陽明書屋表明收回土地之意願，1994 年 6 月還檢具權狀以開發使用為由，函請國民黨黨史會返還土地，雙方從此展開為時三年多的協商。1995 年台北市政府也曾派員上山來查究房屋稅以及土地所有權問題。1996 年 9 月國民黨中央最後決定⁴⁶將陽明書屋捐贈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作整體性的規劃使用，而土地方面寶山建設亦願意出讓，於是管理處以公告地價再加成的優惠方式，花了兩億三千萬元徵收陽明書屋的土地⁴⁷。1997 年 9 月 26 日國民黨舉行儀式將陽明書屋各建物及管理權捐贈給內政部，旋交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接管；1998 年 9 月，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的中央黨部大樓啓用，各單位合署辦公，黨史會乃自陽明書屋遷至大樓 7 樓現址。

六、 結論與建議

中興賓館是專為蔣介石夫婦所建造的夏日行館，位於環境清幽的陽明山後山，也就是往金山的陽金公路旁、竹子湖測候站附近，建築基地周遭原是林木蒼鬱的森林公園，可謂得天獨厚。中興賓館內部的家具大部分是由榮工處的製造廠所做，談不上豪華；若與全台各地諸多行館合而觀之，蔣氏夫婦確實喜歡遊山玩水，但並未據為家族私有，所以身後紛紛歸還原屬單位（如縣市政府、林務局）管理使用。作為曾經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威權統治強人而言，這部分的行止尚稱節制，個人認為若要由此導出「窮奢極慾」或「清廉節儉」都不免政治用心之嫌。

本文認為，中興賓館或陽明書屋作為一歷史建物，不必承擔為蔣介石夫婦「一生」做歷史功過評價的重責大任，但可以把 1970 年迄 1972 年蔣氏夫婦居住此地的階段，國內外發生的大事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突顯出來，事實上那正好是被逐出聯合國、尼克森訪中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雷震提出〈救亡圖存獻議〉、蔣介石連任第五任總統以及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的關鍵年代，同時也是蔣介石的身體健康急速惡化的年代，三十幾年後參觀中興賓館的民眾若能掌握這些事件，必然對中華民國/台灣今日國際地位之所以然，有起碼的瞭知，並且對「強人也有日薄西山的時刻」有所感受。這也是本文為何要花費篇幅敘述那三年的國家大事以及蔣氏身體狀況的原因。

其次，環繞著中興賓館、陽明書屋乃至蔣介石「行館文化」的種種，須要多

⁴⁶ 這種捐贈案在國民黨本來是秘書長決定即可，本案卻送到李登輝主席那裡核定，等於是總統批准。參見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董人維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7 月 7 日。

⁴⁷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邵銘煌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4 年 9 月 27 日。

作口述歷史，才能彌補文獻資料之不足。首先，我們把翁元先生的錄音帶（陽明書屋管理站提供）紀錄整理出來，可以和他已出版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一書相對照；我們很幸運在結案前夕訪問到擔任過中興賓館內務「總管」的D先生，並請他樓上樓下導覽一遍，他肯定指出蔣夫人床頭的櫃子位置不對，蔣介石的臥床應是一大張而不是兩小張，他的臥室外面的走廊是讀報、靜坐的地方（不可能在孔夫人臥房那邊的廊道讀報），應該擺大藤椅和小方桌（目前棄置在地下室/儲藏室）而不是目前的沙發椅，等等。其次，黨史會階段我們訪問到呂芳上先生，他說出山上「不適人居」的個人印象，陳立文女士具體談到「平均溫度比山下低六度」、「看過兩次下雪」、「管制對我們沒有什麼不方便，中興路旁那些農戶也是進進出出的，只有遊客才不能進來。」陳女士對於秦孝儀、李雲漢等長官性格的描述，以及有關廚師王彪、管理員戴位珩的趣事，都是珍貴材料。關於中興賓館之外的附屬建物的利用，邵銘煌先生有詳細的介紹，邵先生與董人維先生關於產權、移轉過程的交代，也是陽明書屋歷史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呂理昌先生基於過去對森林、植物的瞭解與熱情，引導我們認識衛兵巡守步道，他認為陽明書屋的導覽，應視情況擴及周邊的大小步道，我們認為這是值得重視的建議。至於，陳秀雲女士、何錠塗先生是當時的在地住戶，中興賓館的興建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或相協調，也是應該注意的面向。最後，訪問慈湖大溪陵寢管理處莊天降處長，以及訪問四重溪的文史工作者潘旭煌先生，都是嘗試拓展「行館文化」的理解。

總之，本研究提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一個面對昔日強人之「夏日行館」的基本態度、充實資料的方向，以及佈展時可以凸出的重點；在採集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已發現目前展示內容的若干錯誤或缺點，應該可以立即改正，這些口述歷史材料若經過補充、增刪編輯亦可能公開出版，或至少供作陽明書屋解說員訓練的參考教材。

陽明大學圖書館

一、翁元先生錄音帶整理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
時 間：2002 年 8 月、9 月 7 日
地 點：陽明書屋
紀 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翁元先生擔任過蔣氏父子之貼身副官，對兩位蔣先生的生活作息、喜好、以及個性，均有深入觀察，亦曾跟隨蔣介石到中興賓館住過，蔣介石晚年發病期間亦隨侍在側。翁元先生於 1994 年口述出版《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成爲副官的經過

我在 43 年到 55 年之間調到總統辦公室，58 年 1 月到 59 年 8 月到中央黨部，除此之外，其他時間都擔任總統的副官。

我原本是委員長侍衛隊侍衛，是二等兵，屬於警衛縱隊的編制。這單位原本是警衛旅，到南京的時候才改爲縱隊，隊長是少將層級、侍衛長是中將。警衛縱隊相當於一個旅，其下又分第一、二、三大隊、重武器大隊、騎兵隊、通信隊、工兵隊、外勤隊等等，這在當時陸軍的編制已經超過一般的部隊，應該有幾千人。抗戰勝利後各縣市都在招考，只要報名就算入伍，我在外勤隊專門服務於總統官邸外圍的勤務。原先我們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後來變成總統府警衛大隊，因爲行憲後沒有這種編制，所以後來有部份的警衛縱隊改隸屬國防部。當時我們專門服務黃埔路官邸的勤務，也在廬山待了一段時間，不過我們接受軍事教育的時間很短。到了台灣就縮編成一個警衛隊，編制屬於國防部。

45、6 年時，我身爲警衛分隊部便衣組，因爲侍衛室人員不夠，便調我到侍衛室，正好管理總統辦公室的其中一人出了事情馬上被撤換，而第三局局長曾經擔任總裁辦公室警衛組組長，與侍衛室屬於同一體系，淵源很深，便要求侍衛室派侍衛到總統府。這種工作沒人肯做，他們商量後決定派我過去，因爲我階級低

又不受人事的影響，於是我再調到侍衛室內衛組。

侍從組侍衛官是少校以上，內衛組是侍衛，這是按照法律上的編制，然而整個規劃可以隨時調整，侍衛長、副侍衛長、行政、警衛副侍衛長、內圍警衛主任、外圍警衛主任是依當時需要決定人數。另外便衣組屬於警衛隊，20 個便衣警衛是爲了補充侍衛室勤務不足才又成立的臨時編組，這其中有很多是不合法的。而外衛組則是從情治系統、軍統系統調來的，還有特勤組等等。

我在侍衛室內衛組待了將近十一、二年，職務從來沒有再調動、也不曾被懷疑，介壽館六個大門（正大門、後大門、四個邊門），除了靠近博愛路的後大門晚上下班會關上，另外五個大門都可以讓我隨時進出。我是介壽館警衛室組長，職務很低，別人不知道我的身份，只知道我是總統府辦公室的管理員。因爲我從軍方退下，沒有任何資歷、學歷，只好以總統府內雇員任用，後來經過銓敘變成委任適用，編制上成爲總統府第三局的書記官。

我在總統府辦公室待了十幾年，非常小心周圍的事情，有人說警備總部對我的監控，是從我走出介壽館就開始。我既不作違法的事情，正大光明，不騙、不偷、不搶，就算資料一大疊我也不怕，我沒有犯法，心胸坦蕩。

伊朗巴勒維國王、韓國李承晚總統的國宴都在介壽館。巴勒維那次，夫人在前一天晚上九點多突然想到總統府會客室布置，因爲是第一次舉辦國宴，想要掛幾幅自己的畫。平常晚上九點已經沒人在了，他們經過市區臨時決定要到總統府看看。還好我住在辦公室，才有辦法馬上處理，。

55 年某天，一位副官在士林官邸隔壁的儲藏室打盹，吩咐當班的侍衛官看到總統洗澡出來時記得叫醒他。然而侍衛官忘記這件事，總統正等人幫他把身子擦乾淨並捏捏腳，大家卻找不到副官，結果總統發脾氣要查辦。之後決定另外從警衛隊找人接替，不過老總統不喜歡新調來的副官，一直沒有同意正式任用。

某天總統在座車上問司機我叫什麼名字，55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中常會前一天晚上，老總統交代陳杏奎帶我去和他見面，當天內務科打電話到總統府，吩咐他們準備車子送我到後草山公館。12 點總統下班後，我被帶進書房，總統對我說以後好好做，我還搞不清楚狀況就當上副官。後來我在中央黨部聽大家談起才知道這件事的淵源。

副官永遠是副的，沒有出頭之日。我在總統府辦公室對其他人說，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用把我捧得太高，也是因爲這樣才能得到別人尊重，所以一路走來非常平順。公館與中興賓館的員工都和我相處得很好，不論是夫人派還是總統派，我都不去惹他們，把自己的事做好。

雖然副官做低微的事務，但是在其他人眼中我們還是受尊重的，像君王時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我的書沒有說假話，沒有把老總統形容成暴君，他也是個人，

不是神，事實上他懷有人性的慈悲心，但是他外表很冷酷，因為受到大家的奉承，不得不變成這樣，連他孫子看到都怕，這種威嚴是塑造出來的。

我常說我比夫人還清楚老總統的身體，因為他洗澡需要我們幫忙。而且他對別人不放心，只要一覺醒來，就吩咐別人叫我過去抱他下床。

老總統的脾氣

俞大維曾說我最適合擔任副官，但是這種工作像奴隸、太監，「伴君如伴虎」就是這個道理。在老先生的觀念裡侍衛長就是「衛兵頭」，沒有其他職謂，叫衛兵頭來就是要叫侍衛長來。老先生脾氣一來就喊「砍你的頭」，蔣孝鎮曾經說我的頭被砍了以後還會再長出來。在大陸時期，很多陸軍官校學生都是被老先生罵離開的，包括林彪在內。他年輕的時候脾氣非常不好，年紀大了以後，罵歸罵，脾氣發一發就好了，沒有以前那麼嚇人。他平常對夫人相敬如賓、客客氣氣，真有事發起脾氣，連夫人都怕。因為威嚴、權勢在他手上，那個人不怕？

有一次冬天夫人書房裡的壁爐正在燒柴火，餐桌在壁爐前而總統的位置就背對壁爐。老總統在吃飯前交代我，吃飯時不要把火燒得太熱，我也交代下去了，沒想到，夫人又交代說先生要過來吃飯，把壁爐燒旺一些。等總統過來，柴火燒得正旺，總統脾氣一發叫我滾，連走廊上的侍衛官都聽得很清楚，夫人在旁邊卻一句話都不講。這麼一來我也生氣了，對總統說我已經交代下去，還把傭人拖來書房當面對質，傭人嚇得臉都變了，一句話也不敢說，夫人才趕快解釋。

老總統如果對你印象不好，罵都不願意罵，如果開始罵你，便是覺得孺子可教，瞭解他的個性就知道他罵你是為你好。我也曾經因為沒聽到他傳喚而被罵。

老總統 VS.夫人

老總統不吹冷氣、電風扇、隨時關燈。士林官邸的樓梯前有盞燈，夫人要求隨時要亮著，可是總統不喜歡白天開燈，侍衛也不敢講理由，馬上關掉。等到夫人來又要馬上打開，這對侍衛而言煞是麻煩。

總統派是最沒有權力的，夫人派才有權力。

總統的車線分為士林線、淡水線、陽明山線。

中興賓館內部擺設

這裡有侍衛，外面是便衣，小房間是武官值班室，門進來可以看到辦公室，這樣設計對老總統找武官比較方便。後面也是三個武官的房間，這裡有很多房間可以休息，當時每個房間都這樣布置，但是沒有人用。武官真正的宿舍在下面，跟秘書、侍衛長一起。老總統有事找人從來不用電話，都是請副官、侍衛叫人。

這些擺設已經和原來不一樣。如果總統拉鈴通知侍衛官，按理說鈴應該在老總統隨手可得的地方，所以這些鈴一點關係都沒有。官邸很多用具都是臨時裝的，在澄清湖、士林官邸等等也是這樣。當時這些東西都是配合每間房間而設計的，但是這些房間都沒用到。

這可能是黨史會時候放的。

孔夫人的房間在這部分，總統跟夫人的房間在另一邊，設計都很簡單。

中興賓館其他地方老總統和夫人可能連看都沒看過。

轎子還在。

以前我們不用這裡，病發時的床放在這裡，原來只有一張床，總統跟夫人的房間是相通的，後來才挪到另一張醫院的病床。不是兩張床，是一張床。

他早上在這裡禱告，這裡有藤椅、茶几，早上、中午、晚上各禱告一次（分別為 40 分鐘、20 分鐘、40 分鐘），他點完眼藥後眼睛閉上，時間到了就自己起來，一分都不差。以前沒有這些東西，沒有木頭屋簷，裡面、外面都被改過了。以前沒有這麼漂亮，都是木頭。中午跟晚上的禱告在屋內，除非天氣熱。

他在書房吃早飯讀報紙，只有在吃早飯時才讀報。

當時蓋這房子的時候不是這樣的，他對這些東西從來就不講究，只要能住就好、空氣好、走廊大、好散步、門要多。他都不過來這邊，禱告完就甩身子做體操。以前這邊沒有門、不相通，因為這是夫人的臥室，他不會走過來，這邊不是他的活動範圍。這邊沒有放桌子，只有茶几。以前是高的圓桌，這邊是夫人的書房。原本一樓沒有擺桌子，是空的大客廳。這裡才是真正的餐廳。這邊以前也不是這樣子，都改了，以前沒有這些，沙發可能也被移過，以前的擺設都是對稱的，沒有特別的地方，夫人要求什麼事情都要對稱。圓圓的位置掛水晶燈。

這邊是醫官的休息室，醫官陳耀翰和熊丸值班的時候一人一間房，這邊都沒有變。這裡當時沒有用，沒有所謂的夫人招待室。老總統的辦公室都在樓上，需要被召見的人可以在武官值班室旁邊的房間等候，那邊有好幾個房間，沒有特別指定那個房間由誰使用。

老總統通常夏天都往梨山去，在這裡也住不到一、兩個月，59年住進來，61年520就職以後身體就不好了，61年7月22日心臟病發。當時他在樓上散步一圈都會氣喘，所以那時走廊都是椅子以方便他休息，沙發都擺在房間，沒有分配給誰使用。

蔣經國在這裡辦毛太夫人的冥壽，大約宴請四、五桌的賓客，那時我是他的隨從，在儀式結束休息時，秦孝儀跟江兆申在這個房間送了一幅山水畫給蔣經國。先總統沒有過世前他從來都沒有提到他母親，因為蔣夫人在。冥壽由秦孝儀負責處理，菜色還是中央銀行餐廳的湖南菜，邀請了毛瀛初、孫義宣等人。孫義宣的祖父是老總統的舅舅，雖然他們的關係比較近，平常還是很少來往。

當時牆上有掛幾幅夫人的畫，這個房間幾乎沒人住，所以很整齊，醫官住在這裡也不會動，他們只有辦公、休息，否則就回醫院。這些擺飾都是後來的，只有屏風是當時設計興建時就配好的，不過表面不是現在這樣。

以前的窗簾有兩層，都是米色的，不是黑色，他對黑色很忌諱，但是他睡覺不能有光，我們在梨山賓館時看到光從窗簾透進來，馬上請人再加一層黑布。所以普通窗簾是米色的，但是為了遮擋光線，裡面那層一定是黑色的，他睡覺時不要有聲音、有光線。米色窗簾是賓館還在修建時夫人所設計的。

我們在後草山時，他不在辦公室上班而是坐在臥榻上，他的辦公室是擺樣子的，沒有一個地方是他真正用來辦公的。他不管到哪裡一定有臥榻，臥榻還附有活動的辦公桌，可以推進推出方便使用。臥榻旁邊一定要有兩條毯子，再怎麼熱也要有張床單，絕不把腳裸露在被子外面。

輔導會過來的地毯都是整塊的，一塊紅色、一塊米色，這些都不是很考究。

他們真正利用的區域是樓上的一半，樓上另一半是孔夫人的臥室。這裡雖然是餐廳，但是他們根本沒用過樓下的餐廳，唯一在這裡宴客是毛太夫人冥壽那次。真正請客的節日像過年、生日等等，都在士林官邸，對外則在圓山飯店。宴客人數最多的一次是在士林官邸宴請各大院校教授，還請圓山飯店來支援。

當時的舖巾不是這種勾巾，是緞子質料的，一樣由輔導會製作。

老總統的下班時間不定，有開會的話中午一點多才下班，所以侍衛人員腸胃常常不好，要等總統下班才能吃飯。

副官、侍衛官、醫官後來也帶槍，情緒失控的情況一樣有，只是所有的新聞都被秦孝儀統一發佈、管制。

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照片中是宋子安的小孩(宋仲虎或宋伯熊)，夫人的弟弟宋子安每年到香港會再到台灣過聖誕和新年，他是個商人但不佔人便宜，從來不用政府的錢，還會自掏腰包買禮物送官邸的人。他最多會待兩個禮拜。

孔夫人好像只來過一次，那一年正巧碰到颱風，我被困在阿里山兩個月沒有上來。

會在照片出現的都是老總統比較親的親戚，其他的局外人是不能進來的，他們都會在老總統生日或過年的時候來，老總統對位置次序重視得不得了，餐桌必須經過特別安排。以前教師節宴請教授時，幾張圓桌有幾張、一張桌子可以坐幾人、名片放在那個位置等資料要送到書房給他看，他還會再換過。

他的訓詞、講稿是秦孝儀擬定初稿，送給張群審核後，再由秦孝儀交由蔣良順用毛筆謄過，再給老總統親自看過，常常整個印刷廠在等他，只為了修改一個字。

陽明書屋原本的樣子他們（黨史會）也不知道。

從蓋房子開始，所有東西、家具都是由榮工處負責，中山樓也是全由輔導會負責，輔導會什麼工廠都有，包括家具工廠、地毯工廠、大理石工廠等等。這裡只有衛生瓷器和吊燈是進口貨，進口的器具都是當時最新的。以前吊燈是水晶的、很漂亮、清洗的時候要一片一片處理，非常麻煩。

老總統從來不用鋼筆、原子筆，寫日記、辦公時用毛筆或是鉛筆，當時鉛筆是進口的紅藍兩頭鉛筆，有很多稜角，因為筆心粗，必須用刀片削。日記簿一定放在辦公桌旁，一年一本，有空或有重要事情的時候就寫。我們平常不會去看辦公桌上的東西，有些物品我們也不知道他怎麼放，只有每年三軍晉升將官的時間我才會在旁邊。他每天在四點以前除了見外賓外，就是接見各地有晉升機會的三軍幹部。他把名單上的人都召見後，從整本名單中圈選，紅鉛筆圈中的，就是可以晉升的人，所以有人說他會看相。有時候國防部報的第一名不見得可以晉升，反而被老總統認定為第三名。有些人甚至在召見之前透過關係演練召見的過程，因為他們擔心當天腦筋一片空白，嚇都嚇壞了。曾經有人沒注意到總統辦公室的門檻，被絆倒後跌趴在地上，把官位跌掉了。

剛剛看到的指揮棒是王叔銘當參謀總長時做的，表示三軍統帥的特別權力，當時的軍服也都是他們設計的。以前軍令幕僚長是總統指派，不用到立法院備詢，與負責軍政的國防部長不一樣，權力非常大。

燙衣服的熨斗有 40 磅.....不能洗的用汽油擦，能洗的要先煮過.....總統不講究，真正洗的是內衣褲、毛巾.....他的毛巾是訂做專用的，.....夫人平常穿家常服、睡衣、睡褲、晨袍、高跟鞋，她從來不穿內褲，因為她不曉得有這種東西，都是直接穿上褲襪。夫人裁縫張瑞香、老總統裁縫王祥法.....。

其他相關人士

我做事小心謹慎才有今天，不然會像錢如標一樣，他因為肛門事件被軟禁在士林軍事哨直到總統過世，本來總統下令軍法審判，還好孔令晟求情。錢如標的事情，除了蔣經國外，包括蔣緯國等很多人都去求情。老總統治喪完後，夫人才鬆口告訴求情的人要請蔣經國指示，他才被放出來。錢如標那時已經在外面開了廣告公司，別人都稱他董事長，回來當副官就心不甘、情不願，他覺得做這種事情很下等，他不是故意的而是心不在焉。那時候侍衛長是孔令晟，幾天後他通知蔣經國沒通知蔣緯國，所以蔣緯國對孔令晟很不滿。

總統那時的身體已經有變化了，血管硬化、舌頭沒有以前靈活，這些都是健康惡化的前兆，我向醫官反應，醫官說沒關係，不是他們不重視，他們早知道只是不想誇大。

在中興賓館時，負責理髮的師傅請假兩個禮拜，一位副官李振民以前受過理髮的訓練，馬上請他試試看，幾次以後覺得他剪得不錯。因為我們兩個人很聽話，所以常被公館其他人批評我們是「總經理的左右金童」，

管理科的內務科經費是向總統府申請的，公館是夫人在管理，所以家務事由夫人負責。孔二小姐是夜貓子，經常巡視、查勤，只要有人打瞌睡馬上被罵，連醫生都一樣。二小姐反客為主，覺得夫人是她的親人，所以她講的話必須被重視，可是有些時候又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例如圓山飯店，大家都知道他是負責人，可是只要問她這件事，她又推說不關她的事。她小聰明有，從頭到尾都有意見，不過遇事就推。孔二小姐的靠山就是蔣夫人，所以大家都怕她；她的女朋友王督導，就是圓山飯店的督導。孔二小姐在官邸的身份沒人清楚，不管是在官邸還是榮總，每次出現都會翻病例表，只有陳耀翰醫官敢抗議。

（陳耀翰介紹.....）

Tape 4

主題：陽明山（陽明山上房舍）（無 B 面）

時間：2002 年 12 月 2 日

以前這裡全部都是國家安全局宿舍，蔣經國夏天也住在這裡，.....這個都改過了，以前早期是一片牆，只有他住的地方有圍牆，這裡是國防研究院，以前我們在這裡游泳是免費的，.....這條路本來是通的，他兼國防研究院院長，.....，主任是張其昀，.....那時候蓋的房子都一模一樣，後來租給美軍，劉自然事件在這裡發生，.....這些是台灣銀行後來蓋的，.....管理處後面的房子以前是美軍宿舍，.....湖山路一段 6 巷，圍牆旁是經國先生夏天避暑的地方，後來蔣孝武從德國回來就住這，.....，革命實踐研究院原屬國民黨，之後搬到木柵，原址則由國防研究院使用，該研究院由總統兼院長，.....湖山路一段 31 號原本是警務組

的宿舍，以前屬於日本宿舍，這邊還有彭孟緝的別墅，……以前夏天孔二小姐住的（中正路一段 48 號），後來俞國華住過，……。

我們來的時候都沒有變過，都是日本時代的建築，……

招待所一層一層下去，……這間是便衣組使用的，以前是通舖，夏天掛蚊帳，……裡面很多隔間都拆掉了，……，總統與夫人剛來時還同床，後來才把房間隔開，……

（賴小姐介紹草山行館）

（午餐）

Tape5 (A 面)

地點：無記錄

時間：2002 年 12 月 23 日

值班四個人一班，一班八小時，大門、客廳、走廊各有三個侍衛，士林官邸鐵欄杆外就是便衣，再外面是軍衣哨，官邸內的是內衛區、大門口是中衛區、外圍區則由警務組負責整個外勤。

這裡面沒有溫泉，他剛到草山時會到第一賓館洗澡，後來就不去了，跟夫人完全沒關係。他洗澡不用肥皂，光擦背、擦身，然後再自己洗頭。

Tape 5 (B 面)

地點：桃園角板山、中興賓館

時間：2002 年 12 月 23 日

士林官邸以前種過菜，後來都變成花圃，種菜只是好玩，用來吃是不夠的，中興賓館則沒有。花圃的花是陽明山管理局送來的。

陽明山上的餐廳、三軍俱樂部、中山堂、婦女之家的餐廳，都被夫人派所包下，他們出去替官邸買菜時還順便幫自己的餐廳採購，陳杏奎等人紅利油水很多。

我們往返中興賓館有專門的交通車，士林官邸裡面還有加油站。

中興賓館有直昇機的停降地，但是從來沒用過。以前要設停機坪前都試飛過，這是擔心因為總統年紀大了，萬一出了一臨時狀況，可以用直昇機馬上送到醫院。據當地人說曾經看過直昇機在中興賓館試飛，榮總中正大樓屋頂也是直昇機

坪，都是這種考量。慈湖則是很早就有。後來規定空軍的武官必須有直昇機的駕駛經驗。

Tape 5B 後段、6（桃園大溪莊天降處長導覽）

這也是輔導會蓋的，56、57 年杜月笙夫人廖苑芬還在這裡唱過戲，這裡原本是張沙發。

現在一年油漆兩次，配合誕辰與祭日，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當初爲了配合停戰狀況，整個用油漆漆成灰色，……這裡比較居家，地毯也是當時的，雖然因爲潮濕想換，但是現在再怎麼換也不會換到比當時好的地毯，……先生過世後我們把他的整套用品帶來這裡還原。……（空間利用、擺設、棉被、汗衫、……）

現在只有士林官邸才是完整的，其他地方都被改過了。

陽明大學圖書館

二、D 先生訪問記錄（初稿）

時間：2004 年 12 月 2 日 10：30～14：00

地點：陽明書屋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D 先生軍旅出身，從中興賓館動工到其退休為止，長期擔任賓館維護管理之職，人稱「總管」，對中興賓館內部擺設以及蔣氏夫婦日常生活作息均有相當瞭解，其意見可供陽明書屋管理站作為將來佈展參考。

進入中興賓館服務

我是安徽安慶人，民國 14 年出生，民國 31 年正是對日抗戰時期，我開始進入軍隊生活，那時我高中還沒畢業。後來受到戴笠將軍的薰陶，才冒著生命危險加入軍統局，戴將軍於民國 35 年在戴山失事去世。我永遠記得戴笠將軍問我：「你要工作、還是要升官發財？你怕不怕死？」我回答：「報告戴先生，革命軍人不怕死，不貪財、不求升官。」我與戴笠將軍雖然同姓但不是一家，他是浙江江山，我家是從江西一路轉到安徽。

47 年來台灣後先接受訓練，才進入總統府侍衛室服務，擔任侍衛隨扈的工作，老先生到哪裡我們就要到哪裡，屬於便衣單位。

我官階很小，只是校官階級，能到中興賓館擔任這份工作感覺非常榮幸，侍衛長一再挑選才挑選到我，我自己都不曉得為什麼會選上我。57 年底，剛開始到陽明山上時我還感到很惶恐，因為這裡遍地荒野，當然，不管怎樣我只能服從。

57 年 11 月 12 日，老先生在中山樓開會，會議結束後就到這裡來決定當天開工；第二年 58 年 11 月 12 日，老先生在陽明山召開軍事會議，當晚便在這裡過夜。老先生有時一天會來兩次，一方面看施工進度，一方面看建築品質的好壞，因為他真的很喜歡這地方。民國 58 年時主建築已經完成，但是外面附屬的建物還沒完工，有的需要增建，有的並不理想，例如大孝館等附屬房屋，是軍方負責委託榮工處興建，因此所有的建築物在民國 58 年到 61 年間先後完成。當年每天都處在 24 小時趕工的狀況中。

老先生 61 年生病之後就沒再上來過。這段期間我除了去榮總外沒有離開這裡。到了退休時間雖然有人挽留，但是我自己認為該休息了，再加上兒女們也不同意，於是在 79 年 9 月便正式退休。我已經離開 15 年了。

賓館工作內容

陽明山山上與山下的氣溫相差五、六度，民國 59 年中興賓館這邊還下過雪。通常老先生在端午節以後上山，中秋節以前下山。

內務科工作人員的薪水由中山樓負責處理，編列在教育部的預算。我的部分則由另外一個地方負責。雖然官邸歸總統府第三局管理，但是中興賓館是由另一個單位管理。我一天 24 小時都在這裡，沒有人與我輪班，當時我住在忠誠路公家配給的宿舍裡，家中裝有兩支電話，其中一支是總統府幫我裝的專線電話，有時候我想回家休假，人還沒到家，總統府已經打電話來要我趕快回去。通常他們打電話來也不多說什麼事，只講說上面打電話來要你趕快回去。

在中興賓館時期我們希望的工作人員必須具備幾個條件，第一要住得近，第二腦筋要好。我現在覺得上面這大建築對管理站而言是很重的責任，我以前編過預算，一年的維護費用如果沒有一千萬是作不好的。同時我也要安撫員工的情緒，注重他們的福利，讓他們把家安頓好，才能安心工作。幫員工爭取福利其實不難，例如我們向夫人爭取伙食費，夫人同意以後所以工作人員的伙食費都免費，這樣幾年下來，費用非常可觀。

另外，我們要求兵力也很困難，希望憲兵司令部支援還得與他們討價還價，畢竟他們也有困難。過去中興賓館維持一個連的兵力，後來不需要的地方慢慢縮減，最後只需要一個排或四十人左右的兵力即可。

老先生離開與黨史會遷進

民國 61 年以後夫人與孔令侃也沒再上來過，四年以後夫人就到美國去了。經國先生公私分明，從來沒使用過中興賓館。

黨史會進來前的三年，我們一切按照正常的進度工作，總共有二十幾個人負責賓館內外的維護工作，包括清潔班 12 人、臨漆工 4 人、電工 2 人等等，另外還有幾排憲兵通通照舊，維持平常的守衛工作。當時我要求同仁，絕對不能隨便帶人進來，連我自己的朋友都不行，這是我的工作，絕對不能放鬆，就算是黨史會的人要進來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因為我有我的立場，不能隨便讓人把裡面的

事情暴露出去。

老先生在的時候，大孝館是秦孝儀秘書、醫官、武官還有秘書室的辦公人員（中文秘書、英文秘書、機要秘書）的辦公場所。當時的侍衛長是孔令晟。後來黨史館使用外面所有的附屬建物，除了警衛使用的房間外。「大溪檔案」放在主建築的地下室，由總統府的人管理，也方便配合黨史會調資料、製作東西、發表東西。

黨史會時代，我唯一有印象的是秦孝儀先生作東，招待李光耀總理在中興賓館用餐。至於經國先生幫毛太夫人做冥誕的事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老先生的生活點滴回憶

老先生吃得簡單，早餐就是燒餅、油條，偶爾也吃點筍乾，因為他有便秘的關係，有時食物會混著牛奶吃，100CC 或是 150CC 不定；晚上睡前會喝一小碗燕窩，有時端燕窩的人如果手不穩把燕窩灑出來，碗裡面幾乎只剩下不到一口的份量。老先生不喜歡新的東西，他很節省。我個人對他的偉大感觸非常深。

中興賓館沒有溫泉，老先生只有在草山賓館的時候，會到另外一間房子洗溫泉，即現在的「市長招待所」。對他而言談不上喜歡溫泉，夫人更是談不上，總之個人的生活習慣不一樣。

中興賓館是老先生休閒、靜養的地方，沒有開會或其他目的性的使用，當然偶有臨時緊急事件需要召見某某要人，不過我們並不曉得，因為老先生不需要我們的話，我們不能隨便過來他室內活動的範圍。

老先生住在士林時，曾在陽明山嶺頭發生車禍。他心臟不太好，當年病發時特別從美國回來的名醫余南庚，就住在管理站現在辦公室的位置。余南庚很好相處，晚上要些吃的或是用的東西都會找我們幫他準備。余南庚回來後決定要將老先生送到榮總，老先生晚上十點以後從仰德大道出發到榮總，醫生也隨車，因為擔心震動過大，儘管榮總的救護車避震性很好，車子速度仍然要慢，晚上離開的理由是不希望太張揚。

關於翁元的說法我不便置評，畢竟個人有個人的接觸面，他當時是值班副官，接觸到的比我多，知道的也比我多。我只知道老先生在中興賓館生活的這一段細節，其他我不知道的也不能隨便亂講。

附：D 先生導覽

我從 57 年 11 月 12 日破土當天過來之後，到老先生過世為止，沒有一天離開中興賓館，這棟建築物的一磚一瓦我都很清楚。

【候見室】

這房間是候見室。當老先生要召見人時，隔壁武官室的武官會先請客人到這邊等老先生，等到老先生在另一頭的房間裡準備好了之後，武官再來這裡帶客人進去見老先生。老先生召見的都是以男士為主，另一邊（西邊）也有夫人召見的候見室。（東邊為大，西邊為小。）

【庭院】

庭院原有的狀況就是這樣。老先生在樓下走廊散步的機會很少，大部分的散步時間在樓上走廊，因此樓上還鋪有地毯。

【洗手間、衣帽間】

這裡是接見男客時，為了方便客人而設的洗手間以及衣帽間，客人會先把風衣、帽子放好後，才進去見老先生。

【一樓東邊辦公室】

老先生召見別人時有幾個固定的位置，不過有時他並不在這裡召見客人，因為這裡是辦公的房間。這裡桌子的位置都不對。

通常客人要見老先生時，會先在門口等，我們再去接他進候見室休息。然後老先生會下樓看看，按下桌上的鈴通知侍衛他已經到了，可以請客人進來。等老先生準備好後，客人必須從旁邊走廊進來，不能從正堂進來辦公室，直接走進正堂是不規矩的行為。

老先生散步的鈴與叫車的鈴是不一樣的，叫車的鈴是兩長聲，散步的鈴是三長聲，如果先生與夫人要同時一道出去是四聲。

【庭院】

這裡原本有一株鐵樹，已經枯死了。

【一樓正堂】

原先這裡就是這樣擺飾，這裡被當作看電影的地方，我們會在東邊牆上掛上布幕，再把活動的門撤掉，放在正中央的桌椅都要移開，然後請先生夫人坐在靠近餐廳這一頭觀賞電影。老先生都看國產的電影，最喜歡的就是「狸貓換太子」，

因為這對後人有啓發與教育的作用，通常我們問他想看什麼電影，他都回答「就那個、那個」，亦即「狸貓換太子」。夫人則愛看西洋片。這一間除了放電影外就沒有其他的用途了。

現在看到的供桌以前就是放在這裡，看電影的時候也不予更動，老先生七十（八四）大壽時（民國六十一年），他便坐在面對大門右手邊的椅子上。我們在後面掛上壽字的布簾，在桌上擺好壽桃。

【一樓餐廳】

老先生做壽當天在這裡宴客，用的是中式大圓桌。當初我們有三張中餐圓桌，這裡的家具都由桃園榮工廠製作，包括壁爐也是。我曾經去過榮工廠一次，因為作出來的東西不對，有幾次要由我們自己送回去修。

【廚房】

這棟房子是一體完成的，圍牆那邊是工作人員居住的地方。這些廚房的設備是完整的一套。宴客要上菜時不能從我們進來的這個門出去，因為門一開廚房裡面的油煙全都露出去了，所以要從旁邊另一個儲藏室的小門送菜出去，不過宴客的機會很少。平常先生與夫人都是在二樓中間正廳吃飯，通常吃飯時間多是先生、夫人和孔二小姐三人，有時候經國先生、緯國先生、夫人的女客像是辜濂松的太太等人，則會不時的被邀請來吃飯。

這整間都是廚房，這裡是配菜間。這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會先經過我，所以一點一滴我都曉得。現在看到的這些電器用品都是原來使用的，不過因為時間久了現在恐怕不能用了。這是西式的烤箱，還有一個中式的烤箱在旁邊，這烤箱都是我親手辦的，冰櫃也是我買的，這些器具在當時一般人可是買不到的。這是蒸籠。

【廚房外】

侍衛組休息的房間在一樓，公館內務科，洗衣、燙衣、廚師、打雜、以及值班的人則住在二樓房間。

【D 先生的房間外】

當年我就住在這裡。雖然一般人喊我「總管」，不過這都是好玩、講笑話的，實際上我並沒有職務稱呼，大家只在乎能不能適應環境、能力可不可以勝任這項工作。警衛另外有人負責管理，我負責管理的是清潔、環境、電器、以及一般庶務性的工作。

當年老先生離開下山後我還是要留在這裡，24 小時都必須在這裡，要不然發生了有什麼事情我便不曉得，無法向他報告。老先生來的時候我一定要在門口接他，他離開的時候我要在門口送他；要是他問到什麼事情，我要跟他報告。61 年老先生生病之後就沒辦法再上來，在榮總待到 62、63 年才回士林。老先生是

下篇：口述訪問紀錄

在士林官邸過世的。

侍衛的房間，一間可以住兩、三個人，差不多一個組，其他阿兵哥連進來都不行，更不能住在裡面，這裡規矩很多，就算有人要進來，必須由我帶進來才行。

【上二樓】

老先生對這棟房子最滿意。

【燙衣間】

這間是燙衣間。

【內務工作人員的房間】

這邊是廚師休息的房間，那邊的小房子是值班副官的休息室，二樓房間都屬於內務科工作人員的。以後曉得房間的用途就可以，不需要有明顯的標示。我從破土時就在這裡了，建築師黃寶瑜將建築物的設計讓他們看過，當時我還要打電話告訴建築師老先生有什麼意見。

我們稱老總統為「先生」、經國先生為「教育長」、緯國先生為「校長」。

我堅持不上來就是擔心我說對的話沒事，若說得不對又會被人家講話。

【蔡媽的房間】

這小房間是蔡媽的房間，她是夫人陪嫁的下女，負責陪侍夫人穿衣等事，她從上海時代就跟著蔣夫人。

【置衣間】

這間是老先生與夫人放衣服的房間。這些衣櫃也是桃園榮工廠作的，是法國式的。

【浴室】

旁邊的櫃子是我設計的，專門放燒好的熱水，免得冷得太快。

【孔夫人的臥室】

這間是孔夫人的房間，老先生怎麼會在這裡讀報？當年因為擔心颱風太大會進水，還做過防颱的措施。這位置只放著簡單的茶几與桌子。

【孔夫人的起居室】

這是孔夫人會客的客廳

【二樓正廳】

這裡就是老先生與夫人平常用餐的地方，只有宴客才會在一樓餐廳，廚房送菜要走旁邊的通道進來。現在看到的桌椅很有來歷，是當年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潘其武先生特別買來送給老先生慶祝新居落成。這一套桌椅是紅木的家具，原主人是杜月笙，雖然當時杜月笙人在上海，他的姨太太則在台北。這是我和潘先生一起到杜月笙姨太太家去看的。除此之外，潘先生還買的酒櫃、躺椅，總共四樣東西送給老先生。

當時沒有這幅國父畫像，這是陽明書屋時代才放的。供桌原本就有，擺放的位置也一樣。供桌旁邊的椅子是南京撤退時從大陸帶來。

兩邊不是這種椅子，要高一點。榮工處工廠在桃園內壢。

【夫人畫室】

這間是夫人的畫室兼書房。旁邊的方桌要斜放，這裡放的椅子都對。

【衣帽間】

這間小廚房是夫人晚上肚子餓自己作些小點心的地方。

【夫人臥室】

夫人床後方的櫃子應該放在候見室，床鋪也不是原來的，原來是長方形法國式的，正對著壁爐擺放。衣櫥要放到另一邊。這西德的水晶燈也是我當年買的，倉庫還有多餘的水晶鍊子可以補。

【夫人浴室】

這間都維持原狀，沒有變。

【老先生臥室】

這床鋪不對，要不就擺一張，要不就不要擺，現在放的這兩張床其實是醫官與侍衛官睡的。比較有歷史紀念性價值的是，把老先生放著夜壺和痰盂的木箱放在床邊，這是方便老先生起床後不需要走到洗手間。士林官邸可以找到老先生睡的床。這衣櫃不對。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後人，老先生就寢時床邊的窗簾布一定要內務科負責值班的人拉上，別人都不能做這件工作，他很重視這點。窗簾是睡覺時拉上，起床以後便拉開。另外，如果看到沒人在的房間沒關燈，他會罵浪費，他的生活最簡單。

床前有張小方椅或是擺張椅子，專門用來放老先生的衣服，照穿衣次序放在椅上，衣服不能隨便亂丟。

你們也可以直接行公文到士林官邸指名借一張床回來用，我想多餘的床對他們也沒意義。如果這樣還是不行，不如花一點錢請桃園榮工廠作一件，也不過萬

把塊錢，那邊有目錄可以參考。

【老先生書房】

這間原本就是書房。沙發椅子顏色不同，也許換過了，原本是黃色的。房內的擺飾沒有這麼多，這邊單人椅兩張，那邊單人椅兩張。辦公桌要移到窗戶正中間，還有在老先生位置對面的椅子不能正對著老先生，椅子也不能和老先生一樣高，是一般飯廳的椅子。老先生從這個門出去散步。

後來老先生身體健康、膝蓋不好，爲了避免他太用力，我們準備一張普通有靠背的藤椅，再請清潔隊兩位強壯的工作人員來抬，他坐上藤椅後，我則在後面用手扶著椅背。上一次我好不容易在桃園找到願意修理藤椅的店，那位老闆對老先生很有敬意，來回修修補補才一、二萬元，花費不多可是你們不肯做。

【走廊】

老先生坐在這裡的一張大藤椅上讀報，靜坐也坐在這裡。因爲這裡風雨大沒辦法安心靜坐，後來又增加了許多措施，窗戶最早用木頭做成，最後再改成鋁製的窗戶，原本這裡也有窗簾。這裡本來有張小方桌用來放點心，其他東西都不能擺。

老先生曾經上去屋頂一次，上面平平的沒有東西，屋頂沒使用過，我有時會上去看看環境乾不乾淨，下雨過後有沒有積水。庭園是建築師與設計師一貫設計下來的，跟夫人沒有關係，只是一般的庭園設計。後方庭園有株金桂。這顆是雪松，非常名貴，只有阿塗（何錠塗先生）最瞭解什麼該剪、什麼不該剪。

這裡並沒有密室、密道，有些通道是因爲老先生不走回頭路，若是他從花園回來遇到下雨，可以直接從旁邊兩邊的通道進來。他不會照著之前的路線重複再走一次，例如他坐車出去散步時，從陽明山下去就一定從北投上來，除非到總統府上班沒有辦法，所以一般散步也不會原路去原路回。

這房子原來是灰色的，是因爲目標太大，房子蓋好後沒多久就改漆成防護色綠色。

【蔣公祝壽全家福照片】

老先生就是這一天在這裡祝壽的，旁邊應該都是他的親戚。拍攝地點在一樓外面陽台。

四邊的梅蘭竹菊玻璃是新竹玻璃工廠作的。這水晶燈燈泡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地下室樓梯間】

藤椅就放在這樓梯下正中間，我們專門培養兩位清潔工，等他坐好了才抬起

來，抬椅子的兩人不僅不能講話，還必須將頭轉向兩邊，口鼻不能對著老先生。

【倉庫外】

當初這裡原來計畫要回墳，不留空間，後來是老先生決定留下來，以後才有空間可以存放雜物。

【地下室】

這東西兩邊通道通往後花園，不是密道，他在外面散步，如果走這條通道進來才比較方便。他不會走同一條路回去，所以這兩條通道不是密道。另一邊通道外面的角落有狗房。

【倉庫內】

這個地方要整理，爲了求真求實。

這張椅子原本擺在陽台上；這張大圓桌是餐廳用的；這藤椅也是陽台用的，修一修還可以使用；我說的陽台就是閱報的陽台。這是閱書架用來看書、看公文的。這桌子以前擺在陽台上。這是踏座（踏墊）。這夜壺和其他東西一整套放在老先生床的旁邊。這椅子放在地下室大樓梯中間，他身體不好時，我們用來抬他上下樓的藤椅。這些引擎的鐵蓋子以及屋頂的鐵罩子是特別作的，因爲颱風來的時候人不能上去屋頂，有鐵罩子樹葉就不會從屋頂掉進來，這些都是用腦筋想過的。

畫具筒要放在夫人畫桌旁。我那時買的茶杯還這麼多，這茶杯很普通沒有花紋，因爲舉辦茶會時使用的杯子必須一致。這些磁磚千萬不要丟掉，這些是夫人房間浴室使用的，當初從美國進口，我們還特別請人製作箱子裝起來，當初擔心壞了沒地方配，所以一買就買很多方便備用。這些燈泡也是。這門牌指的是這間房子是 14 號，但是門牌不能掛在外面；大忠館是 8 號，大義館是 10 號，12 號是大孝館，智仁勇館那邊是單號。

【一樓走廊】

這些椅子都是古董，壞掉的話沒地方修。這是泰國國王蒲美蓬送的純金擺飾。

【一樓正堂】

這張桌子放的位置是對的，但是椅子不對，是躺的。

我當然可以上來跟你們聊聊，可是一上來就觸景傷情、感觸良多。

【正門】

這裡每一道門檻都作斜的，因爲老先生在室內有一雙皮拖鞋，走路的時候如果碰到門檻就會撞倒跌倒，所以特別將門檻作成斜的，像是現在的無障礙空間。

老先生來或離開的時候我會站在這裡，只有用眼睛目送並沒有敬禮。

花園和門外的石頭都是從墾丁海邊搬來的，原本這邊也有一株鐵樹。門旁的擺飾叫做「花籃」。大門的扣環一定要照著這種作。大門的大門拴一定要用，颱風來的時候才安全，以前我們穿在大門外面。

前面的花叢沒有五顆星，千秋萬歲是黨史會改掉的原本有貼個東西，但是我忘了是什麼。這些浮雕是一位很有名的人作的，連圓山飯店的浮雕也是他的作品，老先生曾召見過他，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這些樹要修剪，兩邊暗哨裡有蛇。

這裡原本有一株樹枯掉了，但是一直沒機會鋸掉，剛好有一天下午，老先生要到其他地方去，我想時間可以了，我就馬上召集工作人員準備電鋸。要不然被老先生看見了，他會生氣。

有一次老先生還問過：「怎麼沒有看到小朋友來玩？」我們才報告說現在時間不對，還要再等一陣子，他想說為什麼我在這裡就不給他們來了。裡面的柴房是以前童子軍洗澡、盥洗的，後來他們離開了，我們就將它當作柴房、工作房使用，那些木材是燒壁爐用的，一星期要載一大卡車的木材到士林官邸。相思樹比較耐燒而且沒有味道。

原來這邊還有衛兵的，原本有個水泥凳子，這些跟主建築都是一體完成的。

【大孝館】

這邊是秦孝儀先生住的地方，老先生在的時候他住在這裡，老先生沒叫他上來他就不能上來。黨史會時代李雲漢、陳鵬仁等人都用以前內務科工作人員二樓的房間，不敢用主建築。

三、何錠塗先生訪問紀錄（初稿）

時間：2004 年 12 月 2 日 14：30～15：0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小型會議室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何錠塗先生在民國 55 年遷居陽明山區，因採礦工作停止而進入陽明山管理局服務，後因住家近中興賓館，而被介紹進入賓館負責維修花草樹木等工作。何先生對中興賓館興建初期附近之景況頗為瞭解。

個人經歷

我出生於民國 16 年 7 月 7 日，老家本來住在金山八煙，我在民國 55 年搬來陽明山，因為這裡出產硫磺、白土¹，所以我來陽明山後便開始採礦，礦坑就在現在中興路路口。這礦坑是北投許姓與陳姓合資，土地是私人所有的。後來因為沒有繳稅礦坑被政府充公，再加上當時老總統決定要興建中興賓館，礦坑因為燒硫磺的關係產生很大的濃煙，所以當局要求不准再採礦，以免污染環境。因為這樣我採了 2 年的礦後，便到陽明山管理局工作，從臨時工開始做起。

以前中興賓館要種花草樹木的話，管理局要特別派人處理，因為戴先生欣賞我的工作態度，再加上我家離中興賓館很近，希望我到中興賓館服務，所以從民國 59 年起我便在中興賓館工作，戴先生也就不再請管理局的員工來整理花木。之後黨史會搬進陽明書屋時，戴先生希望我繼續留下來工作，曾經跟黨史會溝通過，但是黨史會拒絕，為了這件事還曾經吵架，所以兩邊關係非常不好。我認為這樣不好，便跟戴先生說既然我已經到了退休年齡就決定退休，不需要再幫我爭取這份工作。從臨時工算起到中興賓館退休，我總共工作了 25 年，到今年我已經退休 18 年了。

在賓館內工作

¹ 白土礦可以用來做瓷器、油漆的原料，是光復以後重要的礦產。

陽明書屋裡面所有區域都是我的工作範圍，包括外面的梅園都要處理。一般工作還是以修剪居多，以一般正常大小的植物，以及有觀賞價值的樹木、花草為修剪對象，其他的或是體積高大的樹牆就不予修剪，讓它們自然生長。負責園藝的工作除了我之外還有兩位女士，她們每天早上要打掃、清潔道路，等到她們有空了便會過來幫忙。

裡面那間柴房最早是童子軍為了露營需要自己蓋的，中興賓館時期只有木工在使用，我們放了一些工具在裡面，以便劈柴供士林官邸使用，通常一星期要送一卡車的木材到士林官邸，真的很冷的時候還是不夠用。這些木材都是從森林公園裡面撿的，我們不能砍活的樹，只能撿枯死的樹根或樹頭。

工作人員每天進出中興賓館都要在大門口登記進出時間，另外也發證件給我們，因為一般人不能隨便進出。我的薪水由管理局負責。

興建賓館之初

以前遊客進去森林公園不用買票，不過我很少進來，只知道是童子軍使用的場地，因為興建中興賓館的關係，童子軍露營場地被換到其他地方。

當初為了興建中興賓館，附近的居民必須搬遷，不過管理局還會另外再找塊地給居民蓋房子，例如現在陽明書屋外的路頂處有戶林家，以前就住在陽明書屋區域裡面，管理局另外找了外面這塊地與他們交換。陳墻也是，當初管理局向陳墻買下房子後，還在派出所下方找塊地供他蓋房子居住，但是因為陳墻沒有將所有權狀交給對方，所以在民進黨執政後，陳家就去要求土地返還。現在中興賓館外有家賣山藥的店，就是陳墻以前住的地方，他們要回後便把土地租給他人使用。我從金山搬過來時便一直住在陽明書屋路口，陽金公路路頂上，沒有搬遷過。

其他

我在中興賓館看過老總統一次。通常如果他要出來散步，警衛隊在前半個小時就會通知我們不要站在路邊，那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特別來看我們工作，居然沒人通知我們，而我正好在大門口前工作看到他經過。蔣夫人我從來沒看過，畢竟他們不是常常在這裡，只有夏天上來，雙十節前就下山了，只在這裡住幾個月而已。

老總統住在中興賓館時警衛兵力較多，不過可能還不到一百個，後來老總統不住在這裡了，警衛兵力只剩下一排。巡守步道周圍的碉堡只有老總統住在這裡

的時候才使用，平常時間都沒有人使用。老總統上山時很多憲兵也會跟著上山，他們不僅只駐守在中興賓館，還包括竹子湖附近，例如現在我家下方有一間碉堡，3 號後面也有一間、從陽明山公園上山方向的路旁也有一間、十八分湖那裡也有一間，整個陽明山上有非常多的碉堡。我家下方那間以前是防砲部隊住的，還有架設槍砲，從老總統上來以後就一直架在那裡，只有憲兵會因為老總統離開而撤離。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陽明-國家-社會

四、陳秀雲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2004 年 12 月 16 日 PM4：30

地點：陽明山自宅（媳婦張小姐一同受訪）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陳女士婚後與先生陳墻住在陽明山上，今陽明書屋一帶，在中興賓館興建之前即住在當地並以栽種蔬菜維生，中興賓館興建後，在陽明山管理局安排下遷居於竹子湖現址。90 年代後因陽明書屋管理權易主，家人乃積極爭取私人土地與房屋之返還。

在陽明山發揮栽種蔬菜技術

我先生叫陳墻，我們有一子一女，女兒已經嫁到五股。陳墻本來是台北縣五股人，十幾歲便在三重公家單位的試驗場上班，他當兵回來後，還繼續留在三重的試驗場工作，一段時間後，還不到三十歲，便到陽明山管理局受僱管理苗圃，範圍及於百拉卡一帶。那時我們還沒結婚，我也不是陽明山的人。民國 47 年左右結婚後便住在現在的中興路旁。

他到陽明山上班後開始購買土地，因為之前有試驗場的工作經驗，所以他試著在這裡種菜。通常正月二十日一定要播菜籽，等到菜發芽稍大後再分成一股一股種植。他頭腦很好，正月、二月種，四月採收，他可以邊收成邊播種，每收成一株便趕緊把股頂的土鏟到股溝，讓股溝變成股頂繼續播菜籽。陳墻種的菜都長得很大，種類很多，包括菠菜、白菜、蕃茄、青椒等等，當時陽明山這一帶還沒有人種菜，大多是種稻的農家，但是每次都會閒置農地半年，後來他們看到陳墻種的蔬菜很漂亮，便偷學了一些種菜技巧。原本這裡的農作物一年只有一獲，但陳墻的作法則可以有三獲。

剛開始他們嘗試種菜時不敢種得太多，等看到成果不錯，二、三年下來有信心了，到了第四年就開始大批的種植蔬菜，附近的人家互相學習起來，到最後整個村莊都開始種菜了。我們種菜的位置在中興路再往下的地方，那時中興路舊屋

前後都是農地。陽明山種的菜與南部的菜試驗比較過後，被認為吃起來最安心，因為雖然有蟲，但是我們噴完農藥後會多等一段時間才採收。這裡蔬菜的品質和梨山差不多，一樣是氣候涼冷，蔬菜吃起來軟嫩香甜。那一陣子與其他工作比起來，收入算是不錯。

早期種菜用水牛犁田，亦即讓牛拖著鐵耙、人扶著鐵耙前進翻土，之後才用鐵牛，像開車一樣加油就可以啟動。那時候我們將種好的菜交給中央市場，收成時我們會叫運菜車送到中央市場，有時大家擔心不採收菜會爛掉，於是集中採收很多籃的時候，便必須請運菜車多跑幾趟；有時籃數不多，即使載不滿一台車，也得視為一趟的價錢。這些運菜車是附近專門跑中央市場的貨車，我們附近幾戶人家平均分擔車資，並且輪流「押車」到市場監督狀況，再將賣得的錢帶回來，找個中心位置集合大家，計算籃數、斤數、運費、以及稅金，並將每戶應得的錢分給各戶。靠近公園這一帶大約有十幾戶共同處理蔬菜的銷售。

中興路通往以前的森林公園，最早沒有路名，之後才稱為中興路。我們跟管理局租地栽種蔬菜，種植的面積大概就是中興賓館與中興路上來這一帶，那時候附近都是草寮。陳墻在管理局工作時分配到竹子湖路的一間大房子，不過因為農作的關係，雖然早上氣候微涼，可是中午若要回家吃飯就很辛苦，天空與地上都瀰漫著熱氣，為了農作方便，便在中興路搭了一間草寮。後來我們漸漸移住到上方，也就是現在中興路的舊房子。舊房子隔壁有一戶曹姓人家，他們的土地也很寬廣，從路口到中興賓館一帶都是，所以他們也在那裡興建房子居住，後來將土地都賣給管理局。

我先生跟老總統曾碰過一次面，那時老總統散步過來，站在我們舊房子上方處看他種菜，老總統還會和他點頭。雖然我也在同地方農作，但是我的距離比較遠，我先生剛好在路邊，所以看得很清楚。

搬離中興路舊居

我們在中興路住了十幾年，現在中興路的舊房子是民國 56 年左右開始興建的，貸款才剛繳完一、兩年，搬進去沒多久，因為老總統要興建中興賓館，便有人告訴我們老百姓不能跟總統住在一起，要我們趕快換到別處蓋房子而且要趕快搬走。管理局說我們可以自己選地方，為了方便種植農作我們才選在這裡蓋房子。這裡是竹子湖路 7 號。

當初興建竹子湖這間房子時，還必須申請並得到管理局的同意才能興建。當一樓倉庫剛完成時（這房子依山勢興建，所以一樓面積較小，二樓較大），聽說老總統看到我們二樓剛架好的鋼架，便讚美說這間房子蓋得真漂亮。可是他的手下反而開始緊張，要求我們停建，甚至連一樓倉庫的門窗都被封死，之後我們與

他們溝通沒有門無法出入，我們才被允許繼續完成。竹子湖房子還沒蓋好前，我們只得與憲兵同住半年，同一棟房子他們住一邊，我們住另一邊；後來特警也上山，一樣是他們住一邊，我們住另一邊。等到竹子湖房子興建完畢後我們才離開。

竹子湖這塊地是承租的，以前管理單位是陽明山管理局，管理局解散後就歸國有財產局所有，租金並不便宜，一年就要好幾萬，一年繳一次，另外還要繳房屋稅。同樣的，中興路的舊房子是我們的，必須繳房屋稅和地價稅。

以前海山煤礦李家在這一帶有很多土地，雖然他們捐出來的地有好有壞，不過總面積很多、很廣。以前李家也曾在這裡伐木，有需要時我先生也會過去幫忙，所以與負責伐木的人員比較熟識，但是上層的管理人員便沒有接觸。煤礦的工作我們也沒接觸，畢竟我們有自己的農作要作。

土地買賣與房屋交涉過程

依我先生的性格，凡是買進來的地都不願意賣掉。

胡宗南墓那塊地也是我們家的，那裡的風水比較高、比較好，這件事發生得比較早。他們很喜歡那塊地，當時總統下面最有權力的人強制要求我們賣給他，但是我先生一直不願意賣。他因為捨不得這塊地，還和他們談了三次之後才答應賣掉。他們第一次開價我們不答應，第二次再增加價錢還是不合算，到了第三次再增加價錢我們才答應。

媳婦：胡宗南那裡的地理環境很好，一眼看過去就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其實管理局也一直想要買我們家中興路的舊房子，可是我公公不答應。

當初中興路舊房子也是強要我們賣，但是我們不肯，別人都賣掉了，只有我們沒賣，所以所有權狀還在我們手上。我們從下面搬上來後，房子就讓他們使用，沒有收租金，直到幾年前才收回來。

媳婦：我們的舊房子是那些警衛住的，當時要求他們歸還，他們也很不樂意，不得已還給我們時，還讓狗在屋裡任意大小便，我們清了很久才把這些臭味清除乾淨。我們沒有辦法和他們交涉太多，因為他們也強調土地與房子的問題與他們無關，當時我們只想說能把房子還給我們就好了。

後來儘管透過市議員幫忙，一樣交涉了很久。

後來雖然老總統身體不好沒住在這裡，可是房子都是別人使用，像是那些警衛，那裡連蔣經國都沒住過，很久才上來一次，也只是看看而已。李登輝也沒住過。

媳婦：老總統在 1975 年過世，陽明書屋變成國民黨黨史會使用，我不知道是否有警衛的需要，但是我們的舊房子確實是警衛居住，可能他也很想住在這裡吧，搬走時他也非常不願意。因為我很氣他們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所以特地把屋裡屋外的狀況照相存證。

他們也不想那是民間的房舍，我們沒收租金又繳了很多年的稅金，後來認為既然我們沒有住在那裡，乾脆去申請停止繳稅。後來房子要回來了，我們才繼續繳稅。那時候他們一直在變動地籍資料、號碼，還說地號找不到。

媳婦（看照片）：他們把房子漆成綠色、把大門鎖起來。外面用磁磚鋪起來養狗。

我兒子現在 45 歲，他將埔里等地種好的花載到台北內湖花市拍賣。他沒有從我先生那裡學到栽種蔬果的技術，畢竟陽明山種菜的發展比種花還要早。我們和兒子、媳婦、孫女住在一起。我先生現在中風，沒辦法走路了。

媳婦（看照片）：房子收回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子，他們故意在房間裡面養狗。這就是那天的日期吧，84 年 9 月 19 日，他們還強調電是他們接的，所以把電偷偷剪掉。

如果能證明房子年代越久對我們比較有利，所以為了證明房子最初興建的時間，我們必須弄清楚地籍資料。當初我們讓住的時候是中興路 25 號，要回來卻變成中興路 6 號，而且戶政以及地政機關完全拿不出中興路 25 號的資料，只有 6 號的門牌，他們什麼時候改的我們根本不知道。後來我們查到在中興路 25 號時，有家銀行有我們貸款的收據資料，但是只有這樣還是無法證明房子是幾年蓋的，我們到處訴求了很久，到現在還是無法證明出確實的興建年代，結果這棟房子就變成合法的違建，因為沒有房屋證明。以前蓋的房子不像現在會畫圖、請建築師、申請執照。好在地是我們的，還可以繼續使用，

我公公很「前衛」去過很多國家。他已經中風四年了。

對現況的煩惱

前陣子我的膝關節開刀，因為關節退化的緣故。以前住在山上的婦女農作時期都是從小路直接上山、下山，一天要來回七、八趟。

媳婦：以前農民要擔菜走山路，再加上沒有交通工具的關係，因此容易把骨質磨碎，陽明山這一帶很多婦女幾乎都需要換關節。我沒有像婆婆這樣走過，只是走下去拔花再上來，而且拿得不多。

媳婦：現在因為公公身體不好，已經沒再種植蔬菜了，雖然農會輔導我們轉型，可是在國家公園管理的範圍內，讓我們很難有發揮空間，不論作什麼都要經過申請，申請也不一定核准，我們有地等於沒地，因為被限制住了什麼都做不了。我們想要整理一些荒地，可是人工很貴，而且完全人工化早就不合乎現代的生產方式，申請使用「怪手」並沒有破壞環境也一樣不准，所以很多地沒辦法耕作，只能任其荒廢。南部農民轉型休閒農業做得很好，可是北部做不好幾乎都是因為國家公園的種種限制。

我公公曾對我們說，希望把這些土地傳給下一代，因為他從外地來這裡打拼，這些地是他一生的心血，希望我們幫他發揮，他一生的煩惱就是如此，所以我也希望幫他保留、發揚光大。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發揮，我很想和我先生一起轉型休閒農業，但是因為國家公園的規定，轉型也得偷偷摸摸的，怕被人家取締。

有人說我們是「田橋仔」，可是這麼大片的土地有什麼用？要賣不值錢，又不能隨便蓋房子，那天我也在問，我公公留下這麼大的地給我們，我擔心以後的稅金該怎麼繳？儘管公告地價高，事實上這種地誰敢要，如此一來我們不是很吃虧嗎？將來該怎麼辦？

我認為國家公園雖然有保護山林的美意，可是也要替農民想想，要限定作為也要考慮農家的生活，如果他們願意開放，之後派人嚴格監督，確保不破壞原有的土地，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開發產業。

陽明-國家-社會

五、呂芳上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年6月23日14:30~15:30

地點：中研院近史所呂先生研究室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呂芳上先生係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專長領域為中國國民黨史，曾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所長。呂先生長期在黨史會服務，從中部「荔園」到「陽明書屋」每個階段均有參與，對黨史會之功能與發展可提供詳細參考。

「黨史會」來台初期的遷移過程

黨史會史庫原本是在草屯「荔園」，最早黨史會從中國大陸遷過來的時候，陳果夫覺得中部的天氣最好就選定將史料放在中部。於是買下草屯鄉下洪家的民房，等到羅家倫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的時候，便蓋了佔地很大的兩層樓史庫。

1968年黃季陸先生接掌國史館館長及黨史會主委，1969年國民黨七十五年黨慶的時候，用館、會合作的名義，在台北新店青潭（大崎腳旁）成立一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草屯太遠，對學者利用史料時頗覺不便，所以另外在北部設立接待場所。當時黨史會將大部分的報刊搬到台北，如果有學人想要看資料，便把資料調到青潭大崎腳研究中心提供參閱。這時期研究中心業務由李雲漢先生負責。

1976年秦孝儀先生接掌黨史會，在他主持下將史料搬到陽明山「中興賓館」。

1

¹ 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認為，黨史、國史為一體兩面，應互為應用，應予以重視，遂命黨史會接管中興賓館，以期所有史料、人員得以合併。參見樓文淵，〈陽明書屋懷舊——敬述蔣公營建及居住中興賓館概況〉，《近代中國》，第133期（民國88年10月），頁189-195。

對史料的重視以及黨史機構的成立

「國史館」直接隸屬於總統府，算是國家最高的史政機構。其設立緣起頗早，孫中山、胡漢民、戴季陶等人在民國初建時就議定設立「國史館」。²然而在北伐之前還是動盪不安，沒有機會真正成立「國史館」，倒是在北伐後，先行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簡稱「黨史會」。³

蔣中正對歷史資料一直十分留意，黨史會雖是冷衙門，但一直有其地位，由於時局動盪，黨史會的史料在大陸時代已經有過幾次搬遷⁴，抗戰時期遷到重慶，抗戰勝利後又搬到南京，現在的南京二檔館實際上是勝利後的黨史會大樓，戰後劇變，1949年史料又與黃金一起運來台灣。⁵

黨史會在1972年之前稱做「史料編纂委員會」，以後才改名叫做「黨史委員會」。⁶真正與學術界結合應是來到台灣以後的事了。

黨史會與學術研究合作

羅家倫先生時代黨史會已經有了史料出版的計畫和方向，本所的王聿均先生因為是羅家倫的學生，羅先生會找他去草屯負責《國父年譜》的修纂，初期的編修是王先生所作，後來的整編則是蔣永敬和李雲漢二位先生。⁷後來的幾年，黨史會主要工作內容是史料整理、典藏和出版，並進一步與學術界合作。六、七〇年代工作人員大約有二十多人。到了秦先生時代變動較多，組織發展最快、規模最大，工作人員超過五十人，特別是他開展與學術界的合作關係，不定時召開各種類型的國際性學術會議，相當活躍。⁸

² 參見〈國史館沿革〉，http://www.drnh.gov.tw/c_about/c_about.htm。

³ 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大事記〉，<http://chungcheng.org.tw/html/tong-his.htm>。

⁴ 黨史會史庫最早設於南京，抗戰爆發後，為顧及史料安全，及時遷往長沙。民國27年又遷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重回南京史庫。民國37年冬天，戡亂軍事逆轉，蔣中正立即指示將全部史料優先運來台灣。參見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

⁵ 參見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2003），頁374；參見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近代中國》，115期（民85年10月），頁196-213；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主題展覽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選粹，<http://210.241.75.210:8080/DAP/chinese/subject/cks.jsp>。

⁶ 同註4。

⁷ 詳見陳儀深訪問，〈王聿鈞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口述歷史叢書8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93年），頁34-35。

⁸ 秦孝儀先生表示，陽明書屋把握的原則是——「歷史與學術結合」、「歷史與教育結合」、「歷史與大眾傳播結合」三個方向。參見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

黨史會歷來的工作，大體上說有一定的延續性。在出版方面，一直依循羅家倫先生早年即有的歷史研究構想：出版資料、進一步作專題研究（monograph）、出專書、召開系列的討論會。所以黨史會出了成套《革命文獻》，基本上便是陸續發表原始資料，從長遠來看可以提供學術界比較嚴謹的檔案。因此儘管當時有黨的立場意味，不過學術的方向也是可以感覺得到的。⁹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成為與學界溝通的橋樑，自 1970 年起每一、兩個月就會舉辦一次「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小型討論會，約請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把報告主文和討論內容最後匯編成書出版，迄今已出版二十三輯。那時候近史所的老前輩都是主力，最盛的時候我們每次開會都會包一台遊覽車，從近史所把這些老前輩接過去開會。後來連研究生也會來參加，每一次的報告討論都很熱烈、很有意思。¹⁰那時候這種學術性的會議很少，尤其是以近代史和現代史為中心的討論會不多，因此可說是台灣近代史學界值得一記的活動。

當時我擔任助理、會議記錄，可說是從科班出身的做事態度，從底層整理史料做起。我自己覺得受益最大的就是認識資料（史料），包括檔案資料與期刊雜誌。因為我有這樣的基礎，所以後來念研究所時，碩士論文很快寫出來，兩年就畢業了。

歷史資料的開放、使用與管理

黨史會的資料概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史料，包括鉛印的書本、期刊、雜誌、報紙等等，另外一種是原始檔案，即會議記錄或是原屬檔案類的資料。¹¹1950 年代起黨史會已經對外開放，不過開放的程度在八 0 年代以前還是有限制，六、七 0 年代時，只能看到北伐之前的檔案，北伐以後涉及到抗戰時期的一般資料是開放的，但是會議記錄¹²或者原始檔案並不公開，所以 1930 年代以後的研究成果

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

⁹ 黨史會對於會議史料的運用，大致上採取下列幾種方式進行：（一）編印史料專輯。（二）印刊於《近代中國》雙月刊。（三）接受學者申請，到會參閱會議史料。參見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近代中國》，115 期（民 85 年 10 月），頁 196-213。

¹⁰ 自民國 70 年起（1981-1994），黨史會先後主辦並邀請國內史學機構參與籌辦九次大規模學術會議，其為國際性者有五次，國內學術會議者有四次；每次會議宣讀之論文和討論經過，在會後均彙編專集出版。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業務〉，http://chungcheng.org.tw/html/tong_mis.htm。

¹¹ 黨史會所藏史料的內容分為：一般史料、黨務會議記錄及組織專檔、特種檔案、圖書報刊及視聽資料、照片等五部分。參見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近代中國》，115 期（民 85 年 10 月），頁 196-213。

¹² 黨史會所藏會議史料，包括自民國 12 年（1923）孫中山先生著手改組黨務以來，中國國民黨歷屆中央委員會各重要會議紀錄、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紀錄、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會議）會

不多。

當時黨史會的研究人員確有查閱史料的便利，譬如蔣永敬、李雲漢二位先生，李雲漢先生的《從容共到清黨》，以及蔣永敬先生寫的最有名的書《鮑羅廷與武漢政權》，便是用黨史會所藏會議記錄寫的。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因為看到他們的書之後才想到來黨史會看資料。¹³八〇年代以後便全面開放到六〇年代的資料，民主化以後的確對這些史政機構造成很大的衝擊。¹⁴

「大溪檔案」本來就不屬於黨史會，黨史會搬進「中興賓館」後，秦孝儀先生將名稱改成「陽明書屋」，同時容納「大溪檔案」資料，「大溪檔案」的管理權是總統府機要室。兩單位的工作人員彼此也不很熟，只有要用資料的時候，他們才會把資料放在固定的地方讓相關人員翻閱。當時黨史會曾經利用「大溪檔案」針對抗戰時期的史料出版過一套相當有價值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抗日時期》。¹⁵

歷任黨史會主委的行事風格

我曾經在幾任主委下做過事，印象較深刻的：羅家倫先生與黃季陸先生有開闊氣象，政治味不濃。黃先生雖然不是學術界中人，但是他容易和年輕人打成一片，也曾試圖和學術界聯繫。羅先生為史政機構建立規模，黃先生主張開大門、當代人寫當代史，均具特色。

秦孝儀先生在還沒有兼故宮院長之前，主要時間是放在「陽明書屋」。雖然他是政治人物，但是他有他做事的風格，可能因為擔任過蔣中正總統的秘書，所以凡事思慮周到、做事勤快、人脈關係非常好。秦先生比較有創意、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也見到他的幹勁和魄力，在他任內，黨史會的學術地位有相當的提升。

陽明書屋時期的生活

議紀錄、國防最高會議會議紀錄、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紀錄、中央撫卹委員會會議紀錄等。參見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近代中國》，115期（民85年10月），頁196-213。

¹³ 參見張朋園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86年5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頁117-129。

¹⁴ 民國83年6月1日起，正式開放民國五十年以前的黨史史料及重要檔案。

¹⁵ 參見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

黨史會的待遇跟一般公家機關的待遇一樣，大概屬於中上程度。我大學畢業後便進入黨史會，後來念研究所在職進修，從碩士到博士都沒有離開黨史會。這段時間，我真該感謝支持我的李雲漢先生，他是我的上司又是老師。來台北後考上師大研究所，那時候師大研究所在公館的分部，黨史會搬來新店青潭後，對我而言距離比較近、很方便。我在中部待了近三年，新店青潭大約待了 10 年，後來在「陽明書屋」的時間也有 3 年，因為工作太雜，而我也到了博士班的最後一年，必須放下工作才能完成博士學位。於是決定辭職，利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博士論文，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到中研院近史所了。

在「陽明書屋」當地並沒有舉辦過特別大型的活動，因為書屋離台北太遠，通常開會都要到山下，當時行政部門辦公室在中央黨部，所以書屋只作為史料庫房跟資料展覽使用。「書屋」除了保留蔣中正先生跟夫人原來居住的空間之外，其他房間都當作展覽室，將黨史會重要的資料按照時間排列展出，¹⁶經常有國內外的來賓參觀這些展覽。¹⁷

當時工作人員要到「陽明書屋」上班，每天早上八點半會有交通車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現在總統府對面）前面發車，到陽明書屋約九點半，學者去參閱資料也坐交通車¹⁸，除非自己開車，否則的確不方便。中午用餐時間，廚房裡廚子負責做菜，自己帶便當也可以，否則那裡沒有地方吃飯，我聽過廚房裡的老人談起一些賓館的往事。

蔣中正先生在「中興賓館」的時間不長，大概只有一兩年。我也曾經聽過別人講風水的事。¹⁹那個地方冬天很冷、風又很大，那種時候住在那裡就會覺得不舒服，住得不舒服就是風水不怎麼好，應該是這個意思。天氣好的時候固然視野不錯，但是濕氣仍重，下雨的日子很多，長時間的感覺，氣候自不能與中部草屯比。

「陽明書屋」除了建築物本身外，正館前面是一個很大的公園，離幕僚辦公室的這段路上都是公園的部分，本來就是設計散步用的，我們在裡面可以自由散

¹⁶正館一樓設有革命奮鬥歷程史料展示廊（分別為建黨建國兩廊）、總裁蔣中正先生紀念堂、蔣故主席經國先生紀念堂、圖書資料中心、視聽資料中心；二樓設有：總理孫中山先生紀念堂、總理、總裁珍貴史料展示室、先烈先進史蹟迴廊。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簡介〉，http://chungcheng.org.tw/html/tong_int.htm。

¹⁷民國 75 年 6 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台，特別到「陽明書屋」參觀孫中山、蔣中正文物。

¹⁸國內外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者或研究生，只要提出論文研究題目，並附上推薦信或自薦信，書屋工作人員便會根據申請者需要，調出史料或參考書籍。但若有人嫌上山麻煩，在台北孫逸仙圖書館中有一套完整的目錄卡片，申請者只要在那兒查到所需資料，山上的工作人員可以影印之後，隔天送到孫逸仙圖書館備查。參見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 年 1 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

¹⁹有關中興賓館風水傳聞，參見翁元口述，王丰記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縣中和市：書華出版，1994），頁 72-78；王丰，《宋美齡——美麗與哀愁——永遠的第一夫人》，（台北新店：書華出版，1994），頁 381-384；樓文淵，〈陽明書屋懷舊——敬述蔣公營建及居住中興賓館概況〉，《近代中國》，第 133 期（民國 88 年 10 月），頁 189-195。

步，早期外面仍然設有警衛，後來撤離並逐步開放。²⁰

黨史館面臨的挑戰

「陽明書屋」產權似乎很複雜，²¹當初周圍的布置有一定的格局，背後山上有哪些地方不能蓋房子，或者是駐軍部隊住在哪裡，似有完整的配置，此外，附近的百姓應該知道蔣先生住在那裡時的種種，值得去尋訪。

「陽明書屋」此地原屬於國家公園的一部份，所以在黨部大樓完成後，黨史會不能不搬遷。再加上局勢變動，組織變遷、精簡時裁掉一些人員，使得部門變小，後來文工會變文傳會，黨史會便降格成爲文傳會的附屬單位成爲「黨史館」。其實這還算好，因爲最初曾考慮要將黨史會併入秘書處，成爲秘書處最原始的檔案庫，而不是把它看成獨立的部門。「黨史館」至少還有「史」的味道在裡面，如果放進秘書處就連這種意思都不見了，所以現在雖然組織降格、人員大幅縮減，還勉強保留了原來的傳統。政黨輪替後，國民黨產生質變，黨史會擁有大批民國史檔案，何去何從？是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十分關心的事。

²⁰ 賓館周邊爲峻谷深崖，安全措施極爲嚴密，在中興路及四周的山谷間仍留有當時的防衛設施如：營舍、軍事碉堡、衛兵崗哨，其間皆以巡守步道串連成一環狀警衛網。參見 <http://www.ymsnp.gov.tw/html/chi/topic/ymbook/history02.htm>。中興路於民國八十年十月開放通行。

²¹ 陽明書屋範圍占地約十四公頃，因其中二十七筆約七點八公頃土地，仍屬於海山煤礦公司（後變更公司名稱爲寶山建設公司）所有，其餘部分有屬於市政府，也有屬於私人土地，而衍生出多方的產權爭議問題，但因國民黨中央認爲，應將陽明書屋的管理權捐贈政府，才能作更有效的規劃。因此，在國民黨中央與寶山建設公司及臺北市政府幾經研商，並在協調解決完成產權問題後，終於在昨日（民國 86 年 9 月 26 日）完成捐贈儀式。參見邱慧君、黃自強，〈陽明書屋揭開面紗走向民眾〉，中央日報，<http://www.cdn.com.tw/daily/1997/09/27/text/860927ah.htm>。

六、邵銘煌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 年 9 月 27 日 14：30～16：30

地點：國民黨中央黨部七樓黨史館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邵銘煌先生自民國 68 年開始任職於黨史會，在陽明書屋度過 19 年歲月，並且於民國 80 年起開始擔任秘書，現黨史會改組為黨史館後，邵先生便接任黨史館主任一職。邵先生詳細介紹陽明書屋的附屬建物，幫助人們認識「整個的」陽明書屋。

進入黨史會工作

我在台中縣大安鄉永安村出生，念初一時全家搬到大甲鎮。民國 68 年 6 月畢業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目為〈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時，知道黨史會有很多珍貴檔案，因此希望將來有機會到黨史會服務。同年暑假期間，我在黨史會、政大歷史系與青年救國團共同舉辦的「中等學校歷史教師研習營」服務，便逐漸與黨史會人員熟識。透過推薦與秦孝儀主任委員面談後，便於民國 68 年 10 月 1 日正式到陽明書屋報到上班。我記得黨史會在 68 年夏天搬遷到陽明書屋，約在 6 月左右完成全部搬遷工作，離我正式上班才剛滿四個月。

黨史會在陽明書屋從民國 68 到 87 年，總共 19 年，我在那裡共度了這一段歲月。

陽明書屋時期空間的利用¹

當時搬遷過去的資料包括原來黨史會在南投的



大仁館原為中興賓館時代之車庫，陽明書屋時期改為史料度藏處。

¹ 詳見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79 年 5 月 1 日），頁 93-115。

史庫、新店青潭「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檔案、以及大溪檔案。雖然大溪檔案由總統府機要室負責，仍然被匯集在陽明書屋並放置在賓館地下室，而黨史會的資料則分別存放在大仁館、大義館、大智館等現成的房舍建築物。在之前的中興賓館時期，這些房舍大多是衛兵、侍衛人員住的營舍或是停車場。

大仁館原本是作為車庫使用，黨史會搬來之前先在兩邊出口砌牆並加上鐵窗；除了放置檔案外，另設有簡單的辦公室，由管理員負責整理調閱資料與歸檔的工作。

大智館為度藏早期報紙、公報之處。



大智館比較潮濕，黨史會將報紙、公報與期刊存放在此，這些報紙非常珍貴，都是從大陸運來的。旁邊亦設有管理員辦公處。我們與國史館合作，要將這些報紙拍成微捲，我們要求國史館必須先把這些資料燻蒸防腐，才能進行拍攝。這些資料目前委託國史館管理，不過還是黨史會所有。雖然燻蒸工作已經完畢，但是因為經費的關係，國史館還沒進行微縮的工作。

大勇館是裝訂、裱褙、維護史料的場所，屬於維護史料的技術部門。許多資料最早是裝在木箱中，從廣州運來的。民國 68 年為了從草屯搬遷北上，涵請軍方協助，將黨史會的文書、案卷一部份裝在彈藥箱中。日後黨史會將資料整理完畢遷回中央黨部後，便將這些舊箱子留在大勇館內。



左、中圖為大勇館外觀；右圖則為黨史資料從大陸運來時所使用的木箱，現仍被棄放在大勇館內。

原本的房舍因為設備不齊全，不適合保管史料檔案，因此民國 73 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為了保存史料，又撥款兩千三百萬元興建大忠館並於 74 年完工，即現在陽明書屋管理站後方的三層樓高建築。該建築物擁有先進的空調、除濕等設備，因此檔案便被集中在該處管理。

大孝館是行政辦公的地方，以前是供侍衛長居住。其他碉堡沒有整理也沒辦法使用。

黨史會上山以後，中興賓館主要是作為歷史文物陳列場所，黨史會剛搬進去

便進行佈展，一樓是總裁紀念陳列室、二樓為總理紀念陳列室，以及迴廊展示革命先進史蹟，這些與黨史會同時存在於陽明書屋。

過去黨史會利用餐廳空間當作會議室，曾經在此舉辦「反共學人座談會」，因為空間足夠，許多外賓的重要座談也利用此地舉行。同時，蔣公與夫人的臥室也作為展覽場地，設置展覽櫃展示兩人的相關文物。我們捐贈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後，他們希望回復原來居住空間的舊貌，因此餐廳、臥室的空間擺設便逐一復原。

黨史會內部組織

黨史會分為五個室，第一室負責編輯出版、學術活動、學人服務，總幹事為呂芳上先生；第二室負責《近代中國》雜誌與徵集史料；第三室負責史料管理與維護；第四室負責照片管理；第五室負責展覽，展覽場所包括國父紀念館與中正紀念堂，以及其他相關展覽需要黨史會提供資料者。

第一室與第二室辦公處設在大孝館；第三室、第四室則在大義館，即現在的陽明書屋管理站；第五室為了方便進行展覽工作，便設在國父紀念館。

在黨史會擔任的職務

我在黨史會的第一個工作隸屬於第一室，負責一般學者因研究需要調借資料的接待。通常帶著學者填好的表格到大仁館搬資料，然後送到賓館主樓旁附屬建築物裡的學人閱覽室，等這些資料使用完畢再收回。這工作很辛苦，因為陽明山上冬天很冷、就算是大風豪雨只要學者有需要，我們就得搬送資料。後來為因應資料開放的決定，便將閱覽室移到距離檔案室比較近的地方，在大義館另外佈置一間閱覽室，省去搬運過程費時、費力的不便，也可避免因氣候不佳而毀壞史料。

另外，由於常常舉辦學術活動，黨史會與中研院近史所、國史館等學術界的關係非常密切，例如由國史館與黨史會輪流主辦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幾乎每個月都要舉辦座談會，我也從中得到很多收穫。

呂先生在民國 74 年到近史所後，便由我代理總幹事的職務，三年後我取得博士學位便正式成為總幹事。民國 80 年國民黨第一次組織改造，黨史會最資深的秘書劉世景先生退休，²人事調整後我便接任秘書，當時主任委員為李雲漢，之後才由陳鵬仁接掌。直到 2000 年總統敗選後國民黨組織再改造，黨史會與文

² 他擔任過羅家倫、杜元載、蕭濟中、秦孝儀、李雲漢五位主任委員的秘書。

工會合併，改稱為黨史館，職稱改為「主任」。在這之前，我擔任了將近十年的秘書

黨史會於民國 87 年 10 月搬離陽明書屋時，正是我擔任秘書的期間，因為我對每一項工作負有總攬與協調的責任，整個搬遷工作均由我負責接洽，包括土地產權移轉在內。從寶山建設李家後代要求歸還土地開始到陽明書屋捐贈，總共歷時三年，其間開過多次協調會才真正塵埃落定。

解嚴時代開放的壓力

蔣公生前使用中興賓館時，共設有七道防線，每一道都蓋有碉堡以確保安全嚴密。我剛到黨史會上班時，還維持著原有的警衛設施，從竹子湖測候所往中興路的方向便有一道防線、胡宗南墓附近又有一道、陽明書屋門口再一道，因此光是中興路上就有三道，而往陽明山公園的方向也一樣有三道關卡。

由於解嚴、蔣經國去世、以及民主化的進展，黨史會在民國 77 年就已經面臨開放的壓力。當時遊客抱怨因為中興路管制必須繞路而行，帶來許多不便，認為該處不是軍事重地，蔣家也不住在那裡了，再加上已經進入解嚴時代，於是要求開放的聲浪越來越高漲。這樣的輿論透過台北市議員發聲，特別是本黨籍的市議員陳雪芬、陳俊源態度最為強烈，要求國民黨能體察民意，開放中興路。當然黨史會也瞭解台灣已經進入開放時代，只要安全設施沒有問題就願意開放中興路。

陽明書屋的初步開放是從中興路開始，民國 77 年台北市市長黃大洲透過黨籍議員協調後，中興路便決定在民國 81 年 1 月全面開放。為因應道路開放，黨史會將管制點從路口移到現在陽明書屋的大門，同時在書屋周圍沿著中興路架設安全鐵絲網；另外在往陽明公園方向的路口砌上一道水泥牆，移除軍事警衛，另行聘僱保全人員在門口進行安全檢查。

解決陽明書屋私人產權問題

黨史會搬過來時不知道土地產權有問題，只知道是別人將土地捐獻給蔣公。民國 83 年 3 到 5 月之間，寶山建設公司董事長李儒芳突然派人來拜訪，表達這塊地屬於他們，當時只有簡單的面談，並且出示 27 筆土地所有權狀。就黨史會的立場而言，這些就是強有力的證據，再怎麼強調當年土地的捐贈已經於事無補，法律上也站不住腳，必須正視土地產權問題。

寶山建設公司李家的後代希望把土地收回自行開發使用，不過黨史會檔案規模之大，要馬上全部搬走並不容易，必須另外找地方安置。於是黨史會在民國 83 年開始向中央反映，當時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召集國民黨的財務部門與秘書處一同前來協調。協調過程中我們提出幾個備案，第一，必須搬離陽明書屋的話，便將檔案遷到木柵「革命實踐研究院」內；第二，希望李家後代能繼續提供我們租用，租金如何計算可以再協商。但是李家不接受，還是希望收回土地自行開發。

也許協商層級較低，過了很久都沒有進展，於是秘書長便直接與李家財務單位進行協調，依然沒有結果，李家尚且提議國民黨可以出資買下土地。當時爲了避免購買動作太過明顯，有人建議由國民黨捐一筆錢成立基金會，再由基金會將錢轉給寶山建設公司，但是這項建議後來也沒有下文。

整個協調過程經過兩年，站在主任秘書的立場這是好事，可以利用時間緩衝尋求退路。後來黨史會也委託律師出面，就法律問題與李家商量並居間協調。最後黨史會決定將管理使用權捐給政府，讓政府來解決問題，黨史會也可搬回市區新蓋好的黨部辦公大樓。

因爲陽明書屋就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與陽明山公園交會的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將管理權交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他們有充分的經費與人員統籌管理陽明書屋。於是黨史會行文願將所有中興賓館房舍管理權捐贈給內政部，內政部將此文交由營建署，再由營建署送達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並交代理處與國民黨積極協調。當時管理處代理處長蔡佰祿對這件事感到相當高興，他認爲如果陽明書屋納爲國家公園的文化歷史景點，對他們是一項非常好的業務擴展，因此管理處也積極派人與李家接觸。

之後李家願意出讓土地，於是管理處用公告地價再加成的優惠方式，花了兩億三千萬元徵收陽明書屋的土地，黨史會與私人土地的糾紛乃告一段落，放心地將陽明書屋交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也決定搬到新黨部大樓，因此三方面都得到圓滿的解決。民國 86 年 9 月 26 日舉行捐贈儀式，這件事還成爲當時的熱門話題。

解決市政府的土地

因爲李家與黨史會接觸的事情曝光後，引起陳水扁市長注意，開始清查陽明書屋的土地所有權，結果發現該處另有屬於台北市建設局、財政局、及國有財產局的土地，於是市政府行文要求說明產權來源。雖然我們可以不理會國有財產局的土地，但是面對反對黨以及選舉的壓力，內部擔心他以此作文章，於是決定慎重處理。黨史會的處理原則是只要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土地的所有權，便即刻按照程序進行雙邊協調。

經過查證後發現屬於市政府的土地，即現今管理站的一部份，沿著中興賓館大門前的一半道路，直到大孝館北端側角。其實台北市政府只要求返還，並不霸道也不反對我們繼續使用，所以黨史會承認台北市產權之後也提出要求，希望市府不要破壞原有的建築，他們沒有任何異議，因此黨史會行文歸還，便解決與市政府的土地爭議。

當時陳水扁爲了作秀帶同財政局、建設局的人員，以及大批媒體到陽明書屋，要求國民黨將「霸佔」的土地歸還，我們在現在的管理站向他說明土地已經歸還，可是他居然不知道，當場厲聲斥責下屬沒向他完整報告，對我們反倒沒有任何刁難，我想他只是希望利用機會增加曝光、造勢的機會。隨後陳水扁也去參觀賓館，對蔣公的事蹟、國父的墨寶、以及其他展示都很感興趣。

協助規劃佈展

捐贈陽明山管理處儀式過後，爲了配合順利移交，黨史會還協助處理許多事項，首先規劃展點佈置，包括家具擺設、照片陳列、以及餐廳與臥室的復原，同時還請以前在官邸服務過的管理人員到現場來指正。其次進行解說人員的訓練，前後共花了四天的時間。

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不清楚正確的家具擺設，充其量只知道該空間的用途。唯一看過當初家具擺設的人是秦先生，他不僅曾隨侍蔣公在賓館住過，搬遷過來之前也曾察看過，不過因爲沒有留下任何照片，還是無法正確得知。我剛到陽明書屋上班時候，這些空間就已經被布置成文物陳列室，只有蔣公的書房確定是依照原來的方式擺設。蔣公以前所使用的床已經不見了，但是他使用過的櫃子還擺放在房間裡。當初中興賓館所有的家具都由榮民工程處製作。

民國 86 年某天蔣孝勇先生突然造訪陽明書屋，他對陽明書屋非常熟悉，因爲興建的時候由他負責監工，同樣地，蔣公也常常來巡視，甚至爬到屋頂觀看施工的情況，顯示他對興建行館非常在乎。我只見過孝勇先生一次，但是在我擔任主任秘書這段期間，並沒有看過他帶走任何放在陽明書屋的物品。假設他曾經回來帶走某些東西，應該是在總統百日後變換燈飾、家具，因爲黨史會不需要這些擺設，這些事情應是在我進黨史會之前所發生的。

蔣公逝世後，民國 64 年到 68 年之間，由戴位珩先生專門負責管理維護中興賓館。他過去曾在賓館擔任過衛兵，因爲表現不錯，老先生過世後便留任他繼續管理中興賓館，甚至在黨史會搬進後，賓館的主建物與警衛、清潔工作仍由他負責管理，就連黨史會員工也不能隨便進出賓館主建築。

值得回憶的往事

我個人認為黨史會搬到陽明書屋後，利用陽明山優美環境舉辦學術活動是一件很特別、也是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事。第一，民國 73 年 10 月 10 日，黨史會在陽明書屋舉辦「反共學人座談會」，³這與一般的學術活動不同，特別集合海內外反共學者以及國內近代史學者，針對「反共」舉行學術研討會，這在國內還是第一次。這場座談會由黨史會、文工會、大陸工作會、青年救國團一起合辦。⁴

第二，民國 84 年為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政大歷史研究所、中研院近史所合辦學術研討會，會後邀請大陸學者來陽明書屋座談並安排參觀，這也是黨史會與大陸學者接觸的開始。

第三，大溪檔案移交國史館。大溪檔案即「總統府機要檔案」。民國 84 年某天，突然有兩位好朋友出現在中興賓館，他們過來之前並沒聯絡我，在中興賓館被我撞見後面有難色，言詞閃爍。當我從旁瞭解後得知，他們是奉總統府機要室的命令來整理大溪檔案，準備移送到國史館。整理時間共花了四個多月，他們兩人鎮守在那裡。隨後秘書長吳伯雄先生秉承李總統登輝的指示，便將大溪檔案移交國史館。

史料檔案運用與管理

大溪檔案屬於總統府機要室，非黨史會所有，機要室派兩位工友、兩位專人看管。黨史會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帶外賓進去參觀，當時連黨史會的人員也不可能看到裡面的檔案內容。就我所知曾經有人因為研究需要，透過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提供過資料，不過這也是由管理人員代為尋找資料，並沒有對外開放。我在寫抗戰初期與日本人地下活動的系列文章時，曾經「偷偷」看過大溪檔案。

黨史會在秦孝儀主委任內編了一大套《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共有七編、二十六冊，其資料來源基本上是以機要室檔案為主，如外交、戰後中國、軍事等編，而戰時建設編則是運用黨史會的抗戰史料完成。因為秦先生獲得蔣夫人與經國先生的同意可以保管使用，故黨史會對史料的使用是被容許的。以黨史會對檔案的重視程度，大溪檔案被一聲不響地運出去，真的非常可惜。

檔案資料的建立由日積月累而來，黨史會收藏最完備的檔案就是中常會紀

³ 座談會內容詳見胡有瑞著，〈反共學人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第 44 期（民國 73 年 12 月 31 日），頁 111-128。

⁴ 當時文工會主任為宋楚瑜、大陸工作會秘書長為蔣彥士、救國團主任為李鐘桂。

錄，中常會紀錄過去屬於秘書處管理，只要有開會紀錄，秘書處一定會送兩份資料到陽明書屋給黨史會保存，到現在仍然是這樣。有些資料因為沒有達到期滿三十年的標準而尚未整理、公開。早期很多資料都是油印製作。

「總裁批簽」是國民黨黨務文獻，通常是內部有重要的事情才會上簽到總裁或主席，所以這批檔案包括重要的簽呈與批示。總統只有以總裁或主席身份到黨部辦公時的文書資料才會存放在這裡，總統府的文書並不由黨史會保管，雖然當時黨國一體，但在文書處理上黨政還是分開的。

對「行館」的定義與歷史意義

有人將行館定義為類似過去皇帝的行宮，因此把蔣公從 1950 年到台灣落腳的地方都視為行館，包括高雄、大溪、角板山、日月潭。其實當初是利用現有的房舍讓蔣公休息或短暫居住，例如他到南部視察軍事演習，便住在高雄西子灣；早年到梨山便住在梨山賓館，但是梨山賓館同時也提供給民眾使用，或許只保留蔣公住過的房間；墾丁賓館現在只有他住過的房間被保留下來。同樣的，1911 年孫中山先生聽到辛亥起義消息時，住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館，該房間也被保留作為紀念。因此保留房間方便日後使用，在當時是可能的作法，但並沒有因此讓整個賓館禁止對外開放，況且這些地方他不可能常去，所以若不是經常使用的房舍應沒有達到「行館」的標準。

由榮民負責的農場現在因為走向多角化經營，才開放民眾參觀，但在早期並不對外開放，所以不能因為沒有開放便說是蔣公的專屬行館，他們只是在裡面興建一個比較像樣的房舍供他來視察時使用。因此西子灣不能算是行館，只是軍事視察時落腳的地方；角板山連守衛都沒有，只有當地人負責管理。

我認為因個人喜好而決定興建與獨享，並動用政府資源看管的房舍，才可以稱做行館。例如大溪，雖然大溪在興建時是為了當作反攻大陸的指揮中心，但他經常居住使用。而中興賓館確實因為他晚年喜歡住在陽明山而有意興建的，蔣孝勇先生曾說他們自己提供了部分資金，幫忙興建的單位則包括榮工處、總統府第三局、以及陽明山管理局。所以他晚年常使用的行館便是中興賓館，早期則為大溪賓館。

另外，探討行館必須針對行館興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意義說明，而不是藉用行館的歷史來說明蔣公過去生活的點滴、生活習慣或身體健康等等，這些與行館不相干，而易予人以行館之名污化歷史之感。例如梨山賓館與當時安置榮民及其就業問題有關；蔣公在西子灣賓館與軍事將領討論台灣安全；草山賓館則是來台之初的行政中樞所在地，甚至於李宗仁來台三天與蔣公在此會面，當時蔣公還把賓館禮讓給李宗仁使用，自己住到附近的空軍新生社。同時，許多接待外賓或外

交活動也在這裡進行，這些活動都有紀錄與照片為證，例如尼克森來台時，兩人便在這裡會面，因此草山賓館在國家外交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非僅是私人的避暑聖地。

之後因為蔣公復行視事，決定在台北市郊有一處固定住所，才有士林官邸的出現。然而，不論是草山賓館還是士林官邸，這些土地、房舍都屬於台糖，也都是利用已有的建築物再整修建造，並非全部自己規劃興建。

「風雲行館」影片內容並沒有詳細介紹當時的時空背景，如果導演能在影片中穿插歷史照片或畫面以還原歷史，不去刻意醜化或美化，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紀錄片。有關蔣公在上述這些地方活動的照片黨史會都有保存。

澄清外界的遐想

官邸是一個傳言很多的地方，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接近核心，其實不然，真正核心只有幾個人，翁元所談的內容有些也是他從別處聽來的，並不盡然是他親眼看到或親身經歷過。以前士林官邸內有三層守衛，每個人都是侍衛人員，裡面再細分清潔、製衣、換衣人員等等，如果說翁元瞭解一切，我想這是誇大其詞。蔣公晚年因為身體因素，身邊一定要有人服侍，翁元只有這部分的描述比較確實。官邸內只要一有什麼消息就會馬上傳開，就像現在的第一家庭一樣，有許多傳言外人不可能知道真假。

有關照片檔案目前僅有蔣經國部分整理目錄出版，其他僅有底片序號與簡單的照片說明，照片檔案以人物與事件作為分類標準，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資料。奇怪的是，所有照片檔案中找不到蔣公在中興賓館活動的照片，他在中興賓館有時候會召見將領，但是接待外賓的活動因為不是經常性的，自然比較少出現在中興賓館。更何況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活動、照相自然就減少很多，不然蔣公非常喜歡照相。

賓館裡面沒有溫泉設備，其實蔣公很喜歡溫泉，西安事變發生地的華清池以溫泉聞名，但不知道是受了夫人影響還是不喜歡硫磺等類的溫泉，到台灣後不常洗溫泉了。夫人因為患有蕁麻疹，硫磺對她的皮膚不好，所以早年她到美國念書時，母親很擔心她的身體健康，抗戰時期她訪問美國，自己隨身攜帶上好的絲綢床單、被單，卻被誤會為貪圖享受，其實都是因為皮膚病的關係。⁵

「風雲行館」影片中提到蔣公在西安事變時因慌亂而忘了帶上假牙，而且說

⁵ 據說宋美齡患有蕁麻疹與帶狀泡疹，當時因為沒有類固醇之類的藥物可治，醫生只判斷宋美齡對棉質過敏，所以攜帶絲綢床單自用。也有國外媒體指出，因為經常塗抹油性藥膏，絲綢床單比較不會黏身，也可避免沾污主人家的床單，所以作客時才攜帶自用床單。詳見林蔭庭著，《尋找世紀宋美齡——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旅程》，台北：天下遠見（2004），頁 106。

下篇：口述訪問紀錄

他不到五十歲就滿口假牙，有意誇大影射講多健康不良。其實蔣公在民國 26 年 4 月以後，才把真正的牙齒全部拔掉換成假牙，這是在西安事變之後的事。

陽明大學圖書館

七、陳立文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2004 年 8 月 6 日 10：00～12：00

地點：忠孝東路聯合報大樓 Starbucks

主訪：潘光哲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陳立文女士現任文化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80 年進入黨史會工作，長達 11 年都在陽明書屋，負責之工作包括編輯出版、接待外賓，以及解說介紹，對當時黨史會在「陽明書屋」的各種情況，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進入黨史會工作

我在 1980 年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因為很喜歡文史的工作，希望畢業後能進入史料研究的單位工作。家父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同學陳在俊先生，是黨史會的專任委員，那時候陳先生正在幫秦先生製作《大時代的故事》跟《蔣總統秘錄》，他是我進入黨史會最重要的機緣。

我在大學一畢業就進入黨史會工作，進去後才知道自己是最年輕的工作人員。那時黨史會才剛搬到陽明書屋不久，¹此後在黨史會的十一年期間都一直在這裡工作。我剛進去時黨史會裡正式的員工大概有 30 人左右，在民國 70 到 74 年最盛時期，最多有 43 位正式的員工，再加上將近十幾、二十個工讀生和臨時人員，上班需要兩部大型的交通車接送。民國 80 年以後盛況不再，我在 80 年 2 月離開黨史會，後來黨史會把陽明書屋整個交還給內政部的那段時間，我就沒有跟黨史會接觸了。

擔任過的職務

在黨史會十多年，我屬於第一室的工作人員，第一室包括呂芳上總幹事在內

¹ 民國六十八年黨史會將原本存放在南投「荔園」的史料，分五梯次運至陽明書屋保存。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大事記〉，<http://chungcheng.org.tw/html/tong-his.htm>。

共六個人，主要工作是負責編纂、出版、以及學者服務，所有來參觀、看資料、以及訪問的人，都是由第一室負責接待。

（一）編輯出版工作

編輯和出版業務是第一室最重的工作，記得我們曾經幫秦先生做過一次十年的回顧，這段時間我們平均每星期完成並出版一本書，十年加起來總共有五百二十六、七本，當然其中有些書像《現代史辭典》是邀請學者專家執筆，又如《革命文獻》基本上是整理資料。

我剛進去時的總幹事是呂芳上先生，他給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負責《中國現代史辭典》的編輯工作，那時候黨史會剛剛想開始進行這個工作，他首先要我看李守孔的《中國國民革命史》，要從這本書中找出所有相關詞目，總共列了四千多條條目，我在黨史會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花了四年時間處理《中國現代史辭典》，因為幾乎所有台灣研究現代史的學者都被邀請參與寫書，我跟學者間的關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變得熟悉。

（二）接待工作

第一室負責的另一項工作是學者的接待。記得在民國 69 到 71、72 年很少人來參觀，但是從民國 72、73 年開始，因為史料開放，黨史會也制訂了對外接待學者參閱資料的條件，對象包括各級地方黨部，另外還有大學部的學生，但是必須有學校或系上的推薦，研究生可以請指導老師或自己寫申請單，學者當然就更沒有問題。個人可以隨時來參閱史料，團體則要事先申請。那時候幾乎是由我一個人負責導覽，後來有高純淑小姐，再之後就是蔣京先生。我記得那時候平均一星期至少有兩、三次的導覽。

當時整個黨史會的資料分成幾類，一類叫做一般史料，放在當時陽明山的大忠館。除了這部分資料之外，比較珍貴的是組織檔案，包括最早的「環龍路檔案」、「前五部檔」、「中政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特別檔案」等等，²當時的學生都是來看一般檔案，研究生跟學者就會把重點放在組織檔案。另外還有公報、期刊跟雜誌，我記得公報和報紙存放在大智館和大仁館，期刊雜誌則在大孝館。我們接待的地點，最早是在史料典藏的館，後來有一段時間移到正館，即學生看資料的地方。比較值得說明的是接待國外來的學者，每年到了寒暑假就會有很多學者，像中村辰雄、艾愷（Guy Allito, University of Chicago），金德曼 Kinderman 等

² 黨史會所收藏史料的內容分為：一般史料、黨務會議記錄及組織專檔、特種檔案、圖書報刊及視聽資料、照片等五部分。參見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近代中國》，115 期（民 85 年 10 月），頁 196-213。

都曾多次來參閱資料，不過我不記得他們有調閱過「大溪檔案」。³

黨史會與「大溪檔案」

陽明書屋正館的地下室是總統府機要室辦公跟典藏機要檔案的地方。其實總統府機要檔案並不屬於黨史會，而是由總統府機要室負責，黨史會跟他們就像客卿、朋友的關係，他們至少有四個人在那裡工作。但是外界一直認為這份史料是黨史會的，其實據我瞭解黨史會與這批檔案沒有任何直屬關係，只是存放在陽明書屋，就連黨史會的人借史料也要填單子申請，等總統府批准。至於由誰批准，因為不是我們的職務範圍，我們也不知道。

我記得郭榮趙先生⁴曾經嚴厲批評黨史會，他的反應是為什麼有人看得到機要檔案他就看不到？其實黨史會真的非常冤枉，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能力可以控制誰能看或是誰不能看。雖然有些事情外面是道聽途說，但是以我們內部的人看起來，這些資料是公開的，整理好的部分是可以借閱的，當然還是要經過正式管道批准。對黨史會的同仁來說，儘管是黨史會的工作人員，也不能用個人的名義進去看資料，只有在編輯的時候才會去看那些機要檔案資料。我曾經陪同不少人進入史庫參觀，但是並沒有人因為這樣的關係看資料，就算有應當也都是總統府批准的，不經過黨史會。而且陽明書屋那麼大，如果是大人物，車子可以開進正館，直接從一樓下去「大溪檔案」存放的地下室，黨史會的人不會知道。我記得確實有看過這些資料的外國學者是韋慕庭(C. Martin Wilbur)，⁵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是直接由總統批准，那時檔案則是放在大溪慈湖。

黨史會在編輯相關史料書籍時經申請可以進入總統府機要室，透過目錄找尋所需要的資料，由機要室人員把史料調出來翻閱，拿出來的史料都是整卷裝訂成冊，例如我們在進行編纂《抗戰史料叢編》時，先看目錄有沒有我們需要的資料，如果有的話就整卷調出來。至於在整理出整卷資料之前是怎樣的情況，就不是黨史會或陽明書屋時期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工作人員眼中這些資料是蠻公開的，當然公開的程度是慢慢開放的，畢竟不能和現在比較。⁶

外界很多人說很多檔案在那裡被燒掉，這種事情我也沒證據說有或沒有，但

³ 「大溪檔案」為蔣中正總統一生的重要文件、文物，檔案數量高達二十九萬餘件，為紀錄中華民國史最重要的歷史檔案，深為國人及國內外學者專家所重視。一九九五年移轉國史館後，此檔案改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參見簡筌簧，〈「蔣中正總統檔案」的命名〉，http://www.drnh.gov.tw/c_edit/c_edit_04b.htm；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月），<http://140.109.8.45/sinorama/content/ChEnIm.asp?chptnumber=80117>。

⁴ 郭榮趙先生曾任中國醫藥學院的院長。

⁵ 有關韋慕庭與黨史會的關係，詳見張朋園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7），頁117-129。

⁶ 民國83年6月1日起，正式開放民國五十年以前的黨史史料及重要檔案。

是以編《抗戰史料叢編》的時候進去過史庫看過的情況而言，它們是整個裝訂成冊，我不覺得誰有能力可以燒掉其中某部份。不過確實在我們出版的史料中，若有認為「這一段不適合」，那份史料我們就不用。但若是說有人要把史料燒掉、撕掉，我個人認為不應當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黨史會在陽明書屋裡的文物展示

黨史會時期最主要的展覽都在正館。從大門進來兩邊有兩個迴廊，一邊是「建國」、一邊是「建黨」資料的展覽，再來有一個視聽室，然後是圖書中心，圖書中心裡面有些是蔣中正先生以前看過的書。進去以後正廳中間是總裁紀念堂，紀念堂一邊是總裁辦公室，是從舊的中央黨部辦公室搬過來的，包括他的辦公桌、椅子等等。另一邊則是蔣經國先生紀念堂，裡面有些他在大陸和來台後的資料。再上去二樓中間是總理紀念堂，兩旁一邊是總裁、一邊是總理的文物展示，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原件，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團體參觀完後，我們發現總裁辦公桌上的裁紙刀不見了，大吃一驚，幸好經過聯絡後把它拿了回來。

在二樓迴廊部分，一邊是先烈先賢文物展示廊，裡面所有東西都是原件，包括葉楚滄的文房四寶、溫生才的腳鐐、手銬，朱執信的破碎眼鏡、以及劉師復的血衣、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遺墨等等；還有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不過原件似乎在他家人手上。這些文物現在應該都還在黨史會，而且是屬於一般史料。很多來參觀的學者都喜歡看這些文物。迴廊的另一邊則是先烈先賢的墨跡，孫中山先生的衣服、手杖、刀都放在那裡，東西雖然不多但都很珍貴。這些文物到了一定的時候會做更換，但是並不是全部更換，更換的工作由負責典藏的第三室工作人員負責。

值得敬佩的長官

我在黨史會的直屬長官是呂芳上先生，然後是邵銘煌先生，在纂修期間，前後與吳伯卿先生、劉世昌先生、孫子和先生以及劉偉鵬先生都共事過。蔣永敬先生在我進去時已經離開會裡了，其他長官還包括李雲漢先生、陳鵬仁先生、和喬寶泰先生。

黨史會的大家長當然是秦先生，秦先生對願意跟他做事的人非常栽培，但我覺得他並不欣賞太在意當前的利益的年青人。我個人對秦先生非常欽佩，不管是公文的處理或是做事的原則，他都掌握得恰到好處。我們當年做事，只要秦先生一個命令下來，就要在時間限內完成，事情的進度絕不能拖。我舉個例子，民國

70年黨史會召開「建國史研討會」，那時候需要出版一些書籍，秦先生逼得非常緊，我們沒日沒夜趕工，到會期前大概只完成90%，剩下的10%實在趕不出來，秦先生只好同意等會議結束後完成，可是那些書卻整整等了兩年才出來。秦先生後來很感慨地說，當初應該要逼我們把全部的書完成。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受到秦先生的青睞。先前我跟秦先生完全不認識，當我進黨史會的第一天向他報到，當時他的秘書剛好懷孕，也不知道為什麼，秦先生跟秘書說等她生產的時候就讓我來代班，所以大約四個月後我就到秦先生辦公室代了兩個月的班。記得剛接事時曾處理錯一些事情，造成秦先生的不便。事後我一直覺得很愧疚，但是秦先生完全沒有責怪我，還對我說沒有關係，不知道可以慢慢學，而且交代他秘書說，因為我是新來的工作人員，凡事要向我說清楚，讓我深深體會到他賞罰分明、對下屬不枉不縱的氣度。

我記得秦先生要到故宮時，曾問過我願不願意去當秘書，由於當時我正在撰寫碩士論文，而論文所需資料都在黨史會，所以我跟秦先生說是否可以等到碩士論文寫完，他點頭答應了。秦先生去了故宮一些時候，有一次碰到秦先生，他說他要謝謝我，因為如果我答應他，他就不好意思不帶我過去，可是後來發現他不能帶人進去，因為只要他帶一個私人去，他就可能失去故宮所有人的心，由於他一個人都不帶，故宮所有的人就都是他的。這種老一輩無私無我的帶人哲學，讓我深受感動。我從他身上真的學到很多。他經常改公文，在黨史會裡公文一路由總幹事、秘書、副主任看過後，秦先生都還會改，改得非常好，令人佩服。他也非常敬業，例如黨史會出的每本書名，都由他親字題字，我們把書名給他，他就會用毛筆寫好，從不拖延，有人認為他好名，但我覺得那是由於他覺得那是他的責任。

秦先生頭腦非常清楚，甚至可以記得每一個下屬家裡有什麼人、有什麼樣的事，雖然很少刻意的找你詢問，但是只要一碰面就會很親切的問候，他對辦公室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我結婚時請秦先生擔任我的證婚人，婚禮中他親切地與我家人打招呼，此後任何時候他遇到我都會親切的問及我的家人與孩子。當我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常叫我「陳博士」，一直到現在見面時都一樣。他一直像長輩一樣的關懷我，我結婚、買房子時，秦先生還親自提筆揮毫寫字送我。其實我常自問秦先生與我非親非故，我也從不拍馬逢迎，但他對我的好真的讓我銘感五內。當然我也知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我的認知，但也許是我在工作的接觸上或是由於個性的關係，跟秦先生比較容易接近，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好長官。

另外，他自己承認他不治歷史，所以他很尊重史學界的人士，秦先生想要推廣的觀念是：「歷史要跟大眾結合、歷史要跟青年結合、歷史要跟教育結合、歷史要跟宣傳結合。」⁷這些觀念到今天看來真是真知卓見，不是讀歷史的人而有

⁷ 秦孝儀先生表示，陽明書屋把握的原則是——「歷史與學術結合」、「歷史與教育結合」、「歷史與大眾傳播結合」三個方向。參見王家鳳，〈陽明書屋·開門〉，《光華雜誌智慧藏》，（1983年1

這樣的觀念很難得。秦先生在位時和史學界的學者確實維持相當好的互動，不過那個時代跟現在非常不一樣。在當時仍存在相當的威權體制，在位的人推動起活動，學術界就全面動起來是很正常的，在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不同的解讀，但在當時應當可以說是水到渠成吧。

李雲漢先生是個讀書人、正人君子。我覺得老一輩的人有一種忠心的態度，比如說有些事情他對秦先生的決定不是很贊成，可是在我看來他從來不會很直接地反對，反而會慢慢跟秦先生溝通，秦先生也會再向他解釋。李先生一直擔任副主任委員，經過很久才扶正，有人說是秦先生戀棧黨史會的職位，我個人不便置喙，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黨史會在陽明書屋辦公，秦先生認為他對陽明書物中的一切有保管上的責任，所以堅持崗位。其實秦先生非常尊重李先生，秦先生說過他不是學歷史的，所以幾乎所有歷史文物的編輯、掌管都交給李先生。至於後來的幾位長官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色與專長，但由於我已到文化大學專任，僅屬偶而的接觸，所以就不是很熟悉了。

黨史會組織與同仁

我進入黨史會時，第一室成員包括呂芳上先生、邵銘煌先生、從英國回來的董國銘女士、我、以及林養志先生。林先生從東海歷史系畢業後就一直在黨史會工作，他對史料熟悉的程度不下於劉維開先生，但可能由於個性比較拘謹，所以他從來不對外，可是他真的非常認真。後來高純淑小姐接下董國銘的職位。第一室一直是當時黨史會資質最高、最完整的單位，因為我們全部負責編輯的工作，所以要求至少要大學畢業。我、邵先生、以及高小姐都是在黨史會工作時，又就近到文化大學研究所進修，這也是秦先生非常鼓勵的事，我們一星期有兩個半天可以請假去上課，別的機構很少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第二室最早是林泉先生主管，然後是詹明棧先生。第二室負責徵集和《近代中國》雜誌的出版，其他的成員包括蔣京先生、宋正儀小姐以及一位從總統府機要室轉過來的許兆瑞先生。由於一、二室辦公室相臨，工作性質又接近，我們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像蔣先生，雖然沒有接觸研究工作，但是他對歷史如數家珍，他負責剪報以及徵集所有的行狀，而他自己的家世也具有軍政背景，所以他對當代人物很熟悉。宋小姐是學藝術的，我們常笑稱她是黨史會最有氣質的女性，後來到故宮任職。

第三室負責史料的典藏，三室最早是由劉世昌先生兼主管，後來是劉偉鵬先生，工作人員包括林宗杰先生、陳麗霜小姐、以及幾位長期服務黨史會的老先生，其中一位是夏文俊先生，他從草屯、青潭跟著黨史會到陽明書屋，另一位則是向

正明先生。雖然他們純粹管理史料並不做研究，但對史料熟悉的程度絕不下於任何研究者。三室用了最多的工讀生跟臨時人員，負責保管、整理、搬運史料等工作。

第四室負責徵集和照片製作、展覽的影片複製等工作，由林泉先生主管負責，之下都是攝影、美術製作等的專業人員，其中有一位王銘石先生，他對史料照片的熟悉度真是無人可比，常被我們視為活字典。第五室負責展覽，最早是胡璞玉先生負責，後來才由劉維開主管。胡總幹事是位將軍，當時還有一位副主任許朗軒也是將軍出身，他們兩個人退休後，在黨史會懂軍史的人就很少了。由於國父紀念館跟中正紀念堂的展覽都由第五室負責，因此那時候第五室的辦公室設在中正紀念堂，不過大部份展出的東西都是複製品，原件都保藏在黨史會。

黨史會成員並沒有省籍的問題，構成份子雖然以外省籍為主，但是其實核心的份子包括呂芳上先生、邵銘煌先生、高純淑小姐、林宗杰先生、詹明棧先生都是客家人或本省人。早期可能是外省人掌握核心，但在我進去時，中生代成員都是本省人，在我的印象中我們從來不覺得有省籍問題。除此以外，我們也不像別人認為的都在為國民黨說話，也許由於大家多半都是學歷史的，又看多了史料，我們那時候常常開玩笑說，黨史會的人是「愛國甚於愛黨」、「愛史甚於愛國」，雖然身在黨史會，但我們自己覺得面對歷史時我們都很忠實都很客觀。

我們的待遇其實還不錯，以當時的情況應該比公務人員略好，我從黨史會到文化大學時，副教授的薪水就比編審少，可見外面的薪水還沒有黨部高，所以我想應該是比公務人員略好，但是到底有多少錢我自己從來不清楚。那個時候我覺得黨對自己的工作人員很好，但是到現在，它恐怕是越來越沒有能力了，不過一直到九十年時退休人員都還是有優惠，基本上還蠻照顧的。

在陽明山上的生活

我們到山上去，都是坐交通車上班，每天早上八點還是八點十五左右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出發，九點到山上，沿路經中山北路各個站，像公車一樣，但是是中央黨部的車子，其他的人不能上去，上去後一整天都在那裡。秦先生一個禮拜大概上去三、四天，但是副主任都會天天到，他們有自己的公務車，三個人共用一輛車，經常我們到的時候他們也已經到了。如果非下班時間要下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從正館走出去，約 15、20 分鐘才能走到陽金公路上搭台北到金山的公車，通常一小時左右才來一班車，所以除非真有要事才會有人想要離開。

有件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們除了辦公室之外還有研究室，一般是兩、三個人共同使用一間研究室，我剛去上班時每間研究室的門都是開著的，但是在股票狂飆的時期，就會發現大家開始關起門了，只要打開門就會發現他們正在研究

股票趨勢圖。然後一個接著一個開始買車，交通車上的人就越來越少了，以前人數多到要開兩輛交通車，到後來連一部交通車都坐不滿。我們採取簽到制度，一個禮拜才送到中央黨部一次，所以那些開車的人都九、十點才到山上。

有心要做研究的人在陽明書屋真的可以完全投入，李雲漢先生、蔣永敬先生、以及郭榮趙先生老一輩的人，或是中生代的呂芳上先生、劉維開先生等對史料都很熟悉，他們對黨史會到底有些什麼檔案，研究什麼題目要看什麼資料都非常清楚，這是他們的長處。我常覺得黨史會裡有一些真正管史料的人，包括期刊、報紙的管理人，他們只典藏整理史料自己卻不做研究，那真是入寶山空手而回。

在黨史會的生活沒事就會很閒，但是一忙起來在印刷廠或其他地方忙到通宵，也沒有加班費。雖然按照規定是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但是事實上還是以工作績效來要求。像我們第一室的工作量就很大，六個人在十年的時間完成五百二十多本書，還要接待學者、參觀，還開了好幾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哪有時間打混？記得在山上那段時間，因為我還沒結婚，再加上又喜歡那裡清幽的環境，所以經常住在山上，就在辦公室裡面打地鋪，午餐、晚餐會有廚師做飯，要不就吃泡麵、乾糧，晚上做起事來績效特別好，那時我們好幾個年輕的同事都喜歡留在山上開夜班，完全是自發自動沒有任何加班費的。廚師王彪先生，是個外省退伍軍人，就住在會裡，他做的菜很好吃。他個性很直，待人接物從來看他順不順眼，而不會因為你的職位有所不同，換言之他只對他欣賞的人熟絡，像他很佩服李雲漢先生，李先生喜歡吃饅頭，就每天替他準備，其他人如果也要吃饅頭，王先生可能會直接回說沒有。當時吃一頓飯好像三十五元左右，用包月的方式計算。

陽明書屋的環境真的很好，可是不適應的人還是不適應，像董國銘小姐就一直覺得山上很冷。印象中平均溫度山上比山下低六、七度，所以秋冬之際經常從山上穿著大衣下來，發現山下的人只穿襯衫。到了冬天就更冷了，我在那邊看過兩次下雪，一次是真的下在辦公室外面，一次是從七星山飄過來的。我們最怕冬天下雪或者春天花季的時候，因為會塞車，上山的交通很辛苦。我們同仁新買房子大都是選在士林，好像沒有人住在陽明山上。我和其他同仁在年輕的時候，常常約早上六點或六點半，在陽明山公園碰面，然後走小路爬山，那小路走到一個轉彎處會看見一整片的雲海，非常漂亮，之後洗個澡就去上班。也有人每天中午到陽明山公園散步健身。山上有許多生活樂趣，像每年到了春天我們就去摘梅子，自己做酒、做梅子醬；七月要做稞，做稞要用的草山上一大堆，我們就去摘、自己曬乾、磨粉、再處理。當然這些都是我們一些比較年輕的女同事喜歡的休閒活動，老一輩的人可是非常不以為然的。

在那裡比較麻煩的是對外交通，要走到中興路才有車，很不方便。衛兵跟我的關係都非常好，我們進出會配戴識別證，所以沒有問題，只是他們養了很多狗，我們經常要跟狗玩追逐遊戲。管制對我們沒有什麼不方便，中興路旁那些農戶也是進進出出的，只有遊客才不能進來，如果外面有人開車要轉進來會被憲兵擋

住。但是我們自己在裡面辦公就沒什麼感覺，也沒聽說過因為管制發生過什麼事，畢竟離我們辦公的地方太遠了，從裡面走到警衛那邊將近要二十分鐘，所以外面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知道。那時候有些抗議、抗爭的事情，我們那邊也沒有被影響到。只有每次經過中山樓的時候會交通堵塞，曾經有人向我們的交通車丟石頭，後來我們就把中央黨部的標誌拿掉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通常我們會從教師會館那條路上去，那天遠遠就看到很多人散漫的坐在中山樓門口聊天，突然之間有部車開過來，有人大叫記者來了、記者來了，然後全部的人趕快把白布條拉開，把陣仗擺好，開始請願抗議，場面煞是有趣。

我記得我第一次用英文導覽是民國 71 或 72 年時，平常導覽時我最怕的是李雲漢先生跟在旁邊，因為他對史料非常熟，英文也不錯。我記得我第一次用英文導覽時是因為沒有其他人才臨時叫我去，來參觀的是一對老夫婦，好像是美國某大學的退休校長。我結結巴巴的全部導覽完，然後向他說抱歉我的英文不流利，所以沒有辦法講得很好。那個校長跟我說，從此以後要千萬記得，不要在外國人面前跟他道歉說英文講得不好，應該是他們自己中文不好要道歉。他說語言是拿來溝通的，沒有什麼好不好。這次對我印象非常深，之後我就很敢講英文。

珍貴的歷史典藏

我非常希望這些史料能交給中研院處理，在呂芳上先生擔任近史所所長的時候我與他談過，但那時候我已經離開黨史會了。我覺得黨史會資料最好的出路就是交給近史所，才會真正受到重視，因為黨史會慢慢被縮編，而近史所現代史的研究在 80 年代都還非常盛。幾天前我碰到張力先生，張先生說他覺得現在近史所也不走現代史研究了，所以現在我懷疑移交給近史所是不是正確的作法。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立場，我可以理解他們總認為既然還可以待得下去，當然沒有必要移交給其他單位。可是站在學術研究立場，我是非常贊成移交給中研院，那裡真的是珍貴的歷史寶庫，如果能成立一個國家檔案館作為存放史料的地方就更好了。

史料的利用價值是無限的，但找尋史料的工夫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必須做地毯式的搜索，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尤其不要一開始就鎖定在某個會議或是某一個政治人物，把一般史料或是「組織性檔案」這些資料進行全面性的瞭解後，會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資訊。至少我從這之中得到許多超乎我預期的收穫。我舉個例子，我以前覺得「新生活運動」在當時根本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後來我在「國防檔」看到「新生活」卷，裡面記載包括如何成立全國一千六百多個縣的縣推行委員會，怎樣從春天的耕種運動、夏天的衛生運動、秋天的儲藏合作運動、冬天的救濟運動等去推動，讓各個縣的推行委員會構成地方上的行政力量。以前我們只聽說戰時怎麼做、平時怎麼做，事實上「新生活運動」是為了抗

日，日本的阿部信行就曾說過，「新生活運動」是造成中國抗日戰爭勝利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這在裡面都可以找到資料。

黨史會資料管理的最大問題是人力不足，我們員工人數最多的時候有 43 個正式人員，但是真正負責檔案管理的大概只有六到八人，他們再另外找工讀生幫忙，但是這些資料一定要編目、整理，可是他們不是專業，自然不放心讓他們處理，再加上早期上面確實擔心有些資料對蔣先生有傷害，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放著不動。因此早期資料目錄非常不清楚，後來才做卡片、開放，真開放的步驟是一步一步的，像早期開放《上海環黃龍路檔》⁸等，後來五部檔、中政會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紀錄，甚至特藏檔案等都一一開放了，後期黨史會還做了很多中央黨部各單位移過來的資料微捲，但我不清楚目前開放的情況。有時候不是黨史會不願意開放，而是實在沒有人力可以先做整理編目的工作，當然也就無法將史料開放。記得那時候還有些史庫的檔案被一包一包的捆放在那邊，不曾被打開，真的很可惜。

山上的趣聞軼事

在黨史會的記憶中，讓我印象非常深的有兩件事，一是經國先生的母親毛太夫人百歲誕辰時，經國先生在陽明書屋設靈堂，對外完全沒有公開。那是在我們下班以後的事，所以我也沒能看到他上山，但是大家都知道有布置靈堂的事。秦先生後來私下聊天時曾說，經國先生很可憐，為自己母親做冥誕卻不能對外公開。還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就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到陽明書屋參觀，⁹他們在那裡舉行一個小型的會議，會議我不能參加，但是由我負責導覽。他很客氣，問了很多問題，對史料很有興趣，這是所有參觀者裡面最高層級的人物。只要有學者到台灣來幾乎都會去參觀，但不一定會看資料，像金德曼、韋慕庭這些人，都曾經被黨史會接待過。

我們接待過最多的是日本人和美國人，因為秦先生常常不在，尤其是他接下故宮職務後，多半是由李雲漢先生負責接待工作。秦先生跟日本的關係非常好，但是李雲漢先生非常不喜歡日本人，有一次我跟李先生兩個人在等日本人進來參觀，那天日本人來得很晚，李先生就跟我說：「立文，你知道嗎？高麗棒子跟日本鬼子是我們山東人最討厭的，現在我卻還要在這邊等他們！」

由於我負責導覽和接待研究人員的工作，所以我的辦公室就在研究室旁邊，也就是正館的後廂房。但其他的同仁的辦公室都是在正館以外的各分館，也很少會到正館。陽明書屋管理上也是屬於老先生那時候留在賓館的老人家，記得有一

⁸ 《上海環黃龍路檔》內容為黨務組織相關資料。

⁹ 民國 75 年 6 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台，特別到「陽明書屋」參觀孫中山、蔣中正文物。

位戴位珩先生，聽他的口音應該是浙江人，是老先生那時候就留下來負責管理的人。他應該是從大陸時期就跟著老先生，因為有時候他會與我們聊起一些夫人的事情，例如老先生跟夫人在院子散步還手植梅花等等，講的多半都是好的一面。至於負面的部分，他只說過老先生脾氣很大，可是凡是被老先生罵過的，他事後一定會受到安撫、獎賞。還有大家都非常喜歡夫人，只要夫人在老先生就不會發脾氣。當時還有許多像戴先生那樣年紀的人，他們都是工友，年齡已經很大了，但似乎唯一跟蔣先生家族有關係就只有戴先生，其他老工友、老司機大概都是從中央黨部退下來的，他們不見得瞭解陽明書屋的事情。

我記得戴先生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好像是大勇館裡面有一條黃色的大蟒蛇，他說蔣先生在那時候那隻大蟒蛇一直盤在那裡不走，後來不知道怎麼蛇就不見了，這要問問戴先生。不過記得我們剛到山上的時候蛇很多，駐在那兒的衛兵都自己抓蛇、殺蛇來吃，那時候我也曾被邀請去吃蛇肉。我很喜歡蛇，所以不會感到害怕，唯一比較擔心的是森林那邊有很多竹子，裡面有竹葉青，戴先生對我們說沒事少走裡面，因為竹葉青是感受人的溫度，只要有溫度的東西進去牠就會衝下來咬住脖子，不像別的蛇是被踩到才會攻擊，只要小心一點就好，所以我們進去都要戴大斗笠擋住以防萬一。裡面還有一種很漂亮長尾巴的鳥，每年春天下蛋時期，只要有人經過就會飛下來咬人。我們帶人家參觀都盡量走外面的路不走裡面，只有熟人才會帶他們走裡面的小路，比較有趣。那邊也有很多涼亭，每一個涼亭都有故事，像是蔣先生喜歡坐在那邊看書或做些什麼事。如果要做成一個跟蔣先生生活有關的展示，也許可以規劃一個參觀路線，還原他當年生活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對陽明書屋開放後的期待

我希望陽明書屋的利用還是著重在歷史性，我在剛開放時去過一次，我不知道陽管處跟黨史會之間有什麼問題，因為裡面的資料非常少，陽管處想用蔣公行館的方式來表現，可是事實上那些資料的展現是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目標，以我們讀歷史的人來看是差很多的。另外我最喜歡正館後面的花園，那個花園是蔣公跟夫人兩人親手布置的，每一株梅花、丹桂都是，但是參觀路線沒有特別去說明這些東西，我想有可能是後來的人也不瞭解這些情況。再譬如說正館的樓上有兩間房間，我去參觀的時候他們也沒說明，其實那兩個房間是蔣先生跟夫人的臥房，右邊是蔣先生的，左邊是夫人的。中間還設了整片的窗簾，打開窗簾房間就可以整個連在一起，但是黨史會在那邊的時候把它關成總裁的文物展示室跟總理的文物展示室；夫人房間的後面有一個小房間，那是她的小廚房，因為夫人都很晚睡覺，爲了不吵醒蔣先生，她就在那裡做些小點心。其實這些是很好的歷史寫照，但是我去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說明，我覺得口述歷史可以提供一些線索，讓他

下篇：口述訪問紀錄

們去還原。不過我離開陽明書屋也有十幾年了，有些事有些東西也許要回到現場才會清晰的呈現，現在這樣憑空講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好，我想如果陽管處可以在陽明書屋開個座談會，邀請當時相關的人參加，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陽明書屋

八、董人維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年7月7日15：45～16：2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室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董人維先生於「陽明書屋」移交那段時間，在企畫課負責土地徵收業務，對「陽明書屋」的產權相當瞭解，並且在捐贈儀式過後實際從事佈展規劃等工作，以及擔任陽明書屋管理站第一任代理主任。董先生現任觀光課技士。

黨史會捐贈「陽明書屋」的緣由與動機

我的專長是地理和都市計畫這方面，在民國84、85年「陽明書屋」捐贈移交的那段時間，正好擔任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陽管處）企畫課技士的職務，負責土地徵收的業務。

因為當時台北市市長選舉剛結束，主政者換了人，「陽明書屋」既有的使用單位擔心會有政治動作，所以希望將書屋開放。¹由於黨史會有人力和角色定位的問題，不希望變成社會攻擊的標靶，因此特別針對市政府、陽明山國家公園等幾個單位進行評估，認為國家公園比較符合他們期望開放後所能扮演的角色，定位也比較適當、正確。²雖然我們內部得到黨史會有意願把中興賓館整個開放的訊息，但是我不曉得這樣的訊息當初陽管處是怎麼知道的。

那時候陽管處不希望有太多的管理單位，正在推動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事權統一，所以我們很願意接管文化資產。收到這個訊息之後，陽管處就開始著手評

¹ 國民黨黨務主管表示，國民黨最低的希望是能保留中興賓館為紀念館。夏珍，〈確有口頭捐贈未辦過戶〉，《中國時報》，（民國85年9月14日），第四版。

² 國民黨高層人士昨天在中常會後，先和林豐正研究相關法令問題，並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聯絡，瞭解「陽明書屋」所在地屬於國家公園遊憩區，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原先規劃的三號用地上，原本的用途設計即為「文物保存」用，國民黨如將陽明書屋捐出，即可符合「文物保存」的用途讓國家公園管理處利用。游其昌，〈陽明書屋產權爭議 隔空放話〉，《聯合報》，（民國85年9月12日），第十四版。

估相關問題，像是私有土地要徵收、公有土地要撥用等等，³把要待辦的事項一一列出，經過內部討論後，蔡佰祿處長也認為可行，再把整個案子簽呈給營建署，最後再報到內政部，由內政部決定要不要接受。⁴等到整個方向確定後，才開始跟黨史會做進一步的接觸、開會與協調。據瞭解，這種捐贈案在中國國民黨裡面本來應該是秘書長就可以決定了，但是卻被送到主席李登輝先生那裡核定，等於是總統批准。

「陽明書屋」的使用單位

當時的中興賓館是黨史會所在地，所以由黨史會與陽管處進行協調，陳鵬仁先生擔任黨史會的主委（陳主委現在在文化大學當系主任），還有兩個副主委——喬寶泰和樓文淵，而陽管處的對口是邵銘煌秘書。我們互相接觸後發現計畫很可行，於是開始積極進行後續的捐贈、土地徵收、以及相互協調的溝通。

「陽明書屋」的建築物和土地分屬不同的所有人。⁵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陽明書屋」由總統府三局負責所有的警衛和大溪檔案的調閱、借閱、管理，之後因為經國先生指示可由黨史會使用，所以是兩個單位共同使用「陽明書屋」。等到大溪檔案移出去後，憲兵駐衛也一併移走，才換黨史會負責處理。黨史會目前的成員都是後期才進去的，樓副主任從官邸出來，比較知道來龍去脈；早期從荔園搬過來時，只有秦院長比較熟，其他人都沒待太久。

釐清「陽明書屋」的產權

當初這些土地性質都很單純，因為這是日治時代日人撤退、光復以後的產權移轉，從日本山本碳礦株式會社手上拍賣接收過來，連同陽明山公園整個土地都移轉給礦業公司，所以才會出現礦業公司擁有和礦業沒有關係的土地。⁶蔣先生

³ 國家公園區域內實施國家公園計畫所需要之公有土地，得依法申請撥用。前項區域內私有土地，在不妨礙國家公園計畫原則下，准予保留作原有之使用。但為實施國家公園計畫需要私人土地時，得依法徵收。（國家公園法第9條）

⁴ 依照國家公園法規定，國家公園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國家公園法第3條）政府執行國家公園事業所需費用之分擔，經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後，由內政部呈請行政院核定。內政部得接受私人或團體為國家公園之發展所捐獻之財物及土地。（國家公園法第23條）

⁵ 地籍資料顯示土地屬於李氏家族，而建築物由當時的陽明山管理局負責籌措經費建造，據說經費來源包括台北市政府與台北縣政府多處，產權歸屬陽明山管理局，而不是國民黨的財產。方德琳，〈揭開蔣介石中興賓館神秘面紗——陽明書屋的黨產、私產與公產〉，《財訊月刊》，第185期（1995年5月），頁92-95。

⁶ 陽明書屋所在地的七公頃多土地，始終是李家所有，過去產權登記在海山煤礦名下，海山煤礦結束營業後就改登記在寶山建設公司名下。北縣訊，〈陽明書屋土地 瑞芳李家表態是正主〉，《中國時報》，（民國85年9月14日），第四版。

來台後成立了「陽明山管理局」，⁷陽明山上的地政及其他業務都由其主管，這是一個特別、獨立的行政單位，若想使用私人土地，就要求私人捐出，而公有土地便不問所屬單位而直接進行使用，造成日後黨史會跟私人土地業主李家（海山煤礦）之間的產權糾紛。⁸

不過雙方並沒有上法院，只是律師和律師在接洽的階段，協議土地要返還還是要買下，不還亦不買才會進入司法程序，但沒有涉及到直接的官司訴訟。根據猜測，國民黨評估「陽明書屋」以後可能會存在一些爭議性的話題，同時國家公園也是一個很好的生態保育及文化保存單位，所以內部開會決議不如早一點開放並與陽管處接洽，於是土地的紛爭解決與捐贈同時並進。⁹

國民黨的相關主管曾經表示，蔣孝勇先生曾經提及印象中看過李家把這塊土地捐出來興建官邸的文件，可是總統府裡的任何檔案都找不到這份文件，唯一找到的，只有李家捐贈陽明公園的同意書。¹⁰我想蔣孝勇先生的記憶應該不差，有可能是文件搞丟了，可是在法治時代必須有書面文件才算數，口說當然無憑。陽管處確定沒有捐贈資料後才開始辦理徵收，否則地上物雖然已經捐贈，但是土地屬於他人，將來在使用上會發生私權糾紛，那就很麻煩了。徵收就是公告現值加兩成，沒什麼市價，雙方同意就徵收，反之就不予辦理，如果雙方協議成功可以價購，可是我們希望用公權力、用徵收的方式來進行，對他們好，對我們也好。

陽管處和李儒將先生的寶山建設進行協調後，徵收計畫進行得很順利。就李家的態度而言，因為捐贈是上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也不太清楚那個部分已捐贈或未捐贈，有文字為憑的就承認捐贈，沒有文字為憑的部分，李家願意交由陽管處進行土地徵收，並沒有提出異議以及任何不合理的要求。雖然有些部分私人產權清楚可以收回，但是他們也沒辦法使用，因為這裡總是會有老先生使用過的東西，而且台北市政府之前為了要求黨史會不准使用公有土地而架起的圍籬，剛好就在大門進來的主要入口處，因此不方便把「陽明書屋」改建另做他用。¹¹

⁷ 陽明山管理局在民國 38 年 8 月 14 日成立，最早的名稱是「草山管理局」，民國 57 年 7 月陽明山管理局改為隸屬台北市政府、士林鎮改為士林區，至 63 年 1 月陽明山管理局裁撤，士林區直接改隸台北市政府。謝坤仁，〈士林興革記——回顧士林地方興革的軌跡〉，<http://www.sld.gov.tw/士林興革記/光復後士林行政.htm>。

⁸ 陽明書屋的土地糾紛源於民國 57 年，原本打算做為童軍露營的營地，但老總統也喜歡這塊地，於是陽明山管理局將露營區遷走，並蓋了中興賓館。詳見方德琳，〈揭開蔣介石中興賓館神秘面紗——陽明書屋的黨產、私產與公產〉，《財訊月刊》，第 185 期（1995 年 5 月），頁 92-95。

⁹ 國民黨曾經提出向李家租地，但是李家不肯，國民黨一度考量向李家購買，但衡量成本效益，就算以一坪兩萬的最低價購買都得要二億多元，最後決定撤出該地。夏珍，〈確有口頭捐贈 未辦過戶〉，《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9 月 14 日），第四版。

¹⁰ 根據寶山建設董事游永光（其父李建川）表示，52 年的光復節，李家為了慶祝蔣介石 77 歲生日，乃將他們陽明山公園附近的三公頃土地捐贈給蔣介石，不過後來蔣氏又送給了陽明公園。方德琳，〈揭開蔣介石中興賓館神秘面紗——陽明書屋的黨產、私產與公產〉，《財訊月刊》，第 185 期（1995 年 5 月），頁 92-95。

¹¹ 李儒將希望國民黨將兩幢建築捐出，供民眾做景觀據點。北縣訊，〈陽明書屋土地 瑞芳李家表態是正主〉，《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9 月 14 日），第四版。

至於公有土地部分，停機坪、梅園有部分是屬於建設局的，¹²因為中國國民黨是民間法人團體，市政府要求黨史會不准使用市政府的土地，所以黨史會在書屋區域裡架起了一道鐵絲網圍籬。¹³碰巧時值大選期間，所以黨史會以及所屬律師團認為，「陽明書屋」捐給政府機關規劃開放使用是最好的方式。案子進行的時候，陳水扁市長曾親自帶著公園處處長、工務局局長到現場，¹⁴市長的目的只是要讓「陽明書屋」開放，他認為國家公園所做的規劃確實是服務遊客，沒有黨派色彩，所以市長並沒有要求下屬機關一定要強制取回「陽明書屋」。¹⁵我們行文到台北市建設局後，建設局也同意撥用，大家都配合得很好，陽管處就順利的使用原本屬於市政府管有的土地。¹⁶

為「陽明書屋」開放做準備

整個土地面積包括賓館，即蔣公曾經使用到的部分，還有侍衛室，即智、仁、勇館、司機休息室、警衛人員待命室等等都一併徵收。徵收完後，黨史會將建築物裡面的家具、裝飾品、複製的文物等等，也全數捐出。¹⁷

¹² 市府地政處人員曾經赴現場鑑界，發現中興賓館所在土地，沒有市有地，全是在民國 52 年捐贈土地的李建興家族所有，但史料館及辦公廳舍，有部分佔用市有地，權屬公園處，而陽明書屋範圍內的道路及花園，也佔用到養工處及建設局的地。秦富珍，〈追討市產 阿扁今勘陽明書屋〉，《聯合晚報》，（民國 86 年 4 月 22 日），第十八版。

¹³ 建設局視察楊江泉指出，陽明書屋範圍內的市有土地有近二萬平方公尺，分屬建設局、財政局、公園處所有，部分房舍有明顯的佔用行為者，面積僅有一千多平方公尺，部分雖然沒有在上面蓋房子，但國民黨長期以鐵門、高聳的圍牆阻絕外人進入，也形同佔用。林淑玲，〈陽明書屋占用市有土地二萬平方公尺〉，《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版。

¹⁴ 陳水扁首先在陽明書屋占用市有地的大義館詳閱地籍圖，並詢問地政處長許仁舉土地標示的「三七一之四地號」的範圍及面積，由於經管單位屬建設局，視察楊江泉說明鑑界後，佔用物為崗哨及私設道路，陳水扁即前往現場實地勘查，市有土地及私有地的分界。高鴻飛，〈收回陽明書屋 待評估〉，《聯合報》，（民國 86 年 4 月 23 日），第十四版。

¹⁵ 由於陽明書屋所在地是在國家公園範圍內，就算市政府收回市有地，也無法做大型的改建或開發，因此市府政策是傾向協調私人捐贈土地給市府，市府保留地上建物，重新規劃，開放給民眾參觀。秦富珍，〈追討市產 阿扁今勘陽明書屋〉，《聯合晚報》，（民國 86 年 4 月 22 日），第十八版。

¹⁶ 建設局表示，兩年前市府開始追討位於陽明書屋範圍內的市有土地，並不惜與當時使用書屋的國民黨對簿公堂；國民黨經內部討論後不久即將陽明書屋捐給內政部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使用，並於去年開放供民眾參觀。陽管處最近即行文市府要求撥地，並於七月廿四日向市府提出「撥用計畫書」，建設局也據此開始辦理會勘中，因此引發外界好奇，不明白市府從追討到準備撥用的過程中，其中是否有奇妙之處？建設局承辦官員楊江泉表示，此案純為就事論事，之前興訟是因市有地遭人民團體的國民黨占用；現在使用單位是陽管處，雖然法規沒有強制一定要撥用，但大家同為公家機關，也就不分彼此了。王一中，〈陽明書屋易主 市府奉送陽管處〉，《聯合報》，（民國 87 年 9 月 1 日），第十七版。

¹⁷ 民國 86 年 9 月 26 日中國國民黨將陽明書屋各建物及管理權，捐贈內政部轉交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參見 <http://www.ymsnp.gov.tw/html/chi/topic/ymbook/history02.htm>。中國國民黨昨天上午由副秘書長簡漢生代表捐贈陽明書屋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內政部常務次長黃守高代表內政部營建處接收，並點交捐贈的中興賓館、大孝館及森林公園、大忠館等地上建築物。其中完整收藏中國國民黨、中國近代史等三百多萬件史料、國父墨寶及先總統蔣公伉儷的日常起居用品，

接管後陽管處隨即動手整理環境，準備佈展的前置作業。之前黨史會將「陽明書屋」佈置成中國國民黨黨史解說場所，但是陽管處想要展示的是蔣先生生活居家這方面的資料；另外，陽管處希望留下有關中華民國史料的部分。¹⁸經過協調後，黨史會把黨史資料移出，留下與中華民國史有關的部分，這當然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有重疊。所以現在在「陽明書屋」看到的，就是老先生與夫人生活起居的資料及中華民國史料，至於放在正廳的孫中山先生的照片，因為那兩幅畫蠻有特色的，所以我們要求留下，可是館內與孫中山先生有關的資料其實很少。

大家在接管的時候開誠佈公談到未來方向，陽管處主動要求的事項，黨史會都予以配合並給予建議，相關人員跟陽管處接觸時都很客氣，謝謝陽管處解決問題，一切的接管工作順利完滿達成後，黨史會人員也就按照時序撤離。現在裡面展示的圖片都是黨史會負責規劃、提供、複製、並懸掛上去，整個佈展的部分，我和黃曉翠小姐、楊小姐、以及黨史會的文先生一起處理，文先生在黨史會裡負責總務、行政的工作。

「陽明書屋」——人文、知性、休閒遊憩新景點

佈展的準備時間大概花了半年，但是並沒有立即全面開放，還需要時間籌設管理站。陽管處將資料上報給營建署再轉到行政院，在人事行政局同意並撥下員額後，「陽明書屋管理站」才正式成立。我是成立管理站後的第一任代理主任，因為主任必須由「技正」兼任，而我那時候還是「技士」，只是對「陽明書屋」的業務比較熟稔，所以暫代主任。我在管理站的時間大概有一年多，但是在書屋整個開放以及建立解說制度之後，就被調離到觀光遊憩課，對很多「陽明書屋」的事情已經沒有印象了。之後呂理昌呂課長、¹⁹羅淑英、李青峰陸續接下主任職務，其中呂課長對人文歷史、耆老特別感興趣，曾經訪問過竹子湖、陽明公園附近居民對蔣公的印象等事。

管理站成立一段時間以後，因為必須配合佈展完成工作，「陽明書屋」才能正式全面開放，²⁰不過，外圍的中興路在當時台北市政府與議員的要求下，提前

相當具歷史意義。張嘉倫，〈珍藏中國現代史料〉，《民生報》，（民國 86 年 9 月 27 日），第十七版。

¹⁸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蔡佰祿表示，未來保存的重點，將延續以往的保存、展示工作，以國父、先總統蔣公及故總統蔣經國先生等三位歷史偉人的史料與開國初年近代史解說教育為中心，比照「士林官邸」，開放給全國民眾參觀，瞻仰三位偉人創立及建設民國的艱辛過程。邱慧君，〈陽明書屋揭開面紗走向民眾〉，《中央日報》，<http://www.cdn.com.tw/daily/1997/09/27/text/860927ah.htm>。

¹⁹ 呂理昌先生現為小油坑管理站的站主任。

²⁰ 於 87 年 6 月 27 日起正式對外開放，並採精緻導覽方式由專人解說，並於民國 89 年 9 月 11 日啓用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3-5.asp>。陽明書屋占地十五公頃，共有九棟建築、兩大庭院，第一階段開放的「中興賓館」，一樓保有蔣公昔時接待外賓及政要的會客廳、辦公室及書房，二樓為蔣公及夫人的起居室及史蹟、史料展館。二樓視野開放，可清楚

開放通行。雖然如此，中興路的開放仍然有階段性的作法，在大溪檔案還沒有移出去時，只有上班時間開放，等到大溪檔案移到國史館、憲兵也撤除後，中興路才全線開放。²¹我在民國 79 年來的時候還不能隨便進去，需要有通行證或是洽公的方式申請，就像現在進去中山樓一樣，要事先接洽才能進去。另外，由於黨史會比較偏重他們自己的立場製作展示，因此在展示文字部分，不免有神話、傳奇之類的感覺。但是我們一致認為國家公園是屬於全民的，要把真實的東西呈現出來，不偏不倚、不褒不貶，這才是陽管處的方向。所以陽管處在解說方式上採取中立立場，沒有完全依照展示文字說明，一般遊客不管是藍的、綠的、或是無黨的，反應都很好。

因為環境真的不錯，很多人都進來看過。早期中興賓館有身份的管制，必須具有革命實踐研究院班別的身份才能進來，當時僅有俞國華院長可以在裡面走動，其他的將軍若沒有要事也進不去，所以等到「陽明書屋」一開放，就有很多官員、將領來參觀。像蔣仲苓部長曾經率領國防部的所屬單位來書屋參觀，將領、眷屬加起來總共八百多人。蕭萬長也帶著夫人或是自己過來走走，那時是他當行政院長、「陽明書屋」剛開放沒多久，他覺得環境很好，在專人陪同解說後，休息一下就離開了。江丙坤在當經建會主委的時候也來過，他有自己的看法，也建議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另外有些人也許因為以前來過，現在想看看「陽明書屋」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外面有很多關於「陽明書屋」的傳聞，我覺得都是假的，例如誰曾經回來、有聲音、有腳印呀，在「陽明書屋」還在整理的階段，我曾為了等同仁和工人們都離開了才能關門，常常留到晚上七、八點，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也沒看到發生什麼事啊！

眺望基隆河、淡水河、紗帽山及園區內的梅園。羅建怡，〈陽明書屋輕揭神秘面紗〉，《聯合報》，（民國 87 年 6 月 27 日），第三十八版。

²¹ 根據黨史會秘書邵銘煌表示，外界以為便衣憲兵駐守黨史會，其實是保護總統府的「大溪檔案」，絕無公私不分的事實。方德琳，〈揭開蔣介石中興賓館神秘面紗——陽明書屋的黨產、私產與公產〉，《財訊月刊》，第 185 期（1995 年 5 月），頁 92-95。

九、呂理昌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年7月22日11:30~12:30

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室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呂理昌先生曾任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陽明書屋主任、解說教育課長、以及保育研究課長，並任教於永和社區大學。呂先生在森林保育方面有相當的學養與經驗，由於對人文史蹟的熱忱，在擔任陽明書屋主任時期，便走訪多位當地居民，以期得到更豐富的地景變遷資訊。呂先生現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小油坑管理站主任。

求學時代對自然的觀察

我是在桃園八德農家出生，算是在鄉下長大的小孩，念國中的時候就要到廟埕賣菜，凌晨五點多就要起床拔菜、運送，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研究所。民國58年左右因為伐木活動最旺盛，森林系變成丙組的第一志願，所以大家都希望選讀森林系。我在民國62年進入台大森林系，66年進研究所，68年研究所畢業。因為台大森林系要到溪頭實習、接觸山林，因此我對台灣的森林、土地很熟悉。

我的碩士論文以海邊的防風林為研究對象。過去因為戒嚴，禁止人民進入海防區，因此許多自然生態得以保留下來。然而桃園地區卻因為某種不明原因，使得防風的木麻黃全部枯死，所以我試著研究並分析該地區的環境因子，想知道這現象是鹽分、海水污染、或是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研究所畢業後當兵兩年，70年回學校當了兩年臨時助理，這時候的研究主題比較偏向動物方面，例如：松鼠、生態、跟相關的水土保持，我擔任助理的時候和郭寶章教授¹研究柳杉，²因為當

¹ 郭寶章教授是日本九州大學農學博士，於民國36年7月間來臺任職臺灣省林產管理局，37年1月應聘到台大森林系任助教，現任台大森林系名譽教授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樹木諮詢委員。

² 1895年日本據台，準備在台灣推廣日本扁柏和柳杉，1891年（民前10年）日本土倉株式會社（伐木業者）於是從日本引進柳杉在烏來龜山一帶栽植，但種植失敗。明治43年（1909年）西川末三引進吉野柳杉來台播種，2年後（1911年）正式栽植，種植了十年之後，日本東京帝國

時很多柳杉被松鼠咬死，我們進行全台灣的調查試圖想找出原因；另外，也研究柳杉生長環境的優劣，所以全台灣的山林，像太平山、棲蘭山等等，我都實際勘查過。

再過兩年，我便到台灣省農林廳林業試驗所當助理，地點在現在的植物園那裡，現在則隸屬農委會。這裡的研究範圍更廣大，因為試驗所分所很多，福山、太麻里、蓮花池等等地方都有，我的職務屬於植物園總部這邊，幫忙教授進行土壤分析。因為這個機會，我可以看到各個分所的情形、知道實際的情況、以及瞭解樹木與現場的問題，對台灣這塊土地的山林有進一步的瞭解。由於教授常接林務局的計畫，所以我也跟林務局接觸過，聽說很多官方的內幕，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與規劃解說制度

民國 73 年墾丁國家公園成立，這主要是蔣經國的關係，³另外，聽說因為對岸成立了一個熊貓保護區，發展熊貓外交，世界各國的人都去看，有人認為我們中華民國比他們還文明，竟然沒有保護區？國家公園的設立才又再一次被提出來，其實早在民國 61 年國家公園法就通過了，⁴可是一直沒有實施。民國 74 年玉山國家公園緊接著成立，這其中以張隆盛和費驊先生貢獻最大。因為費驊是政務委員，⁵有影響力，會影響到院長以上的層級，才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成

大學教授吉田正男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其生長的高度、直徑竟比日本原產地高出二倍以上，這個成功的經驗，促使台灣演習林、阿里山等地陸續種植柳杉。參見李根政著，〈從黑心柳杉看台灣的林業〉，<http://news.e-info.org.tw/against/2002/ag02032201.htm>。

³ 66 年 9 月 1 日，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南下墾丁視察，看到當地風光明媚，卻有中國文化城所築的一道紅磚牆，在整個墾丁景觀當中極為顯眼而不協調，經國先生於聽取「臺灣省東線鐵路拓寬及南迴鐵路規劃簡報」時指示：「從事建設應顧及天然資源與生態之保護，從恆春到墾丁鵝鑾鼻這一地區可依國家公園法規劃為國家公園，以維護該區域內優美之自然景觀」。據此，「推動國家公園規劃工作小組」，乃捨太魯閣而優先規劃墾丁，自此墾丁國家公園之名才開始出現於國家公園的歷史之中。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2-3.asp>。

⁴ 民國 55 年歲末，當時的世界國家公園委員會主席哈羅亞應外交部之邀來華訪問，建議我國政府應儘速完成國家公園之立法工作。經一年多的研商，於民國 58 年 2 月完成草案，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該案經行政院觀光政策審議小組審議，並由費驊先生召集相關機關及有關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再度予以審查，經重新整理後於 59 年 3 月經行政院討論決議：「修正通過報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民國 59 年 9 月至民國 60 年 7 月，先後由內政司法聯席會共舉行 12 次的會議，原草案共 31 條，經審查後刪除 1 條，另增加 2 條，並將全案修正為 30 條，於民國 61 年 5 月完成三讀，是年 6 月 13 日公布，國家公園法於焉誕生。立法院並決議責成行政院由內政部擬訂施行細則，並籌劃設立國家公園。當時並選定太魯閣國家公園為預訂之第一處國家公園。惟因自然保育之觀念未根植及政府機關未積極展開各項工作，因此國家公園法之公布並未接著成立國家公園。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2-3.asp>。

⁵ 費驊於行政院政務委員任內，大力協助推動國家公園規劃與設置，1980 年內政部修改組織法時，主張將營建司改制為營建署，獲得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鼎力支持，並參與相關規劃工作，加速國家公園的推動工作。1982 年 9 月 1 日墾丁國家公園正式設立，爾後繼續積極協助推動玉山、陽明山及太魯閣三座國家公園。參見高琇瑩整理，〈台灣國家公園的先驅——費驊先生的事

立這麼多的國家公園。現在國家公園是營建署管轄單位，70 年營建司改為營建署，⁶張隆盛那時候是營建署署長，他跟上面的關係不錯，當初提議成立玉山國家公園的時候遭到很多反對，張隆盛帶費驊到八通關草原去看，⁷發現那裏的漂亮景觀應該受到保護，所以張隆盛是玉山國家公園成立的重要推手。⁸我後來到玉山國家公園服務，爬過五、六十趟的山，其他國家公園也常去，因為要交流。

玉山國家公園一成立我馬上過去服務，4 月 10 日先在台北成立管理處，6 月再移到水里成立總部，隨後開始進行調查。那時有很多學者，包括研究野生動物、兩棲類、地質、植物、以及人文的學者，都在這邊作調查研究，因為這地方從日治時期以後就沒有詳細調查過。我以前所學的只是樹木的知識，對裡面的生態環境並不清楚，由於好奇，再加上我在鄉下長大，對大自然很感興趣，於是就跟著學者們調查、拍照，現在看以前的紀錄，我在那裏的前四年，每個月平均有十多天在山上。光是玉山我就拍了八萬張的幻燈片，把一千多種植物的開花週期做成紀錄並且拍照存檔，寫了一本《玉山花草》。

在玉山國家公園服務的時候，我被安排在解說教育課，課長是陳玉峰，⁹因為安排解說的內容與制度是我的任務，所以我在當時建立了國家公園的義工體制，暑假期間邀請大專生過來參與訓練。不過在訓練別人之前，自己本身也要學，另一個動機在於覺得台灣的山河真的很漂亮，所以這二十年來每天一出門就會拍照。而解說除了讓人體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的畫面外，其他如開路造林或是捕抓野生動物、人文史蹟資料等資訊我們也需要瞭解，於是邀請劉益昌先生¹⁰進行對東埔地區的考古調查研究，並訪問一些早期推展國家公園保育的重要人物，例如馬以工女士，¹¹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收集資料。

蹟》，<http://www.taroko.gov.tw/VIRTUALPARK/builder.html>。

⁶ 因循國內政經情勢之變遷，迭經三十七年七月始設營建司，三十八年精簡機構併歸地政司及六十一年十一月恢復營建司建制等歷程，內政部復於六十九年修正組織法，將原營建司擴編為營建署，並於七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布實施「內政部營建署組織條例」，營建署遂於同年三月二日正式改制成立。參見http://www.cpami.gov.tw/about/a2_1.php。

⁷ 1982 年 4 月為瞭解新中橫公路的玉山玉里段對玉山地區的影響，費驊以 70 歲高齡登上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的八通關草原進行實地勘察；此行中止新中橫公路穿越玉山山脈的計畫。參見<http://www.taroko.gov.tw/VIRTUALPARK/builder.html>。

⁸ 張隆盛任內完成四座國家公園，所佔的面積大約是台灣陸地的百分之八點五。詳見呂芳上等訪問，謝彩秀等紀錄，〈張隆盛先生訪問紀錄〉，《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 74(民 89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13。

⁹ 陳玉峰教授曾任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技士、技正(1984~1985)、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保育暨解說課長(1985~1989)，1998 年入選天下雜誌 200 期台灣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人物 200 位，現任私立靜宜大學專任教授及私立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陳玉峰教授長期專業研究台灣山林植物生態與分類，已累積二十餘年經驗，並積極從事生態保育運動與教育、社運、政治運動，另外在自然寫作、生態攝影、社教演講等方面，亦頗負盛名。著有《台灣植被誌》等書。參見<http://eeweb.gcc.ntu.edu.tw/LIFE/LIFEIMAGE/HAND/ART/ART.TOP.HTM>。

¹⁰ 劉益昌先生 1983 年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考古學門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台灣考古學、台灣史前史、遺址形成研究等。參見http://www.sinica.edu.tw/~yuanpei/archaeo_chief.htm。

¹¹ 馬以工女士投身環保運動相當早，早年在營建署擔任科長，負責國內國家公園籌畫工作，70

研究、維護、搶救玉山生態

由於早期濫砍濫伐太頻繁，造成土石流並且嚴重影響原住民的生活環境，當時就認為林業及森林砍伐利用之歷史變遷資料確實需要整理，可是林務單位對很多文獻及檔案卻不易取得，陳玉峰課長當時曾想辦法來研究。我在玉山國家公園跟他一起研究了四、五年的森林生態，他對基礎調查很執著，再加上我們都有實際勘查的經驗，他在報告或書中提到的台灣環境負面資訊，我都很清楚。遺憾的是，雖然我們是科班出身的，但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因為檜木值錢，學校就教你怎麼調查這片檜木林，怎麼砍檜木、怎麼運送、怎麼賣好價錢。可是基本生態、造林方法卻都是國外的資料，沒有台灣的資料，這就是因為沒有做研究！沒有研究，自然不清楚對這些行為對動植物生態的影響。

嚴格來說，台灣的野生動物調查在那個時候根本就還沒開始，因為台灣一直注重如何發展經濟，中研院、台大早期的報告一定都是注重經濟物種研究，可是一提到本土生態的調查就告訴你沒經費，基礎研究從政治上就被抹殺了。所以本土生態——尤其是高山，中、高海拔更不用說——整個森林生態體系長得怎麼樣、裡面有些什麼物種很少知道。還有，台大實驗林¹²、中興林場¹³、台大森林系等，早期官員的任命常受政治左右，他們對台灣山林的認識基礎不深，有時林班砍伐又牽扯到許多弊案或是利益糾葛，而且這些單位的重要幹部，有些關係黨務系統，因為有政黨的這層關係，所以一切行為都是為了執行政策，完成上面指定的樹木砍伐量，用來增加國庫收入，結果整個台灣的山林就產生許多問題。今天這些土石流問題，絕對不是今天才造成的，是長期不當的開發、利用、砍伐，其中牽涉到很多政治糾葛因素，這段歷史要趕快進行訪問。像陳玉峰先生也很清楚，為什麼他最後選擇離開國家公園？因為他看到了另外一面。我想這些林業單位的官員、教授都很清楚，當初濫砍濫伐的原因直至法令規定原始森林不能砍伐前都還存在，已經形成一種集團式的行為。

國家公園成立的前一天，林務局還嘗試著把檜木運出來，因為只要國家公園一成立他們就無法處理，¹⁴當時他們闢的林道一直到八通關、玉山，又深入到秀

年代初期離開營建署，轉入學界及文化界，開始關心社會運動，創辦經營《大自然》雜誌，現任監察委員。參見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199901/88011401.htm。

¹² 台大實驗林位於臺灣省南投縣境內，位於台灣本島中心地區，地跨南投縣之鹿谷、水里、信義三鄉，南起玉山，北至濁水溪，東鄰陳有蘭溪，西迄嶺頭山山嶺，南北長約 37 公里，東西寬自 6 至 14 公里不等，面積三萬二千餘公頃，共分為 42 個林班，分別設有溪頭、清水溝、水里、內茅埔、和社與對高岳六個營林區管理。參見<http://ccms.ntu.edu.tw/~exfo/921.html>。

¹³ 中興林場是國立中興大學的實驗林場，位於新化鎮礁坑里口埤，為一丘陵地形，屬低海拔淺山區內，林場內有五六十年之熱帶半原始林，如桃花心木，台灣樺木及柚木林等林相保存相當完整，植物種類約有四百種，包含很多標本樹。參見<http://www.jsiles.tnc.edu.tw/~jsteam/hsin/word032/word032A/environ/foresthtm.htm>。

¹⁴ 根據「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第七條規定，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及風景特定區內保護區以外之分區，其擇伐或天然更新之伐採率，應在該伐區總蓄積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下。這些範圍內應禁止伐採的地區包括：一、主要溪流兩岸水平距離五十公

姑巒山，即中央山脈的最高峰，再往馬博拉斯進去，整個林道總共七十多公里，高達海拔兩千七、兩千八的高度！有的連海拔三千公尺高的樹木也砍，實在是太過份了！而且一般作業要拉索道運送木材，可是包商只求儘快送下山，根本不會在意環境的保護，所以將秀姑巒山的鐵杉直接拖到山下，結果整個地表被破壞殆盡，原本景色非常漂亮的深潭、峽谷也都毀了。今天的水土保持問題，雖然新中橫是主要的因素，但是早期的濫砍濫伐也是影響因素之一，這些狀況我們都曾經到現場看過，有圖為證。

另外，早期中央山脈是野生動物的墳場，每一條溪流都有獸夾，玉山國家公園成立的第二年，我們就清除了數千個獸夾。有一次八通關山、秀姑巒山的溪谷、峽谷裡，就有一、兩百頭的野生動物，包括山羊、山羌、黑熊、老鷹、帝雉、藍腹鵲等等！原來是獵人肚子痛，兩個禮拜沒去收網，所以整個溪流谷地都佈滿了動物的屍體。那時野生動物保護法還沒成立，¹⁵雖然山區不能隨意進入，但少有人去理會，因為山產店流行吃野味，有需求就有供給，山產店、獵人和警察勾結的事情自然就有。爲了把這些動物拿給山產店，獵人要背著這些動物到水里，大概一個禮拜一次，所以必須先把內臟拿掉再晾乾，有時候山屋前整排都是正在曝曬的動物屍體！台灣整個生態原本擁有世界一流的野生動植物，有些還是世界的特有種、數一數二的，怎麼會變成這樣？台灣梅花鹿早就絕種了，當時我們評估台灣水鹿大概也只剩下兩百隻，¹⁶因為那些鹿一隻價值幾十萬元，獵人看到幾十萬的目標在山上跳來跳去，也要想辦法拿下來。還好國家公園成立以後才漸改善。

玉山國家公園涵蓋嘉義、高雄、南投、台東、花蓮，有十萬多公頃，整個中央及玉山山脈的最高點、也是濁水溪、荖濃溪、秀姑巒溪、高屏溪的上游，屬於玉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台灣幾乎有一半的流域範圍在玉山國家公園裡面。其中的原住民有 90% 是布農族，分佈在南投、東部，當然也一些曹族和其他的原住民。¹⁷在玉山時，因為有很多同事是布農族人，而我們爬山的時候也常請原住民朋友開道，他們會告訴我們部落的故事及相關的習俗，因此我覺得南島語族聚落的文化非常有趣，便開始關心人文、注意台灣原住民的問題。

重視陽明山的人文史蹟

尺範圍內之地區。二、海拔高度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地區。三、坡度在三十五度以上地區。參見 http://www.exfo.ntu.edu.tw/law_04.html。

¹⁵ 「野生動物保育法」於民國 78 年制訂，83 年公布。

¹⁶ 台灣水鹿是台灣產最大型草食性動物，頭軀幹長約 178 公分，尾長約 15 公分，雄鹿肩高可達 1.2 公尺，雌鹿稍小約 80 公分；分布於海拔 1,500 公尺以上之原始森林中，中央山脈區及花東山區較多。參見 <http://w3.loxa.edu.tw/s915221/3.htm>。

¹⁷ 鄒族及布農族是目前居住在玉山國家公園及其周圍區域的原住民。鄒族因人口稀少，部落又經日人強迫遷移，加上與布農族混居，使其編籃、結網、織布、竹器製造等傳統文化已式微或完全失傳。參見 http://wh.cca.gov.tw/tc/tw/tw_info.asp?twwh_id=8&twwh_info_id=45。

陽明山自民國 34 年開始成立草山管理局，38 年以後改稱陽明山，草山管理局便改名為陽明山管理局，66 年解編後陽明山管理局改隸台北市，閒置房舍則由台北市政府管理。陽管處¹⁸成立以後向台北市政府要求把它暫時作為辦公室使用，直到新大樓蓋好後再搬離，¹⁹現在的辦公地點是 78 年才完工。

之前陽明山經過評估後，很多學者對成立國家公園持反對態度，因為這裡已經被破壞成「草山」了。²⁰後來可以順利成立可能是政治因素，因為何應欽將軍認為陽明山環境優美，堅持要成立國家公園。²¹國外或是日治時代的大屯國立公園等，很多都是民間保育團體推動的，而台灣是因為某種因緣、偶然因素才成立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代表世界級景觀的太魯閣峽谷更應該成立，²²然後雪霸、金門紛紛成立國家公園。²³解嚴後的民主時代反而更難成立國家公園，蘭嶼無疾而終，馬告、能丹都沒辦法成立國家公園。

80 年 8 月我從玉山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首先擔任擎天崗管理站主任的職務，那時候還有駐守衛兵在站崗。我把擎天崗整個環境作了整理，包括現在的步道系統、冷水坑、牛奶湖，以前蓋的「反共抗俄」涼亭我也堅持把它們保留下來，本來還有一些營房，後來還是被拆掉了。我曾經看過林衡道口訪耆老的文獻提到，有一老先生小時候曾經走過一條擔魚的路，這條路經過擎天崗，²⁴然而已經荒廢了五十年，整個魚路都被芒草埋住了，但是我還是想把它找出來。²⁵魚路古道挖出後我開始調查沿途非常多的遺址，慢慢地建立相關的口訪歷史。雖然現在已經開放了，不過研究調查仍然持續進行，希望未來能連接到金山並完整發展魚路古道，這樣可以充分瞭解整個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北部的歷史，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透過沿途先民留下來的東西認識台灣。跟這條古道相關的計畫還

¹⁸ 管理處分五個課，有企劃經理課、工務建設課、觀光遊憩課、保育研究課、解說教育課。

¹⁹ 陽管處新建大樓民國 78 年 2 月 1 日完工啓用。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3-2.asp>。主要建築則分為遊客中心及辦公室兩處，由於佔地很廣，完工後將可對遊客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參見本報訊，〈陽管處新建大樓下月開放〉，《民生報》，1989 年 2 月 24 日，第八版。

²⁰ 有關機關曾研擬「陽明山國家公園計劃」，但經研討，認為這項計劃因時移勢異，陽明山地區因受台北都會地區人口增加的壓力，其自然景觀的優越狀態不斷遭受破壞，已不再具有國家公園的條件。參見台北訊，〈政府推動規劃國家公園 太魯閣地區將優先辦理〉，《聯合報》，1977 年 7 月 25 日，第二版。

²¹ 從十六年前即一再提議設立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何應欽將軍表示，陽明山公園地區為先總統蔣公所駐蹕，其中有甚多品題、飭建、手植的各種遺跡，深富歷史價值和紀念意義，亟待管理機構珍重保存及維護。同時，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有許多稀有植物，應請專家加以命名標識，以廣遊客見聞。參見台北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 喜見多年前提議實現 何應欽將軍再贈建言〉，《聯合報》，1985 年 9 月 17 日，第七版。

²² 白宮保育協議會委員瑪哈，認為太魯閣地區是「世界級」的景觀，而不應設置工業區。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3-2.asp>。

²³ 民國 74 年 9 月 16 日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民國 75 年 11 月 28 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民國 81 年 7 月 1 日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成立；民國 84 年 10 月 18 日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正式成立，為國內首座以史蹟文化保護為主，並兼顧自然生態資源的國家公園。參見<http://np.cpami.gov.tw/about/03-2.asp>。

²⁴ 內容詳見林衡道口述，楊鴻博紀錄，〈「魚路」漸漸被人遺忘〉，《鯤島探源第四冊》（1983），青年戰士報叢書，頁 1560-1561。

²⁵ 這條魚路古道，也叫金包里大路、河南勇路，從金山到大稻埕、艋舺，全長三十幾公里。

有很多，像是冷水坑以及採礦、牧牛的歷史等等。

我擔任擎天崗管理站主任沒多久，81 年又被調去當保育研究課課長，在菁山²⁶自然中心那邊辦公。²⁷我在保育課只待幾個月，82 年又改擔任解說教育課課長，由於解說課要建立解說制度與內容，再加上文獻資料不多，必須自己進行調查補充，另外也寫了 5、6 篇自行研究報告，這期間又繼續調查魚路古道，有些部分再委託給學者。我在解說課服務到 88 年，這期間陽明書屋已經被國民黨捐出來，企畫課董人維先生在之前就已經將相關手續處理完畢，之後我就接下董人維代主任的職務，成為正式的管理站主任。

期待建立更完整的「陽明書屋」史蹟

擔任站主任後，我就在大義館附近進行調查，花了兩年的時間研究附近的植物、昆蟲、以及建築物。我紀錄了鳥築巢的季節、花開的時間、以及陽明山蟬等昆蟲的種類。²⁸因為在蔣中正老先生在的時候，遊客不可以進去，所以自然資源保存得不錯，裡面的植被、動物非常多，有很多蜘蛛等，樹的種類我也都調查過了，溪對岸還有找到兩千多年前的陶片遺址，所以陽明書屋這一片土地很早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因為科教館在這裡有訓練場地，我替他們寫了一份相關介紹手冊，以及一份研究報告，當然，這些研究報告偏重於自然資源的調查。

陽明書屋附近也有古道，叫做「梔子寮埔古道」，清代時候就已經存在，因為清末外銷的花茶並不是茉莉花作的，是梔子花、黃梔子作的。²⁹竹子湖和陽明書屋一帶在當時都種滿梔子花，採收以後經古道送到大稻埕的茶葉工廠，再和茶葉混合作成花茶外銷。另外，梔子花結的黃色果實，可以當作黃色的染料使用，

²⁶以前陽明山上種有「大菁」，「菁」是一種種子，可供提煉藍靛，供作染料的植物。清代大屯山區有三個聚落設有菁畧（閩南語音同，意為坑地），依位置高低分別命名：頂菁畧、中菁畧、下菁畧。中菁畧為今天清天宮一帶，頂菁畧為中菁畧上方約五百公尺，下菁畧則為中菁畧下方西側。詳見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民國 76 年 12 月，頁 60-66；另見 http://www.ptda/taipei/gov.twpeitou_1-1.htm。

²⁷ 保育課的辦公地點原本也在新大樓，不過新大樓蓋好後隔年，菁山自然中心也開始興建，民國 81 年 4 月 2 日，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自然中心暨國蘭館落成啓用，保育課就搬過去了。

²⁸ 陽明山光是蟬就有二、三十種，例如暮蟬、騷蟬、熊蟬等等。

²⁹ 在臺灣最早製造花茶的廠家，依據劉崇妙先生記憶所及是合興茶行，該號負責人為王登氏，約在清同治末年（1874 年前後），合興茶行仿照福州薰花方法，採用黃枝花為料花，用以薰茶，所得成績頗佳。斯時臺灣尚未引種茉莉茶，其他適於薰茶料花亦不多見。合興茶行當時薰茶，用花量甚多，將茶薰製為「窰母」，茶葉出售時，取「窰母」若干與普通包種素茶混合，藉以增高茶葉中之香氣，冀以提高出口包種茶之市場價格。當時試以外銷，果然獲得市場良好反應，茶價竟亦隨之提高。這是初期花茶的薰製與銷售情形。包種素茶中混合薰花茶，在市場出售，價格日漸提高，薰花方法亦由秘而不宣進而漸漸公開，於是臺北市茶商群起仿效，薰花技術跟著改良，薰花用量亦逐漸加多。香花栽培面積，由於需求日多，在臺北市近郊大面積擴展。參見 <http://seed.agron.ntu.edu.tw/civilisation/student/tea1/3-2.html>。

³⁰所以陽明書屋那塊土地的地名以前叫做「梘仔寮埔」，這跟早期的先民產業有關。屬山本義信³¹的土地之前，這裡還有茶園、相思樹林、碳窯，中興賓館前面還有一個農家磚牆遺跡，我特別保留下來作為解釋歷史的教材，我想這些地景的變化可以用來建構歷史。

陽明山在日治時代是很重要的地方，有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單位，不論是台北帝大、台北最大的百貨公司菊元百貨，或是台糖株式會社、水產株式會社等國營企業及民間名流律師、醫生等，都在這邊蓋有溫泉別館，總共二、三十棟，從後山公園、前山公園到嚴家淦別墅³²就形成一大片日本聚落。³³再加上「台灣博覽會」的草山第二會場設在現在陽明山前山公園的中山樓內，³⁴這些重要人物才會陸續在這邊蓋溫泉別館。當初日本人想以草山為模範來建設台灣，所以很多的水道系統、電力系統，都以陽明山為優先施行地區。³⁵我們曾經邀請崛入憲二教授³⁶進行日本聚落調查，建議他訪問一些耆老、醫生，這些人有的還曾經參與當初的日式建築工作，這些歷史建物可以凸顯出當時台灣的歷史。而且，一般民眾也可以過來爬山，日本時代台北學校舉辦遠足等常要爬七星山、大屯山，日治草山還有好幾個露營處，像菜公坑山、大嶺卡等。

陽明書屋附近的森林公園，是日治時代山本義信的後花園，³⁷因此現在陽明書屋有很多櫻花等。陽明書屋的土地問題，當地附近的耆老認為其中可能有問題，因為土地原本是山本義信的，照理說日本人離開後，這些地產應該交給日產

³⁰ 台灣先民的三種染料：大菁（青色）、薯榔（紅色）、黃枝子（黃色）。

³¹ 山本義信出身清寒，據說年輕時曾拾荒為生，後藉石炭礦業而飛黃騰達，並成為台北州議員。參見王淑芬，〈日治溫泉建築〉，《陽明山國家公園簡訊》，第 61 期（2003 年 12 月），http://www.ymsnp.gov.tw/NLOut/Nlout_Detail.aspx?NLList_ID=213。

³² 嚴家淦先生的別墅於日式時期原為山本義信二太太所經營之溫泉旅館，名為雙葉莊，景觀極為雅致，當時會帶動後山溫泉旅館的發展。現為寶山建設之招待所。參見王淑芬，〈日治溫泉建築〉。

³³ 草山溫泉第一處被發現的源頭，據說即在前山公園附近，而且日後與台北、北投間道路的開闢，也是先到達前山公園區，因此，前山公園周邊有關溫泉產業的發展最為興盛。後山公園周邊，雖然交通不便，但因眺景良好，吸引許多財團、機構來此設置別墅、招待所等，提供休憩、泡湯之樂，包括有朝日啤酒株式會社、台電株式會社、台糖株式會社、菊元百貨、台北帝國大學、台灣銀行等；旅館的設置較少，比較著名的為大屯旅館。參見王淑芬，〈日治溫泉建築〉。

³⁴ 1935 年（昭和 10 年）為慶祝始政四十週年而舉辦的「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在草山設有分館。參見王淑芬，〈日治溫泉建築〉。

³⁵ 日本據台以後，無論人民團體或政府均認為有在台灣設立國家公園的必要，陽明山地區即是當時優先被考慮設立的地點之一。民國 27 年正式決定玉山阿里山、雪山太魯閣、大屯山三個國立公園成立，國立公園公布之後陽明山地區曾經訂有都市計畫，著手建設。所有公路開闢、自來水、溫泉系統之規劃，以及公園區的擬定，均略具基礎。詳見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民國 76 年 12 月，頁 1-2。

³⁶ 崛入憲二為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現任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景觀計畫及設計，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曾在《造園季刊》探討日本聚落保存的設計。詳見崛入憲二，〈日本聚落保存——從傳建地區到ECO Museum〉，《造園季刊》，第 11 期（1993）pp.58-66。

³⁷ 日據時代，民國 12 年（大正 12 年）山本義信在此建設山本公園，為今日陽明山後山公園之前身。參見林萬傳，〈北投區地名沿革〉，《台北文獻》，直字 75 期（1986），台北市文獻會，頁 66。

接收小組³⁸來處理，不知怎會轉給李家海山煤礦，這其中可能有問題。也許因為這樣的關係，當初國民黨政府請李家自願把後山公園捐出當公園，他們也很「樂意」，³⁹或者其中有些交換的條件。⁴⁰經過日治山本義信的時代後，光復初期森林公園是開放式的公園，可以進去玩耍、露營，裡面還有人賣茶葉蛋，民國四十幾年才開始收費，所有權屬於陽明山管理局，至於收取的費用由誰處理就不清楚了，我已經忘記是從那裡得到的消息。後來路口旁邊的兩個收費亭被山上的土石流沖毀，現在的東昇路上的收費亭是後來重建的。同時，中興路旁還有個很大的竹子湖礦，可以採硫磺以及白土礦。⁴¹

因為海山煤礦跟童軍總會負責人有關係，就免費讓童軍使用當作幹部訓練的場地。⁴²但是後來老先生看上森林公園，雖然 58 年才開始動工，但是據說之前就在規劃興建行館，於是慢慢的不讓遊客進來，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潘其武也把現今苗圃蓋成露營場，讓童軍從原本的訓練場地移出。中興賓館附近的居民被要求遷離，有沒有補助要問當事人才知道，現在沿著陽金公路旁有幾棟民房，本來是住在陽明書屋附近的居民。居民現在住的這些土地是國有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想把土地拿回來，但是當初是老先生要他們搬到這裡，沒有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這又是歷史因素鑄成。例如現在大門外胡宗南墓園上方的民居，原本就是農民家的房子，老先生要他們遷走，留下房子作憲兵檢查哨，中興路的另一邊也有，在老先生上山時，防砲部隊、甚至戰車部隊也要上來，自然要有讓他們駐紮的地方，我曾經訪問過當地居民瞭解那時候發生的事情，亦紀錄了數萬張幻燈片。

陽明山管理局的歷史應該也要瞭解，因為這對地景的影響很大。陽明山管理局直屬總統府，老先生每年從端午節上山住到中秋節為止，會找竹子湖的民眾幫忙搬辦公用具。當初要興建中興賓館的原因，雖然說是因為草山行館已經住了幾

³⁸ 1945 年 10 月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委員會」開始接收所有原來為台灣總督府所屬的公有產業。隔年，「接收委員會」成立「日產處理委員會」，進行日本人私有財產的接收及處理工作，接收之後便全部國有化，只有少部分賣給民間。接收的工作進行了一年多，1947 年 5 月「日產處理委員會」因接收工作告一段落而正式廢除。參見《勞工看的台灣史》，第一冊，高雄市勞工局，http://www.catholic.org.tw/cicm/cicm_works/Chingjen/3-03a.htm#02。

³⁹ 王陽明銅像旁邊有個「李建興昆仲捐獻陽明山公園用地記」的石碑，就是感念李建興、李建和捐地。

⁴⁰ 民國四十年代初期李家已在地方上略有地盤勢力，因而在四十年的第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選舉時，在國民黨有意的收編下，第一代李建和首度當選省議員。任期內，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國民政府決定將當初接收日本人礦場而成立的台灣工礦公司轉售民營，陸續釋出礦權，李家利用這個機會取得不少礦區，包括現在的陽明山地區、土城、三峽一帶，土地面積相當遼闊，家業財產大有斬獲。參見方德琳，〈「瑞芳李家」傳奇——礦業王國變土地開發商〉，《財訊月刊》，第 185 期（1995 年 5 月），頁 96-98。

⁴¹ 日治時代全大屯火山臺的硫磺山（主要產硫處）重要的有十處，有北投的地熱谷與硫磺山、磺溪內的中山樓附近、竹子湖、馬槽、冷水坑、磺坪、大油坑、死磺坪、三重橋、庚子坪等。參見<http://www.ymsnp.gov.tw/html/chi/topic/coolwater/>。

⁴² 民國 57 年童軍總會希望在陽明山找塊全國童子軍露營的營地，據說時任童軍總會理事的李建川（當時為海山煤礦的總經理），覺得立意不錯，而同意無條件將現今陽明書屋所在約 7.8 公頃的土地「借給」童軍總會作為露營地。參見方德琳，〈揭開蔣介石中興賓館神秘面紗——陽明書屋的黨產、私產與公產〉，《財訊月刊》，第 185 期（1995 年 5 月），頁 92-95。

十年不敷使用，不過還是有空間、安全、風水地理等等理由。那時聽說有數百名老兵配合修築房子，不用一年就把所需建築物都蓋好了。除了主體的建築外，還有其他的配置，像是通訊班、警衛班、秘書隨從等辦公、居住的地方，等到國民黨黨史會遷來，又再增加幾棟建築物。陽管處現在用中興賓館作主要介紹，並進行初步的調察訪問。

就建築物而言，雖然黨史會移交給內政部幾棟主要的建築物，但是其實旁邊還有很多石頭房子、碳窯、以及一條環繞中興賓館的巡守步道。陽明書屋三面都是斷崖，像歐洲城堡的形式，除了中興賓館以外，裡面還有七、八棟建築物，外圍有一條巡守步道，即憲兵巡守的路線，巡守步道沿途還有數棟建築。有些早期從中國大陸運來，裝黨史資料的破舊檜木箱子、巡邏的排班表，都放在裡面沒人處理，未來如果要成立一個社區博物館或是草山博物館，這些歷史文物就很重要。

附：「深入」陽明書屋（呂理昌先生導覽說明）

【胡宗南墓】

有人說胡宗南是黃埔軍校的地下校長，與蔣介石有密切關係。墓園邊有一個溫泉的源頭，當時日本人在竹子湖有一個蓬萊米原種田事務所，⁴³負責蓬萊米的試驗育種工作，所需的稻種經「梘仔寮埔」古道挑到這裡，泡在溫泉上面催芽，因為溫泉可以殺菌，处理好之後再拿回去作試驗。溫泉源頭在這邊，現在已經被人圍起來，下方的陽明書屋的大勇館邊的溪谷也有一個溫泉源頭。這裡風水好，可以看到整個淡水河，眺望行義路那邊有丹鳳山、唶哩岸山、奇岩山等，每一個山頭都被這些大將軍佔用，研究早期國民黨的歷史人物去陽明山第一公墓看就知道，那些將軍過世以後都葬在山頭，宋楚瑜的父親宋達也是，夏鑄九教授有一個研究生寫了〈陽明山的地景變遷〉，他稱這些在陽明山與蔣介石有關的勢力叫做「特權俱樂部」。現在胡宗南墓後方還住有整理墓園的人，後來胡家有意不再請人，可是他也不離開，可能因為在這裡住久了、習慣了，溫泉就是這一片，一直到陽明書屋的大勇館。



圖一：胡宗南墓

這裡風水好，日本時代本來是小神社的位置，後來胡家把小神社遷到旁邊，這邊就是「梘仔寮埔」古道，這附近有三條古道，一條是「魔神仔崁古道」，沿途有很多三合院，一條是「猴崁古道」，「梘仔寮埔古道」比較晚，是清朝末年或日治時期才出現的。小廟內這一尊屬於日本的地藏王菩薩，被稱為「觀音媽」，以前在前山公園也有許多尊，大東亞戰爭的時候，陽明山是很重要的



圖二：日本神社



圖三：枝仔寮（或是更仔寮？）埔古道

⁴³ 水稻是陽明山地區的基本作物。早期漢人到此墾殖，日人據台以後，亟思在台灣也能生產符合日人口味的白米，於是在台灣各地試種原種。1921年台北廳農務主任平澤龜一郎及技師鈴木巖、磯永吉在竹子湖試種「中村種」（九州熊本實驗而成）。起初竹子湖居民皆反對試種，後經日警宣導，居民才逐漸接受，後終試種成功，於1935年參加在台灣全國稻米改良競賽獲第一名。當時台灣總督依澤多喜夫將此種新種米命名「蓬萊」（是中村種與在來配種而成）。從此竹子湖成為蓬萊米的原種地，日人並在竹子湖設原種田試驗所，一直到光復後尚還存在，但已漸名存實亡，直到民國62年，該所業務才告結束。詳見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調查，民國76年12月，頁85-86。

地點，日治戰爭期間有時可見到穿著白袍的神道教在此主持舉行祭典。地藏王菩薩本來被供奉在胡宗南墓的位置，後來被移到旁邊。有關這尊菩薩還有很多故事，我們裡面的一位職員說，小時候有一位同學來這裡玩耍，就在這裡隨地小便，回去以後身體開始不舒服，親人帶他來這邊拜拜之後才好轉。「梘仔寮埔古道」正好經過陽明書屋門口、大忠館旁邊。這裡是竹子湖的東邊，又叫東湖。⁴⁴

【中興路】

這家中興路旁民居山藥店的房舍被陽明山管理局留下來當作檢查哨，後來也變成憲兵住的地方，黨史會把這邊當作黨史資料的印刷油墨工廠，原本的房子主人以為土地被拿走應該要不回來了，沒想到解嚴後可以拿回自己的房產，就積極跟國民黨索回；陽明書屋也是，寶山建設發現這還是他們的土地，才跟國民黨要回來。

【巡守步道】

陽明書屋算是一個火山熔岩台地，三面是斷崖。這裡進去就是巡守步道，可以繞陽明書屋一圈，全程大概要一個鐘頭。「大忠館」是這裡最晚蓋的建築。這條步道很好走，可以看到一些人文史蹟，還有許多動物、蝴蝶、楓香、天然的大葉楠、紅楠植物等，可以體驗大自然。上面有一個水塔，專門給老先生用的，可以明顯地看到水泥比一般用的還厚。用水管由竹子湖導水過來這邊，算是自來水。這條路並沒有太多人知道，有可能連我們裡面的職員都不清楚，一般解說只介紹森林公園跟中興賓館。為了不讓外人進來，用鐵絲網把路圍起來，老先生在的時候可以通到溪底，外圍就是中興路。剛開始只有白天開放，阿扁當市長的時候才全部開放。這就是供中興賓館使用的水塔，旁邊還有一個崗哨。這條小徑就是剛剛看到的古道，經過這裡到中興賓館。

【巡守步道旁的廢棄碉堡】



圖四：廢棄的碉堡

這裏的碉堡還有數個，都還保存良好，當初我本來想開放作為展示場所，例如每個館分別介紹台灣歷史的不同部分，走完步道一圈可以看過每一個館，也知道整個歷史的發展經過。碉堡內的櫃子是黨史會留下來的，這些算是後期的資料櫃，最早的木箱還在大勇館裡面。那些箱子有可能是早期用來裝從大陸運來的報紙及檔案資料，例如民報。現在那些報紙都

⁴⁴ 東湖位居今日竹子湖東側，其地昔日又名更仔寮，因日據時代在此設寮雇更夫巡邏，因以名之。參見http://home.pchome.com.tw/net/aries1985/%A5%A7%EB/new_page_20.htm。

放在大仁館裡面。這些建築本來是老先生在時給衛兵住的，又可兼碉堡使用，上面有機槍架設的地方。老先生在這裡有六、七層的防守兵力，包括貼身侍衛、警察、憲兵、特種部隊、防砲部隊、以及戰車部隊等等，這裡屬於第三層。這些碉堡雖然是制高點，不過空間並不算大，中興賓館斷崖那邊的崗哨更大，可以容納一百多人。

海山煤礦的後代眷屬住在對面的房子，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另租給別人。這裡很早就開發了，是竹子湖的一部份，凱達格蘭原住民時代竹子湖叫做「就達林莊」，這裡是早期的茶寮。這裡每隔百步就有一棟碉堡，都是憲兵駐守的地方，這



圖五：李家後代之居處



圖六：另一處廢棄碉堡

像歐洲的城堡，外圍有很多防護。有營舍就有崗哨。我建議以後可以請學生來幫忙導覽講解，讓每個人穿著軍服拿著卡賓槍，塑造成當初的氣氛，碉堡也可以安排架設幾支機槍、大砲，讓遊客有身臨其境的感受。

【梅園】

梅園以前聽說有五、六百株的梅樹，黨史會的時期被改成現在的樣子。梅園本身是一個環狀的步道，之前我們曾在櫻花樹下辦音樂會，不過這邊並沒有列為開放區，沒有被充分利用。如果由我解說，我會從草山的歷史開始作介紹，當初我建議讓每一棟建築有不同的展覽，以後就可以整體瞭解以前台灣人的生活情況。

【回到巡守步道】

這裡算是竹子湖的範圍，這株植物就是「大菁」，以前染布用的，1880年賺取台灣外匯第一名的產業就是「大菁」提煉的藍靛，很早就有漢人來種植，所以地名也會跟「大菁」有關係，大屯山區就分「頂菁畧」、「中菁畧」、「下菁畧」，還有一條「菁山路」。這邊又有一棟碉堡，跟上面完全不一樣，從這一棟開始就是斷崖。原本這裡有一個碳窯，後來被大水沖走。這裡可以看得到陽金公路上面那些建築物，他們本來住在附近，建築中興賓館時被要求遷走。另外，附近竹子湖內幾棟可以看到中興賓館的民宅，也全部被徵收，成為憲兵的制高點。

這些相思樹應該都是清朝時代種植的，用來燒碳。

【巡守步道旁的機房】

這一棟是機房，陽明山若停電，中興賓館保證不會停電，我們接管的時候機器都還在，之後就拆走了。現在這一棟變成科教館的訓練教育場所。已經改變用

途了，因為科教館跟我們合作，要把戶外教室搬到這裡，營隊學員住在大孝館，就是以前秦孝儀辦公的地方，我們在那邊安排了兩百多個床位，辦夏令營時可以用，一個月管理處用，一個月給他們用，外面單位如果有開會需要也可以使用。從這邊下去也可以看到很多崗哨、營房。

【中興賓館外】

這邊就是中興賓館，這裡是直昇機停機坪，從這邊看過去就是七星山，可以看得到山上的「凱達格蘭祭塔」，即傳說中的金字塔。這邊是大孝館，大孝館在老先生的時候是英文、中文秘書跟侍衛長住的地方，黨史會時主要的幹部住在這裡，秦孝儀曾經住在這裡，之後他就搬到賓館裡面，這邊就變成幹部的辦公場所，這下面還有好幾棟營舍和碉堡。這棟則是服侍人員居住的地方，這邊有暗哨。



圖七：直昇機停機坪

這個門有風水的考慮，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房子應該要坐北朝南，但是有另一派的人認為，淡水河那邊彎曲成一個弓箭的形狀，不吉。但是沒有人敢做決定，於是讓老人家自己決定，傳說中老人家想北望中原，再加上夫婦兩人都屬豬，豬代表亥，亥為北方，所以就決定把門開在北方。照壁上面是五福臨門跟千秋萬歲，千秋萬歲是國民黨黨史會的會徽，這些字是黨史會的時代改的，本來是「壽」，長壽的壽，底下的樹剪成吉祥如意的造型。

【中興賓館迴廊】

這間是醫藥室，當初老先生心臟病發作被送到這裡搶救，那段時間所用到的儀器都被榮總保留下來，我想既然要塑造蔣家的生活空間，就應該把儀器要回來展示，這也是一段歷史。包括陽明山車禍、老先生被救護車送下山、之後又在榮民總醫院內醫治，這些歷史都是可以展示的。陽明山車禍的地點是嶺頭，就是神學院前面的仰德大道。

圖八：陽明書屋史蹟保存小組辦公室



樓上以前是孔二小姐的房間，後來秦孝儀也住在這裡。通說黨史會時代如果要辦國宴就在樓下舉行，一樓大廳設總裁紀念館，二樓是總理紀念堂，環繞的地方是革命先烈文物展示的地點，革命先烈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本以及其他革命黨人的血衣都在這裡展示。我們現在看到的家具有 90% 是新作的，當初因為想保留原始擺設，請一位戴姓內務總管看過並給我們建議。那邊是大忠館跟梅園，最早是市政府的土地，另一邊則是海山煤礦的土地。這邊全部是服侍人員住的地方。

老先生的閱報台這間原本是要讓宋藹齡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使用的客房，但是

宋藹齡來的第一天就到榮總掛急診。當初老先生在的時候，因為怕受到暗殺，晚上的時候兩層窗簾都要拉上，讓光線透不進來，而且整個陽明山實施燈火管制，這裡的牆壁也特別厚，爲了不想讓人知道有這棟建築物，還在外牆漆上綠漆。這裏的花園有二、三十種山茶花，以前有園藝人員常常在整理。

圖九：中興賓館正樓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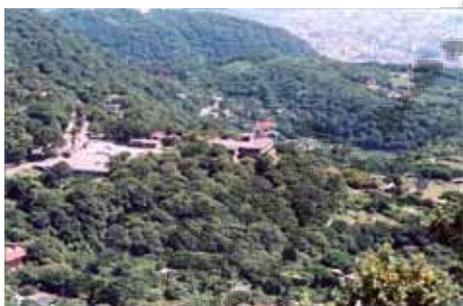


【中興賓館屋頂】

中興賓館設計成歐洲式堡壘，屋頂上面有架設機槍的位置跟類似直昇機停的地方，另一邊是供侍衛防禦的工事。從屋頂上面看下去就知道地勢險要，老先生死後五個月宋楚瑜的父親宋達也過世了，底下就是宋達的墓，很多

大將軍也都在那裡，也就是第一公墓。這裡住了很多老國大、老立委，過世了又葬在這裡，他們覺得陽明山風水好，因此陽明山的地景就被改變了。

圖十一：圖中 L 型房舍為空軍新生社



日本的溫泉聚落區從這裡也

可以看到。那一棟就是大屯旅館，日本時代介紹溫泉旅遊的廣告很多是以大屯旅館爲封面，現在則變成警察大隊的辦公場所。以前日本時代的空軍新生社招待所，就是專爲日本士兵泡溫泉、療養用的。從那條路一直下去會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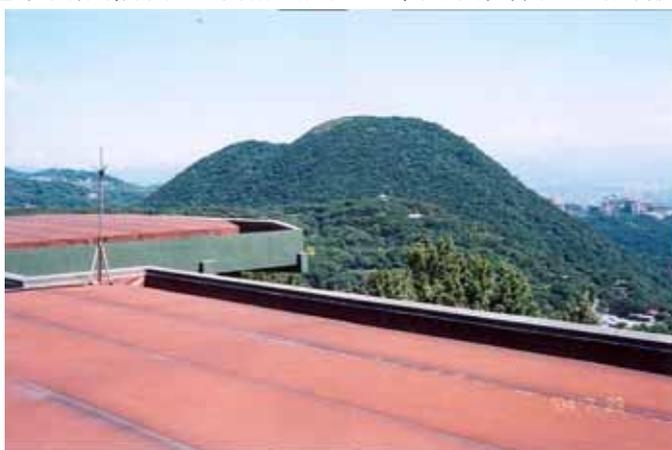
圖十：屋頂鳥瞰



前山公園和花鐘。陽明山管理局的人員有很多是情治人員退休後轉任的，老先生還在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建築當成宿舍，雖然民國 66 年陽明山管理局解散但是人員還在，很多人在這裡住一輩子，又再傳子，若要移民再賣給外地人，作地上權的轉移，事實上它是宿舍，屬台北市府管理的，但管理不善，於是變成三不管地帶。

面向台北盆地的方向，天氣好的話可以看到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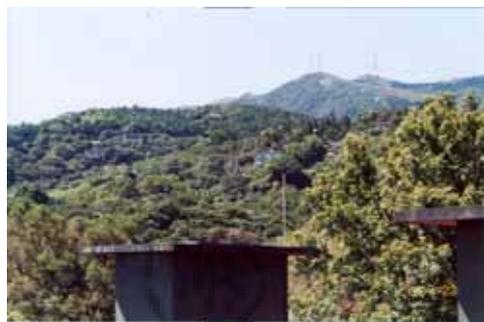
園煉油廠、中正機場，連海邊船的行進都看得很清楚。這些是房子裡面壁爐的通風口，如果有情況發生，下面的人員可以跑上來支援。這邊則是士兵到屋頂集合



圖十二：屋頂靠紗帽山一側

的地方，這很重要，一有情況發生，空降部隊、巡守步道上的衛兵都要保護、支援老先生，還有機槍、手榴炮、防砲部隊、戰車部隊等等，這些都跟防衛有相關，老先生很注重安全，西安事變後，一個房間的門就有好幾個。

這邊是森林公園，裡面的樹木是日本山本義信⁴⁵時代種的，後來有一些政治樹木，像是日本首相岸信介捐給老先生的樹，還有桂花，一般是銀桂，這邊有一株稀有的金桂。現在看到的下面這棟建築物，早期都是憲兵住的。那是小觀音山，有台視、中視、華視、及十餘台民用、軍用的廣播公司的基地台，游錫堃院長想要把他們移到五指山。所以要解釋歷史、碉堡，不能只講中興賓館，像是國安局這些情報人員，都要考量進來。



圖十三：遠處山上即發射台

【二樓】

老先生過世後，蔣夫人和孔二小姐還住在這裡。孔二小姐那時候是圓山飯店的總經理，想要升官的人就要在這裡跟蔣夫人交際一下，尤其老先生身體不好時，常由蔣夫人發號施令，算是權傾一時。

這邊的建材是稀有的台灣檫樹，容易吸濕、散濕，以前某位林務局長官知道夫人喜歡，就把台灣檫樹拿來裝潢臥室，其他則用檜木。當初接收的時候這裡都是展示櫃，比如那一間展示夫人的手鐲、耳環、黃金飾品等等，這邊就介紹老先生的東西，現在因為國家公園不希望展示物品跟黨有關係，想要回復到老先生住在這裡的擺設，黨史會便請榮工處的桃園家具工廠重新製作，所以有將近 90% 的家具都是新的，我們特別請內務總管來看過，可是他說這些配置跟以前不一樣，所以這種展示方式也成了問題。另外，黨史會雖然是黨的組織，也是陽明書屋歷史的一部份，民國六十幾年到八十幾年的時間在這裡作了什麼事情？這些應該是整體歷史系統中，需要被介紹的部分。

這裏的辦公家具是中國國民黨為了紀念老先生，保留在黨部大樓的總裁辦公室裡，後來中央黨部舊建築拆掉改建新大樓，為了永遠保存辦公室裡面的器具，就將這些家具移到陽明書屋，所以這些家具反而是他用過的，算是真實的東西。老先生對台灣歷史以及陽明山的影響很大，當初反共抗俄發號施令的中心與陽明山有密切關係，例如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山樓、辛亥光復樓皆位在陽明山上。以我看來「陽明書屋」提供當時黨國思想的訓練師資與資源，也就是灌輸這些意識型態的中心點。因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在中山樓，很多會議也在中山樓召開，以前學者談到黨史需要由黨史委員會提供，再加上黨控制國家，教科書的資料也來自黨史會，所以陽明山聽說是掌控整個台灣意識型態的中心。

⁴⁵ 同註 32。

【地下室】

以前地下室倉庫存放一些蔣氏夫婦國內外貴賓提供祝壽的賀禮，聽說有些被後代處理掉，剩下的就用來展覽。通說這裡有密道可以和外面相通，因為外面掛有圖畫所以看不出來。他的辦公室外面有水溝，水溝蓋打開也是接這個地洞，傳說可以通到陽明公園去，這說法可能是假的，不過也只有侍衛長知道，我想應該只通到下面的地基而已。這樣的地道可以走人。為什麼老先生過世這麼久還有憲兵駐守？因為國民黨把大溪檔案放在這裡，用這樣的理由讓憲兵繼續駐紮，後來大溪檔案才交給國史館，那是民國 85、86 年的事。

要談老先生在陽明山的歷史一定要講到草山行館，這又牽涉到附近二、三十棟日本聚落的建築物，老先生住在這裡時，可能也使用過那二、三十棟建築，⁴⁶所以陽明山管理局在這裡三十幾年的歷史應該也要研究，可惜檔案資料都失散了。

【賓館後花園】

這裡就是養狼犬的地方，總共三、四隻，移交的時候檜木做的狗屋都還在，現在被拆掉了。對面還有一個隱藏的地下碉堡，我們剛剛走的巡守步道會通到後花園外。這裡風水好，很多鳥都喜歡來這裡築巢，他們夫婦倆會來這邊餵魚。另外，夫人喜歡桂花和牡丹，但是牡丹只適合長在溫帶，氣候要稍微冷一點才適合，所以夫人改種扶桑，因為開花的時候像牡丹，這邊原本有一株。森林公園有很多假枝木，因為「蔣宋美齡」的諧音，有政治意涵在。那一株就是金桂，這邊還有一個大碉堡，因為荒廢太久了，裡面有一些蝙蝠，可惜我們人力不足，不然這麼大的範圍可以做得更好。因為黨史資料越來越多，再加上孫中山批的公文檔案非常寶貴，所以黨史會在民國 74 年蓋了大忠館存放資料，大忠館的牆壁除濕做得很好，黨史會搬走後，我們把它當作會議室，可以容納一百個人，不過二、三樓還是空的。

【森林公園】

那一棵是陽明山最老的櫻花，是山本義信時代種的，已經將近一百年。這是相思樹，裡面還有楓香、琉



圖十四：森林公園內的柴房

⁴⁶ 草山行館附近，另外還有六棟附屬的建築，是蔣介石隨從人員的居所，沿著老舊的石階而上，可以發現，這些依山而建的別墅都是蓋在茂密的林木之間，也都是日本風格的古老建築。在這些古老的宅院當中，有一棟黃瓦石牆的深宅大院，據說這裡是蔣介石的祕密行館，當年蔣先生住在陽明山草山行館時，常會到這棟祕密行館來。跟草山行館有關的幾棟建築當中，只有這一棟祕密行館流入民間，歷任屋主包括蔣先生的隨從和媒體老闆，現任的屋主則是在整修之後打算出售。這棟祕密行館座落在一片廣達兩百九十三坪的寬廣院落裡，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最早是日據時期日本軍官的木造度假別墅，經過整修之後，木造的外牆已經換成堅固的花崗石。除了草山行館和祕密行館外，其實陽明山上還有一個蔣先生常去的地方，那就是位於陽明公園最裡面，辛亥光復樓的附近，一棟隱藏在濃蔭深處的神祕宅院，由於位在陽明山的後山，所以又叫做後山行館，現在則是由台北市政府收回做為市長招待所。參見〈蔣公行館密探〉，《華視新聞雜誌》，0944 集（2000 年 4 月 5 日），第三單元。<http://www.cts.com.tw/nm/sm/sm09443.htm>。

球松，曾經有很多、很大的樹木因為死亡被砍掉了，這是爲了日本皇太子來台舉辦的造林運動時種的。這是五色鳥，又叫「森林的花和尚」，因爲它喜歡吃蟲子，叫聲像和尚敲木魚。早期因爲遊客不能進來，這裏的動物保育得很好，所以來這邊辦活動很好，一個班級來這邊看昆蟲、看鳥、看人文實際的東西，可以作環境教育。這些柴房在森林公園時期就有，方便遊客露營的時候有生火的木材，後來蓋中興賓館的時候，這裡就變成廁所，現在裡面還有廁所的樣子。

當初蓋中興賓館的時候，很多老士官在這邊趕工，大理石從花蓮工廠運來，而家具是榮工處製作的，所以這個地方從蓋好到四面陳設，與後來的黨史委員會增加的建築，都是榮工處的功勞。他們一天三班輪流，所有大大小小的建築不用一年就蓋好了，可以容納一千多個座位的中山樓也一樣呀！十個月就蓋好了，這應該是威權時代才有的效率。這是大義館，老先生時代是收發和陸、海、空參謀的辦公地方，從這邊下去還有很多碉堡。

【智、仁、勇館】

日本時代這裡就已經慢慢在開發了，這棵相思樹有百年歷史。現在看到的建築物就是大智館、大仁館、大勇館，還有清潔班的房舍。以前老先生時代大智館是車庫兼司機休息室，本來沒牆壁，是黨史會來了以後才加上牆壁的，詳細情形要問黨史會，原本的出入口應該在另一邊。再過去的大仁館是以前通訊班辦公的地點，黨史會在這裡存放資料，現在還有民國十幾、二十幾年中國大陸發行的報紙，光是看報紙廣告就覺得很有趣。

這裡有溫泉源頭，因爲這裡是金山斷層經過的地方，我想可以規劃介紹這些火山溶岩、溫泉、說明爲什麼這些建築物蓋在溫泉旁邊、老先生爲什麼選這裡，將地景變化作整體介紹，斷層位置就是我們剛看到的溪流位置，這些既有的建築物只有兩層樓高，比較沒有關係，若是要蓋大樓就不行，溫泉的位置還要再往下走 100 公尺。這裡又是另外一個防衛系統，有崗哨、營房、連集合場，巡守的士兵都住在大勇館，這一條就是巡守步道。

這棟是大勇館，老先生的時候這是一個碉堡，牆壁都很厚，黨史會把它當作裝訂廠，裝訂的機器還在這裡，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收集，以後如果要成立草山博物館就可以使用。那些是裝訂機，是黨史會在這裡最後的紀錄。這些是大陸撤退的時候裝黨史資料以及文件檔案的箱子，未來如果要作展示可以把他們堆起來作造型。這建築物有挑高，裡面看起來只有兩層，其實有三層樓高，這邊是制高點。

最好將陽明書屋規劃出整體的路線，例如規劃成一小時、兩小時不同配套的路線，不一定要全面開放，可以採限量管制，不過要做到理想，恐怕只靠內政部長也沒辦法，畢竟這牽涉到太多單位，如果行政院有心，把陽明山這一塊歷史建物與人文古蹟整理出來，就很不容易了，以後日本觀光客會更多，小朋友也可以

上山作戶外教育，因為這裡的自然、人文史蹟是那麼豐富。

陽明書屋今昔與人文變遷調查研究

陽明-國家-社會

【附錄一】莊天降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年11月9日15:30~16:30

地點：慈湖大溪陵寢管理處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莊天降先生現任桃園大溪慈湖陵寢管理處處長，由於慈湖行館對蔣氏生活方式與用具保存相當完善，值得陽明書屋做為參考。

從角板山到慈湖

慈湖的地名叫「埤尾」，蔣公在民國51年10月31日76華誕駐驛時親題「慈湖」兩字懸掛於大門上方，以懷念其母親王太夫人。因為離台北不遠，蔣公又很喜歡這裡的環境，因此，除了「中興賓館」以外，應是最常到來的賓館，「慈湖賓館」亦是蔣公沉思國家大事的地方。「慈湖賓館」初期並沒有固定的人員編組，管理人員係由總統府派出，人數也很少，通常是總統駐驛時才有侍警衛人員一起前來。

蔣公早先在角板山設立「角板山賓館」，有新、舊兩館，相距約三百公尺，舊館就是現在的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的位置；新館就是現在所稱的「角板山賓館」。因為從復興鄉的角板山往石門水庫上游看下去，角板山的地形很像溪口老家，俗稱溪口台地。民國39年蔣公與夫人還在「角板山公園」各手植乙棵榕樹¹，目前樹葉茂盛，兩棵榕樹早已纏繞一起，有如拱門，俗稱夫妻樹，亦是遊客拍照留念之點。至於他怎麼知道角板山這個地方，資料上並沒有記載。在百吉隧道還沒有興建前，角板山上住民都是走古道到大溪鎮來交換農產品，據老一輩侍警衛人員說，早期通往角板山道路交通不便時，有些路段，蔣公還會坐著轎子由侍警衛人員抬著轎子上角板山的。

¹ 《風雲行館》紀錄片導演洪維健先生提到，蔣介石在角板山蓋有兩座行館，第一是過去招待裕仁太子之用的太子樓，也就是俗稱的角板山復興賓館，但復興賓館於1942年燒毀之後，如今改建為救國團復興青年活動中心，門口還有一對大榕樹，這是蔣介石夫妻一起植樹的，還被人叫做「夫妻樹」。角板山的第二座賓館是角板山新賓館，因為有一回步行到附近的衛生所，覺得這裡的風景與老家非常類似，就把這個日本人原拿來研究毒蛇的研究所改成賓館，而這賓館的圈地竟有七公頃之多，是蔣介石所有賓館裡頭最大的一個。新賓館的盡頭還有個梅台思親涼亭，可以一覽整個溪頭台地。林瑞益報導，〈《風雲行館紀實一》揭開蔣介石行館神秘面紗〉，《台灣日報》（2004.07.12），頁3。

民國四十四年蔣公蒞止慈湖這一個地方，覽山川之勝，以靈秀頗似故里溪口。於是決定在這裡築屋作為滌塵之所。慈湖一帶在日據時代原為煤礦區，有南北兩處礦坑，約於民國三十三年停止採礦。經查證慈湖這地，才知道這一帶的土地大部份是林明成先生（現為華南金控董事長）所擁有，其先德林熊徵先生為開國革命先進，早歲在日本參加同盟會，並致力振興實業。於是台灣省政府商租林府，林家願以此 19.2484 公頃土地全部捐獻，然當時未為 蔣公所允。省府乃以免費訂租十年為一期。從 44 年開始向林家承租，每十年租約一期，連續租約三期，期滿三十年。「慈湖賓館」建築物則由總統府委請榮工處負責建造，於民國 48 年 6 月 13 日落成。

民國六十四年，蔣公崩逝，舉世銜哀、治喪委員會以 蔣公喜愛慈湖山水，經家屬決定，遂奉靈柩暫厝於此。俟大陸重光，擇吉奉安，從此慈湖長侍一代偉人，今日慈湖，是以成為中外追慕 蔣公者禮敬追思與悼念聖地。

林明成先生，忠孝不讓乃父。民國七十四年，以訂約將屆三十年，由海外歸來，便呈報時任總統的 經國先生，重申捐獻之誠，並多次表示願意捐贈慈湖土地之心願。於是在民國七十四年，共捐了 18 筆土地，面積計有 19.2484 公頃，將土地所有權登記在台灣省政府的名下，為省有土地，包括慈湖陵寢、辦公室、警衛兵舍、慈湖等建築物所使用之土地。為表彰懿德義行，民國七十四年，除台灣省政府邱主席於省府動員會報致贈感謝狀外，另獲總統題頒的「尚義尊仁」匾額致贈表揚，以示嘉勉。後來因為精省的關係，土地歸屬於國有。慈湖早期的景色較具原始風貌，從外面道路進來是一條窄小步道，現在為了民眾謁陵的方便，作局部整修，增加環境綠美化工作，較為人工化。

對 蔣公而言，大部份的賓館是兼顧度假、避暑與沉思國家大事的地方，像梨山、阿里山、日月潭，利用當地的設施改建成賓館，一、兩年、甚至好幾年才去一次，當然這些地方在他還在世的時候，並未對外開放供遊客參觀，最主要的是保持居家生活的隱私，不過在 蔣公逝世後，已陸續開放供遊客參觀，讓國人了解一代偉人的儉約、僕實作風。「角板山賓館」是屬於家庭式的設計，而且「角板山賓館」很早就開放供遊客參觀了，大約十年前，因為總統府人力已無法負荷，就將「角板山賓館」由總統府交給桃園縣政府來管理維護²。之前「角板山賓館」還有幾位管理員，現在只剩下兩位管理員負責而已，開放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為止，不收門票、自由進入參觀，唯一的缺點是缺少 蔣公駐蹕時所使用之家具擺設。慈湖這裡則將 蔣公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家具都完整的保留下來。

慈湖是 蔣公沉思國家大事的地方，特別是在民國五十年代，他常來這裡駐蹕，到了民國六十年左右因為年邁體力不適長途勞車就比較少來了。這裡的 蔣

² 角板山賓館於民國 84 年 8 月由總統府撥交桃園縣政府管理，並開放民眾參觀。參見 http://www.fahi.com.tw/page4_70.htm。

公臥房，在便條紙上，原本還留有 蔣公寫著「能屈能伸」四個字。據瞭解應該是在民國六十年代我國退出聯合國那段期間有感而發所寫下來的，「能屈能伸」四個字的 蔣公親筆便條，後來在家屬孝勇先生謁陵時攜回珍藏。

蔣公逝世，奉厝慈湖後， 經國先生時常蒞臨慈湖謁陵與駐驛，以示追思，這裡還有一間屬於 經國先生自己的臥房， 蔣公剛奉厝慈湖時，經國先生在駐驛期間寫下《守父靈一月記》一書，那時候 經國先生還是行政院院長，後來受國人付託擔任總統時，便經常蒞臨慈湖謁陵追思與沉思國家大事。過去這裡的安全警衛列為區域警衛，警衛人員較多，隨著 經國先生的逝世，警衛人數已逐年遞減。

由賓館成爲陵寢

蔣公奉厝慈湖的決定，可從 經國先生《守父靈一月記》書中找到答案。書上說明 蔣公逝世後， 經國先生立即請示 蔣夫人要安葬 蔣公於何處，蔣夫人認爲 蔣公生前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慈湖，便決定先暫厝「慈湖賓館」。「慈湖賓館」亦同時易名爲「慈湖陵寢」。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安葬於南京紫金山³。

後來，經國先生逝世後奉厝頭寮。「頭寮賓館」亦同時易名爲「大溪陵寢」。「頭寮賓館」早期是總統府的檔案室，其實兩位 蔣總統並沒有住過「頭寮賓館」，只用於存放檔案資料之用，不過房屋的建築造型卻與「慈湖賓館」相似。 經國先生逝世後，治喪委員會決定 經國先生奉厝「頭寮賓館」，除了認爲「頭寮賓館」離慈湖很近之外（約二公里），亦可達成 經國先生對 蔣公隨侍在側的心願。「頭寮賓館」於民國 51 年 7 月 17 日落成，比「慈湖賓館」晚三年興建。

家屬決定移靈

經國先生夫人與緯國先生夫人在民國 93 年 1 月 27 日，以聯名信函給當時的國防部湯部長，表示希望能將兩蔣安葬在台灣的心願⁴。與家屬蒞臨慈湖謁陵時，在多次交談中大略瞭解他們的想法，我想應該有幾點原因〈1〉近來整個大環境的改變〈2〉現階段兩岸的關係難能依遺願將兩蔣遷葬大陸〈3〉入土爲安的習俗

³ 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 2。

⁴ 軍事發言人室強調，2004 年 1 月 27 日蔣方良暨蔣緯國遺孀丘如雪女士以全體家屬名義致函國防部，協請安排兩位故總統移靈國防部列管的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安葬，國防部在與蔣故總統家屬聯繫，獲得確認其意願後，國防部就將此事呈報總統府。參見多維社記者鄭巖綜合報導，〈蔣家後人決兩蔣安葬台灣五指山公墓〉，2004 年 7 月 8 日 16:49:33，http://www.chinatopnews.com/MainNews/SinoNews/Taiwan/2004_7_8_4_49_33_133.html。

〈4〉凸顯兩位蔣總統認同台灣與愛台灣這塊土地的心志〈5〉安葬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可與國軍陣亡將士長相左右〈6〉不須專設單位為兩陵寢管理與維護，可以節省國家公帑〈7〉經國先生的媳婦、孫輩、緯國先生的兒子蔣孝剛先生等家屬可以處理遷安葬事宜。以上幾點是我自己的歸納看法。不過蔣家家屬這個決定，不但是全體家屬的共同意見與心聲，並且應該是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慎重的考慮後，認為應儘速、及早解決處理遷安葬為宜。我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蔣家家屬的處理方式，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與支持。

雖然國防部目前還有足夠的人力可管理維護慈湖、大溪兩陵寢，但是在現行法治制度下，管理單位編組應有法源基礎，由國防部來管理陵寢勤務畢竟不宜。可是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性質不同，係以安葬軍人為對像，理當由國防部負責管理維護。現任大溪鎮長透過各種管道表達期望兩蔣能原地安葬，不過蔣家家屬可能認為原地安葬雖然簡單、可行，但是仍然不免有些不妥，將來仍會造成許多問題、延伸一些後遺症，並不是家屬願意或樂見的。長遠之計，仍應移靈奉安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為宜。因此將來若移靈兩蔣至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後，國防部希望將慈湖交給地方政府管理維護，繼續提供國人一個參觀、休閒之景點，以增加觀光資源。

大溪鎮曾鎮長非常希望能就地安葬，因為慈湖是大溪鎮的觀光資源，他認為移靈後儘管建築物原體還保存著，但是慈湖的精神已經不存在了。曾鎮長很用心地收集蔣公銅像，把全省各地方認為不需用的銅像都收集回來，現已安置 81 尊，在「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內，往後會將銅像的緣起、設計人等資料都詳加說明。他調查過全台灣大概有兩萬尊蔣公銅像，不過有些單位不願意捐出來。例如逢甲大學原本有意捐出，可是多數教授堅決反對之後而作罷；另外有些單位原已同意捐贈，當準備去運回時，因已換人執政了，便改變心意，又打算保留銅像，不願捐贈。例如桃園縣政府原打算把一樓大廳室內的蔣公大銅像捐贈給慈湖，換人執政後，便改變心意了。另新竹有一位老榮民也在收集各類蔣公銅像，大溪鎮公所曾經請求他捐出部份銅像，他卻不願意，因為這些銅像都已經變成他的資產了，鎮長認為這些銅像〈銅製品〉再加上雕塑家或設計師的名字，是大溪鎮的豐富資產與觀光資源。

附：慈湖導覽（莊處長解說）

【慈湖外圍道路】

本處第一任處長鄭將軍曾擔任過 蔣公的侍衛官多年，他在慈湖擔任處長長達十八年半，可說是最瞭解 蔣公生活的點滴，不過他從不接受採訪、訪問。其實士林官邸前侍從與警衛人員還可以找到幾個非常瞭解 蔣公過去生活點滴的人，可是他們絕不會談往事，這是侍警衛人員所抱持的基本工作態度。

慈湖以前是礦坑，當時並沒有湖，是一條溪〈龍過脈溪〉，民國四十幾年時，用人工的方式興建水壩，壩頂為橋，渠水成湖，可通行各種車輛，並完成附近道路的整體配套措施。以前這裡的路還很窄小，不像現在這麼寬廣。 蔣公還有一艘休閒小艇停放在湖邊。

民國五十一年時，蔣公曾經在這裡過生日、並施放煙火。民國 84 年 7 月份以前謁陵還採取管制措施，必須登記，才可進入陵寢謁陵。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起，爲了便民，完全採取開放方式，於開放謁陵時間，民眾可自由進出。

我們利用慈湖飼養各類珍禽，其中最特別的是飼養天鵝，目前有四隻白天鵝，其它都是黑天鵝，這是慈湖的一大特色，可增加整體環境的景觀。天鵝每年在冬天繁殖，大概在 12 月、1 月份左右開始築巢、生蛋、孵蛋，每窩必須隔開，以避免相互受到干擾，最近幾年每年都能繁殖一、二十隻，存活率約五成。很多單位會向我們索取天鵝回去飼養。鯉魚池都是養一些大一點的魚，這裡不易養小魚，因爲夜鷺喜歡吃小魚，很多小錦鯉魚都被吃光了，因此部份地方爲了防止夜鷺侵襲，特別加了一層防護網。

【置放靈柩的大廳】

蔣公的陵寢是設在「慈湖賓館」正廳中央的地面上，是用大理石製作的，靈柩是由前方往裡面放進去，再將大理石板從上面垂直嵌入，這種奉厝的方式是屬於暫時性的。

【蔣公的臥室】

一般謁陵來賓到現在爲止還不能進來這些房間參觀。蔣公生前所使用的東西，我們都很完整保存著，包括這些衣服、睡袍，還有書桌上的筆、紙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這是睡覺用的床舖，旁邊的小床則是他看書報、批示公文的地方，小床上閱讀的小木桌是可以調整角度，放大鏡和紅、藍筆都還放在上面。茶几上的藥膏、藥粉也是他生前所使用過的。以前我們進行屋頂整修的時候，還特別把原狀先拍攝下來，整修工程完成後，再恢復原來的樣式，就是要完整的保留原貌。

以後若開放的話，會增加說明。夫人的臥室是另外一間。

【夫人臥室】

臥室內寢具都是按照他們生前的擺設方式保存著，從來沒有變動過，比一般家庭還樸素、簡單。蔣夫人在民國 83 年 9 月 10 日由美專程返國探視病危的孔令偉女士（孔二小姐）時，當天特地先安排來慈湖謁陵，再返回士林官邸，這已是十幾年前的往事，那也是蔣夫人最後一次回國，還特別在這裡待了一陣子才離開。

【蔣公的浴室】

這間是蔣公使用的浴室、浴室內的浴袍、剩下的漱口水仍然保存著。後面還有兩間房間是緯國將軍，以及孝武、孝勇來慈湖的時候所住的臥室。

【客廳】

蔣公所居住的地方有一個特色，就是門多。這些家具放在這裡已幾十年了，我們絕不會任意變動，再加上這裡特別潮濕，白天我們用中央空調系統、再加上除濕機來保存乾燥。這組壽桃、壽翁是早期蔣公生日的時候，金門陶瓷廠所特別製作致贈、祝福的賀品。

【夫人的畫室】

這一間我們稱為畫室，乃是因為有這一張畫桌，這裡沒有留下任何畫具是因為蔣夫人來這裡住的時間並不長。這裡的家具擺設都很簡單、樸素。

【廚房】

廚房我們現在還在使用，茶水供應為主，設備也很簡單，有些空間後來作為放置各項器具、雜物的地方。蔣公早期有一套「壽」字的碗盤放在慈湖使用，後來家屬孝勇先生蒞臨慈湖謁陵時攜回士林官邸珍藏。

【勳章室】

這一組勳獎章一共有十六種，都是中華民國所製作的勳獎章，也是蔣公所獲頒的勳獎章。這一整組在中正紀念堂一樓也有乙套，獲頒時間、事蹟內容，說明得很清楚，可以到那邊參考。這裡擺設木雕、花瓶亦是蔣公生日時各界所捐贈的。

這張五龍椅是大溪唐山雕刻社老闆紀燕火先生所特製的，經多年精心雕刻，準備在那年（64 年）蔣公生日時呈獻祝壽用，但是還沒有呈獻，蔣公就安息主懷。蔣公在 64 年 4 月 16 日奉厝慈湖、移靈時，紀燕火先生率家人特別將這張五龍椅和素果、鮮花擺在康莊路旁，含淚跪迎蔣公靈車，表示哀悼之意。這張五龍椅應該價值連城，原因在於它是由一塊木頭所雕刻完成的，沒有釘子連

接。中央日報還在隔天〈64年4月17日〉刊出這張椅子的相片。這是貝殼化石，也是人家所捐贈的。上面這幅畫是席德進64年的作品，是以慈湖靈堂為背景，應是價值連城。寶劍是俞大維資政〈前國防部長〉在蔣公百歲誕辰〈75年10月31日〉時所捐贈的。發動機模型是IDF戰機的引擎，77年10月30日中科院研發成功後，由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一級上將代表國防部，呈獻「發動機模型」，以展現國防自主的能力。

【經國先生的臥室】

經國先生擔任總統後，如果蒞臨慈湖謁陵駐驛時，是睡在這間房裡，書桌抽屜裡還有他的著作。他用的東西非常儉約、樸實，這是一台SONY的電視機，還是機械式開關，牆壁上的那幅畫則是蔣夫人的作品。《守靈一月記》是在這裡寫的。

【會客室】

這裡的兩幅圖畫非常特殊，一幅畫是蔣公老家溪口的景色，有些人去過浙江省奉縣化溪口鎮回來之後，也說當地的景色有像慈湖，是金哲夫先生的作品；另一幅畫則是慈湖早期的原始風貌，是曾后希先生的作品。

【三合院中庭】

中庭種有四棵花，前兩棵是茶花，是後來種植的。後兩棵是桂花，像要長到這麼高，這麼茂盛、必須要有五、六十年以上的時間。

【門外花園】

花園中這塊石頭的「壽」字，是蔣公78歲生日時所雕刻的，據說這塊石頭是當年掉在河南省的外太空隕石。另一邊有一個韓國和服的石頭人像，是韓國人金周顯先生在2003年2月28日所捐贈的，那是韓國人柳貴順先生在世時告訴金周顯先生，因為蔣公對大韓民國的獨立很有貢獻，所以特別交代金周顯先生要雕刻一尊穿著和服石像送來慈湖向蔣公表示追思與懷念。

【結語】

蔣公與夫人生前喜歡梅花、茶花、桃花、龍柏等植物。慈湖所種植大部份的花就是這幾種，梅花每年都開得很漂亮，大約1、2月份左右就會開花，愈冷愈開花。

每天在開放謁陵前必須將所有的人行步道加以整理、打掃乾淨，做好安全措施。慈湖是一個很好的觀光景點，現在許多單位會選擇在這裡辦活動，因為這裡不但有人潮，空間大，停車也方便，辦理大型活動是最適合的地點。一年大約有一百萬人次來慈湖謁陵，也經常有外籍、大陸人士來參觀，現在的慈湖不僅是兩位蔣總統的陵寢所在地、亦是一個謁陵、觀光、休閒、旅遊相結合的景點。

陽明心學

【附錄二】潘旭煌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4年11月13日15:00

地點：屏東縣四重溪緣鄉餐廳

訪問：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受訪者簡介]：潘旭煌先生為四重溪人，是當地文史工作者，對地方史料蒐集及提振四重溪觀光懷有熱忱，從其口述中，窺見四重溪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附錄的王李桂環女士則是四重溪當地已有一百年歷史的「清泉溫泉山莊」第一代老闆娘，王女士已近年八旬，從其口述中得知蔣經國先生曾一次造訪清泉山莊。

四重溪的養鴨人家

我於1966年在四重溪出生，小學與中學分別念的是溫泉國小及車城國中，高中則是在屏東青年高中就讀。青年高中是一所建教合作的學校而非一般升學高中。之所以選擇念建教學校，是因為從小家境並不好，而建教合作的學校可以半工半讀減輕家計。高中我讀的是機械工程，畢業後，曾到台北從事有關PCB（印刷電路版）工作。我父親原是為人耕作的佃農，直到民國六十三年父親才開始投入養鴨的事業，成立潘氏農場，一開始時養了八十隻鴨，每年冬天還兼種西瓜。我在台北工作了四、五年後，於1990年回到故鄉四重溪投入家中養鴨事業，2000年開始經營「緣鄉餐廳」。

與兩蔣先生有關的紀錄

有關蔣介石先生在四重溪是否設有行館一事，據我所知是沒有，倒是蔣經國先生的行館位在我們餐廳後方兩、三百公尺處，即「南台灣大飯店」旁，目前這裡仍是遊客止步的管制區。該行館是利用軍方的戰情室改設而成，近年來，軍方在維持原建築的格局前提下，將此改成一招待所，作為軍職軍眷到此旅行、考察的住宿處，不過蔣經國先生的房間迄今仍以原貌保留著。此外，招待所在戶外增建了一露天泡湯區，據了解，招待所的溫泉是由一旁的南台灣大飯店以借或租用

的方式供應。

蔣介石先生雖未在四重溪設置行館，不過聽老一輩的人說，大約在民國五十幾年時他曾在「景福山莊」住過一夜。¹景福山莊在日治時代原名「濱津旅社」，由一位名叫濱津羽三郎所開設，是四重溪五家從日治時期即有的老旅館之一，光復後由省府接收，之後才轉賣給私人改名。據景福的老闆表示，老蔣先生入住時，他們全家被迫淨空，旅館附近的民房也被管制，作風很強勢。大約在民國八十一年左右，景福拆除重建，日式建築的舊觀已不復見，而在拆除重建前業者也並未特別保存蔣先生曾住過的房間。

相較而言，蔣經國先生來四重溪的次數比較多。我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民國六十幾年時，車城國中正好在舉辦運動會，蔣經國先生來四重溪視察。這件事在我們地方上相當轟動，因為以前要上電視真的很難得，而因為蔣先生蒞臨的緣故，電視上竟可以看到車城國中的報導。當時的一些照片和相關資料，目前仍保存在車城國中校史館。

若根據檔案紀錄陳誠曾選擇四重溪作為蔣介石的臨時駐用之所，我推測當初所選擇的地點可能是林務局的招待所。以前有許多單位在四重溪設置招待所，蔣先生來四重溪時，可能因為不是很滿意林務局招待所的樣式，所以才改住位在林務局招待所前方的景福山莊。景福在規模上還稱得上頗具特色，而且一直都有人經營，因此算維護得不錯。印象中，林務局招待所是一棟木屋，雖然也別具特色，但因為內部房間屬大房間式格局，蔣先生可能因此不喜歡。不過當時林務局招待所並沒有因此而拆除重建，倒是招待所內有一棟相當漂亮的洋樓，至於這棟洋樓是為誰而蓋，或是蔣介石先生是否曾住過這棟洋樓，我則不清楚。最近，林務局已將原來的招待所全部拆除重建，昔日的老式建築也不在了。

日治時期的榮景

四重溪因地處「四重溪」而得名，又因早期居民從車城進來均沿溪流涉水而行，至四重溪需經四次涉水而過故稱「四重溪」。三軍聯訓基地那裡則因涉水二次稱做「二重溪」，基地對岸則是「三重溪」，而四重溪之後還有一「五重溪」。

四重溪號稱台灣四大溫泉之一（另三處分別是陽明山、北投、關子嶺）。事實上，四重溪的溫泉在清治時期即已發現，但中國人對於溫泉的利用並不多，我記得曾經在文獻中讀到，清人將台北大屯山的溫泉視為「毒水」，因為不僅流出的水很燙，而且流經之處寸草不生，加上又有臭味，因此對於該地僅限於採硫磺

¹ 另根據 2003 年 11 月 20 日中天電視記者陳汶彬報導，蔣介石曾於「濱津旅社」住過三次，詳見：陳汶彬，〈四重溪溫泉 舊回憶新風情〉
<http://www.ctitv.com.tw/new/news/news02.html?id=11&cno=1&sno=12667>

的開發而已。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日人進駐後開始開發、利用台灣的溫泉，因此包括四重溪在內的溫泉區，可說都是自日治時期起才真正開始有系統、有規模的利用，並發展成著名的溫泉觀光區。

日人治理台灣，早期是利用各地的警役所作為開發據點，四重溪是恆春半島上一個相當重要的理蕃點。事實上，恆春半島與日本的關係早在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即有一些淵源。現在我們一般認為發生於日治時期的「霧社事件」是台灣最重大的原住民事件，我認為牡丹社事件對台灣這塊土地的影響力應該比霧社事件還大，因為霧社事件發生時台灣已割讓給日本，所以屬「國內」的反抗事件，而日本人攻打牡丹社時，台灣為清朝政府所統治，則是「國際」事件，而且當時還動員了美、英、德等國家出面調停。所以若從台灣躍上國際舞台的角度來看，牡丹社事件的影響力是遠大於霧社事件的。

四重溪溫泉是南台灣數一、數二的溫泉，相當受到日本人喜歡。四重溪歷史最悠久的溫泉旅館「清泉溫泉山莊」創立於 1905 年，原名「四重溪名所」，之後改為日軍軍官將領泡湯的「山口旅館」，明年清泉即將屆滿百週年，堪稱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溫泉旅館之一。清泉第一代老闆娘目前還健在，日語說得很流利，聽她說日治時期的四重溪是夜夜笙歌，比起北投和陽明山毫不遜色。甚至在 1930（昭和 5）年時，日本昭和天皇的弟弟即高松宮宣仁親王也專程從日本到四重溪度蜜月。當時從日本到台灣四重溪的交通十分不便，先是從日本搭飛機到台北，然後光是從台北到四重溪就要花上兩天的時間，可以說是千里迢迢而來。當是為親王要來四重溪度蜜月，還特地蓋了一棟行館，即位在現今的清泉內。聽我父親說，因為當時沒有現在的柏油路，還是泥土路，擔心風沙塵土四處飛揚，為了迎接親王，四重溪老街上的居民全體總動員，每一戶負責十米的範圍，每隔十分鐘就得潑一次水，而親王抵達時，所有的居民則必須躲起來。

光復初期的恆春半島，可提供遊客住宿而且開發比較完整的有兩個地方，一是恆春城內，另一個就是四重溪。那時的墾丁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有現在的熱帶植物園也就是墾丁森林遊樂區內還有一些單位可以提供住宿，但據我所知，當時那裡的設備不是很理想。而恆春城內雖然有一些地方可供住宿，但所謂的旅館並不多，主要的旅館大多集中在四重溪，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因為四重溪產溫泉。台灣光復不久，日本的影響力仍在，對溫泉的喜好程度很高，所以出外旅行，遊客一般都會找溫泉區；第二，台灣老一輩的人都有泡溫泉的習慣，因此包括軍方的行館、林務局的招待所、台糖研究所的農場也選擇蓋在四重溪。光復初期，四重溪的商家做的大都是日本人的生意，只是到了民國五十幾年以後，日本遊客越來越少，加上台灣一些新的旅遊景點興起，四重溪才逐漸沒落。

基於上述的歷史背景，所以現在的四重溪仍隨處可見日治時代迄台灣光復初期所興建的洋樓，包括我家都是當時所蓋的洋樓。那個年代，台灣可以蓋洋樓的地方真的不多，就以我太太的故鄉雲林來說，當四重溪有洗石子洋樓時，他們還

在住土塙厝，由此可見四重溪的發展有多早，經濟能力有多強。

昔日四重溪溫泉自然湧出的源頭有三處，一是在「溫泉公園」，以前這裡的湧出口是供應給濱津旅社；另兩處湧出口是位在公共澡堂後方，一處供應給山口旅社，另一處供應給公共澡堂及「龜山旅社」（今「新龜山」）、「伊豆館」（光復後改名「福泉旅社」）及「博陽館」（光復後改名「太原旅社」）。去年年底我們與屏東縣政府合作委託調查公司進行四重溪溫泉水資源調查，發現四重溪的溫泉主礦脈區，是位在溫泉公園下方並順著溪谷延伸，同時在南台灣大飯店及「合家歡」附近各有一破碎帶。台灣的溫泉主要以火山型及斷層型兩種為主，不過火山型溫泉在台灣並不多，只分佈在台北大屯山地區而已，其他則幾乎都是斷層帶溫泉為主。斷層帶溫泉的構成，必須有一破碎帶，如此一來地表水才有可能順著破碎帶滲透到地底下經過地熱加溫湧出成爲溫泉。至於現在時下最流行的所謂地熱溫泉，如果按日本人的說法，他們並不認爲那是溫泉，充其量只是地熱而已。台灣的地層相當年輕，屬異常地溫梯度區，一般正常的地溫梯度是每一千公尺深度，地溫會增加二至五度，可是台灣每一百米深度，地溫即增加二度。舉例來說，在台灣，往地底鑿一公里，即可增加二十度水溫，只要地下有水，再加上水本身的溫度若以十八度計算，要超過三、四十度的水溫絕對沒有問題。

但溫泉之所以特殊，並不只是因爲溫度高，還必須考慮其成分。就拿四重溪的溫泉水質來說，根據工研院的測量調查，四重溪的溫泉水至少在地底下已經超過五十年，也就是現在四重溪所泡的溫泉，可能是五十年前降下的雨水，在地底下經高溫加熱，且岩盤內的成分溶出至水裡，隨著水而湧出地面。至於地熱則因爲在地底時間短並沒有岩盤成分溶出的效果。台灣的溫泉標準訂得並不高，以溫度而言，只要有三十度就可算是溫泉。所以台灣現在很多地區像是八里一帶號稱有所謂的「溫泉別墅」，而台中大屯山在九二一地震後冒出所謂的溫泉水，應該也是屬於地熱。

重振地方觀光

當民國七十幾年墾丁的觀光業開始興起時，四重溪卻從鼎盛走向衰落，我認爲其原因，一方面是當時的人不夠努力，另一方面則是當時業者敲竹槓的心態所致。我聽老一輩的人說，以前墾丁人拿一甲地要來換四重溪的一分地沒人要，如今風水輪流轉，四重溪人拿一甲地去換墾丁的一分地也沒人要。以前的墾丁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有現在的墾丁森林公園有地方住，再往南走根本沒有住家，但自從有五星級飯店進駐後，一切便改觀了。我曾聽凱撒飯店的業者談起，當初他們選擇在墾丁蓋飯店，地方人士因爲擔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響而抗議，但現在看來，如果當初沒有凱撒飯店的設立，也就不會有「悠活」、「福華」及「夏都」等大飯店的跟進，自然也不會形成所謂的群聚效應，墾丁也不會有今日的盛況。台

灣有很多像墾丁這樣的例子，例如台東的知本，若不是因為老爺飯店的設立，知本可能還停留在內溫泉的幾家小旅館的格局。由於有這樣的前例，最近四重溪有一件大型的 BOT 案要進行，附近的業者也存有疑慮，我認為大家應該要放心，五星級飯店進駐四重溪，絕對是利多於弊，而且假以時日四重溪的觀光潛力絕對可以與墾丁分庭抗禮。

事實上，恆春半島適合發展住宿的據點並不多，而要進一步發展群聚效益及具觀光特色的地點更是不多。觀光客來恆春半島觀光，晚上不可能都待在飯店，必須要有遊憩的地方可供休閒，墾丁有墾丁大街，恆春鎮雖然也有，但因為比較不集中，而南灣或是關山等其他旅遊點則完全沒有市街可供遊客逛。再拿台東知本為例，現在知本的外溫泉比內溫泉還熱鬧，一到夜晚人山人海，即是因為外溫泉有一條可供遊客遊憩的街道；宜蘭礁溪溫泉亦同樣如此，這也是為什麼老爺飯店將在礁溪開設號稱六星級的大飯店，因為它看好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台北人要泡湯不一定要往烏來或北投去，如果四十分鐘車程即可到礁溪，何必要塞一個小時到烏來，況且價錢、品質也很有競爭力。

由上述的一些例子可知，所有發展住宿據點的觀光區，都一定要有一條街道。四重溪也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我們一直很鼓勵不論是大型或中型業者進駐四重溪，帶入一些新的經營觀念及想法，在四重溪造成一股群聚效應。四重溪老街上保存有多棟自日治時代即或光復初期興建的洋樓建築，相當有特色。其中一棟頗具特色的日式建築，十分可惜於日前倒塌，它即是前面提到的太原旅社。事實上，早在六年前，我即向業主表示願意承租下來經營咖啡館，但遭到拒絕。之後我們一些在地文史工作者尋求屏東縣政府的協助，也曾透過文建會居間協調，希望將該建築指定為古蹟，由政府出資進行修復，但都因業者的排拒而沒有結果。為了搶救這棟老建物，我們曾經很仔細地將建物的每一個細部拍照紀錄，希望將來有經費後，找一塊公有土地再依原形原貌重建。今年六月，有遊客投書內政部蘇嘉全部長，希望蘇部長注意這件事，為此蘇部長特地要屏東縣政府進行瞭解，文化局也派人瞭解、拍照，並與業者接洽，但業者還是不同意。結果事隔不到半個月，整棟建築物應聲倒地。業者之所以一直不同意，是擔心一旦指定為古蹟後，他們的權利將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產權也有問題，因此未能即時搶救保存下來。對照太原旅社的倒塌，清泉便顯得更為珍貴。現今清泉的老闆是四重溪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他有意將日本親王所停留的行館改成紀念館，紀念館一旦設立將成為清泉旅館最大的賣點，對提振四重溪的觀光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就政府正積極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而言，我認為恆春半島是一個重點，而發展觀光首先就是要考量交通的方便性。坦白說，台灣目前可以發展觀光景點，就是花東線、恆春半島以及北宜線，至於中部地區如南投，受到九二一地震的影響，遊客意願普遍低落。

我認為四重溪的觀光絕對有潛力與墾丁分庭抗禮，冬季是墾丁的淡季，換個

角度看，墾丁與四重溪不應相互視為競爭對手，應該是一種既競爭又聯合的關係。夏天遊客若投宿四重溪，我們搭配贈送遊客到墾丁衝浪、玩各式水上活動；到了冬天，住墾丁的遊客也可以到四重溪享受溫泉。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由中南客運負責的「溫泉巴士」以及屏東客運的「溫泉列車」活動，遊客可以從墾丁的凱撒、福華或歐克飯店搭車到四重溪泡溫泉，來回車資加上泡湯費用一個人只要兩百七十元，相當經濟實惠，班次也很密集，平均每小時一個班次，十分方便。另外還有鎖定銀髮族市場的促銷活動，從高雄到恆春、四重溪，一個人車資含泡湯售價五九九元。此外，今年開始上路的「墾丁街車」，恆春半島所有的旅遊景點，墾丁街車均可到達，兩日卷售價是兩百元，隨上隨下不限次數，發車時間候車停均有，橘線是每四十分鐘一個班次，藍線一個小時一個班次，非常便利。由於是今年剛開始辦理，可能行銷宣傳方面還做得不夠，有些遊客還不知道。

除了上述的一些促銷活動外，我們目前還在努力向政府爭取將南二高延長至楓港，因為如此一來，從嘉義到恆春半島只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即可，台南一個小時又十分鐘，高雄則只需五十分鐘，恆春半島的一日生活圈即可延伸至嘉義，同時又可解決楓港往台東及墾丁車輛的塞車問題。這項建議交通部已經完成評估並同意，只要等待下一期立法院院會召開，立委們審查通過後即可動工，所以我們現在正為搶立委的席次而打拚。

特色物產—紅仁鴨蛋

四重溪的「紅仁鴨蛋」相當有名，由於這個名稱是我取的，所以有時我會開玩笑地說，「我是紅仁鴨蛋的罪魁禍首」。紅仁鴨蛋最主要的特色是在於它的營養成分與品質，不論是口感及色澤與一般的鴨蛋都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其實若從以前的人的觀點來看，紅仁鴨蛋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從前蛋的品質就是如此，不論是蛋黃的比例、飽滿度以及蛋白的濃稠度等都比現在的蛋來得高。我最高紀錄曾在自家生產的鴨蛋蛋黃上插了十五根牙籤，結果蛋黃依然完整不破，證明飽滿度相當好。

紅仁鴨蛋之所以能夠如此，主要是因為鴨子本身很健康。蛋從胚胎到分裂成爲生命體，必須自備各種成長元素，所以是我們人類攝取的食物中營養最爲均衡的一種。現在一般飼養雞、鴨的方式不如以前的自然，所有雞、鴨的生活空間就侷限在三十公分寬、六十公分高的三層鐵籠子，我們戲稱是「樓仔厝」。這些住「樓仔厝」的雞鴨的生命史就只有吃飼料和下蛋，與機器無異。以動物心理學來說，這樣的飼養方式是極不健康的，因為動物不是只要有東西給牠們吃就好了，環境的好壞也會影響牠們的健康。另外，動物所需要的營養素及礦物質有許多是人類所無法提供，要靠動物自行補充，但因為被飼養在鐵籠內，無法自由覓食補充各類所需營養，因此所產下的蛋，其內部的營養的平衡度也就被破壞掉了，口

感和飽和度也會打折扣。

如前面所說我們家可以說是以養鴨起家，在飼養鴨子的方式上，我採野放式，鴨子的活動範圍可以達到來回六公里。另外在飼料方面，除了應有的飼料外，我們還餵食牧草和綠色蔬菜，之所以特別增加這兩樣東西，一是爲了補充葉黃素，以增加蛋黃色澤的飽滿及亮度，同時因爲這是植物性色素所以不會有腥味；另外則是爲了增加纖維素，以降低蛋的膽固醇含量，一般人工飼料的纖維素很少。所以經由上述的說明，要飼養出健康的雞、鴨，首先，環境要許可；第二，水源要乾淨，這是最基本的兩個要件。

紅仁鴨蛋的知名度雖已打開，但在推廣的過程中也遭遇許多困難。例如我剛開始要將鴨蛋作禮盒式包裝時，家中的長輩罵我「頭殼壞了！」因爲開發包裝需增加成本，而鴨蛋又很「粗俗」（便宜）的東西，平均一個紙製禮盒包裝要將近二十元，牛皮紙製提袋要十六元，由於成本高，所以現在一般的提袋已經很少用牛皮紙袋。而包裝上所用的照片是將四重溪公路局站牌、日本親王所住過的行館以及養鴨所需的鴨母船的幾張老照片合成，並取名爲「四重溪最老的養鴨人家」。開發新包裝的成本勢必要反應在售價上，不可能由我們自行吸收，以十二粒包裝爲例，售價是一百元，一顆蛋平均是八塊多，外面一般賣五元，長輩們擔心沒有人要買。但是我對自己的產品有信心，同時我更相信好的包裝有助於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就拿送禮來說，是十二粒的禮盒裝比較好，還是用塑膠袋裝二十粒比較好？就算東西再怎麼好，沒有好的包裝就是凸顯不出價值。目前最常跟我們訂購的是來恆春半島辦教育訓練、活動的團體，因爲通常辦活動都會送一些當地的特產給參與活動者，但受限於經費太貴的又送不起，而我們一盒才一百元，又富有特色。

附

王李桂環女士訪問

我於民國十六（昭和二）年於枋寮出生，二十歲結婚，婚後一年隨先生搬至四重溪定居，所以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二長是在四重溪度過的。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管山口旅館，並派人看管這裡，不過並沒有營業，反而在這裡養豬、雞，把環境搞得亂糟糟。民國三十六年政府將旅館公開招標給民間經營，我們得標後開始整理環境，慢慢地才有客人來旅館洗澡、休息。「清泉」這個名字是我們取的，因為我公公名叫做「清和」，而我先生名叫「坤榮」偏名「榮泉」，所以取公公的「清」字以及我先生的「泉」字，合起來即是「清泉」。山口旅館在日治時期即相當興盛，後期因為空襲的緣故，大家躲空襲都來不及了，哪還有人上門泡溫泉，因此荒廢了一陣子。不過據說空襲時四重溪都未被炸彈攻擊，也沒有被掃射，反倒是恆春被轟炸、掃射得很厲害。

據我所知，老蔣曾來過四重溪，但不是住我們這裡，而是住在景福山莊，倒是蔣經國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曾來過我們這裡一次，但是沒能待到天亮，半夜電話來了就離開了，本來我已經準備好紙筆，想請他天亮後幫我寫個字留念，沒想到他半夜就走了。他來的那天，我和先生正好有事到高雄去，晚上回來到旅館前就被人攔了下來不讓人進去，我說我是旅館的老闆，他們不相信，後來是旅館內的員工出來帶我們，才讓我們進去。除了蔣經國先生來過我們這裡以外，陳誠先生也曾來過我們這裡做過兩次生日，當時他的身份應該已經是副總統了。

日治時期的山口旅館只有十一、二間的房間，全部都是榻榻米，目前則已經增加至四十六間的規模。山口旅館最早的原址就是現在我們六間日式套房的所在地，我們只是將房間翻新，位置並沒有更動過。兩、三年前開始，我們增建了露天泡湯池後，日本親王曾使用過的那間浴池就未曾再對外開放，只供旅客參觀。

【附錄三】 風雲行館 旁白內容

〔按：本文係從洪維健先生拍製之 風雲行館 旁白聲音轉為文字，為尊重其著作權，請勿公開、請勿引述；又本文僅供背景參考，間有不雅措辭亦存真照錄。〕

前言：

蔣介石來台灣的時候已經六十二歲，他在台灣活了二十六年，也整整當了二十六年總統。這二十六年當中，蔣介石蓋了不少行館，因為記載雜亂而又神秘，沒有人搞清楚到底有多少個。為了解開這個謎，原本可以用手算的問題，現在只能用腳去找答案，我們深入全省各地追蹤，結果看到了痛心的真相。

一、澎湖第一賓館

澎湖第一賓館是蔣介石逃離大陸後第一落腳的地方，第一賓館是日本人在 1942 年蓋的，當初是為了招待高級軍官，當時蔣介石只是一介平民，卻蠻橫的佔用。蔣介石小住幾天之後，六月一日搭機飛往高雄，休息幾天後，搭車轉往桃園大溪。蔣介石去金門視察，都先在這裡停一下，南部軍事演習也先繞來這裡小住。八二三砲戰的時候，蔣介石特地飛來澎湖督軍，躲在防空洞裡遙控金門作戰。



一九四八年年底國共大會戰，國民黨吃了敗仗，不得不找中共談和，毛澤東要蔣介石下台才同意停火。在全國各界的龐大壓力下，1949 年 1 月 21 日蔣介石引退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繼任總統，蔣介石還保證五年內絕不干預政治。蔣介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表面上真的不管國家大事，但是私底下卻遙控軍隊，繼任的總統李宗仁後來寫回憶錄說：「蔣介石在溪口就有七座地下電台，繼續指揮他的軍隊打共軍。」1 月 21 日蔣介石下野後整整三個月，4 月 21 日中共就渡長江攻進南京。首都淪陷，中華民國亡了。



二、桃園大溪賓館

1949 年 6 月 1 日，蔣介石從澎湖飛來高雄小住，後來轉往桃園大溪，然後才住進草山賓館，現在大家說草山賓館是蔣介石在台灣的第一個行館，其實是錯的。1949 年 7 月蔣介石訪問菲律賓的時候，還住在大溪行館。蔣介石在大溪有

兩處行館，一個是著名的慈湖，另一個就是大溪行館。蔣介石非常喜歡大溪河谷，因為這裡很像他的溪口老家。大溪行館在和平老街的中正公園裡。



蔣介石自己恢復總統頭銜後，在日據時代的公會堂隔壁加蓋房舍，成就了今天的行館規模。蔣介石 1975 年死了，第二年這裡就蓋了一個高聳雲天的特大號銅像，當時出力最大的是客家大老吳伯雄，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麒 228 事件的時候，慘遭國民黨軍人槍斃。健忘，是政治人物的特色。

銅像基座上有四面浮雕，記載了蔣介石一生的偉大事蹟，其中最顯眼的就是「毋忘在莒」。公元前 686 年齊桓公倉皇出走，逃到莒城，他發誓永遠不忘避走莒城的恥辱，這就是「毋忘在莒」這個成語的由來。公元前 279 年，大將軍田單用火牛陣攻打莒城，這一仗打得驚天動地、名垂千古。公元前 686 年到公元前 279 年，前後 407 年，莒城發生兩件大事，但是田單沒有說過「毋忘在莒」，「毋忘在莒」跟火牛陣絲毫不相干。1952 年元月，蔣介石去金門視察，65 歲的老糊塗雅興大發，在大武山寫下「毋忘在莒」四個字，要駐軍效法田單火牛陣的精神，準備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毋忘在莒」後來被炒成「莒光日」，田單楷模也成為國軍英雄。在那個獨裁時代，學歷史的人不敢指出這個錯誤，讓我們看到了學術的淪落。



三、桃園大溪慈湖

慈湖是蔣介石在大溪的另一個行館，也是蔣介石死後停棺的地方。當初起造慈湖行館，是爲了當作戰時的辦公地點，1966 年大陸文革的時候，蔣介石考慮趁亂反攻大陸，但是又擔心中共的噴射機打過來，台北的總統府和士林官邸都不安全，所以就想到了林本源家族捐獻十分滿意，深信可以修築，成爲作戰指揮



慈湖完工之經在這裡舉行壽

蔣介石特地在慈湖賓館唱戲慶生，大鵬名角廖苑芬、杜月笙夫人姚玉蘭都粉未登台爲蔣介石演唱。10 月 31 日是蔣介石的生日，根據星象學算是天蠍座，天蠍座性慾強、精力旺、佔有欲強、神秘、殘酷、陰險、記仇、奮力打擊敵人，這些特色倒是完全吻合。蔣介石過生日，各機關團體都要搞祝壽慶典，大家在禮堂前面排

慈湖這一處龍穴。這地方是的，蔣介石親自看過風水後躲過中共的空襲，於是動工中心。

後，蔣介石常來小住，也曾宴，1967 年 10 月 31 日，蔣

隊，然後給高掛的蔣介石照片鞠躬，高呼「萬壽無疆」之後簽名祝壽回去。歷史上的獨裁者，無不喜歡淺薄、無聊的阿諛，他們熱愛邪奸諂笑的恭維，他們愛聽到大家喊他「萬歲、萬萬歲」。1975年4月蔣介石歸天，慈湖反而成了蔣介石的地府。

四、桃園角板山復興賓館

角板山在桃園縣的復興鄉，復興鄉原來叫做「比雅山」，泰雅族的意思是指「台地」，政治取向的新地名掩蓋了純樸的原住民文化。我們不覺得復興鄉有什麼不好，可是當地原住民卻無時無刻不想恢復「比雅山」這個地名，給他們取名復興鄉的就是蔣介石。這個得天獨厚的台地，可以看到美麗的河谷和山巒。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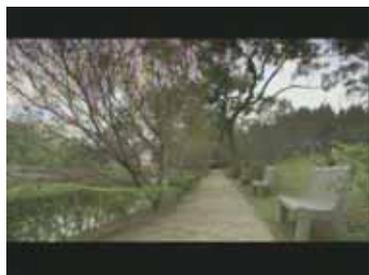


石在角板山有兩個行館，一個是過去招待裕仁太子的太子樓，蔣介石佔用後改名「復興賓館」。

太子館是檜木建築，1992年電線走火不幸焚燬，重建之後成了今天的救國團復興青年活動中心。門口一對大榕樹是1950年10月25日蔣介石夫婦一起種植。這兩株樹見證了專制王朝的風景，卻被冠上浪漫的情人傳說，被叫做「夫妻樹」，偉人的神話似乎永遠無法拆穿。

五、桃園角板山新賓館

蔣介石來角板山最早都住太子館，前後用了10年。有一次蔣介石散步到附近的衛生所，發現這裡的風景非常像老家，就把這個日本人留下的「毒蛇研究所」和「衛生所」圈成自己的行館，當地人管他叫「新賓館」以別於太子館。角板山新賓館是1960年蓋的，這年9月4日蔣介石逮捕雷震，國內輿論噤若寒蟬，台灣不再有言論自由，蔣家王朝穩如泰山，遊山玩水的雅興就更加濃厚。



蔣介石經常來這裡小住，跟他老婆在花園裡賞花，新賓館面積大概有七公頃，簡直是一個小型的花園新城，是蔣介石所有行館裡面面積最大的一個，有池塘、有花園，還有小山丘。這裡是日據時代「毒蛇研究所」，所以這裡的梅花園裡還有標語，警告大家當心被毒蛇咬。

蔣介石每年都要來這裡住一、二個月，一解他自己的鄉愁，當時角板山位處偏遠山區，上山、下山欠缺平坦公路，蔣介石和他老婆欣賞湖光山色，其實都不靠自己辛苦跋涉，而是搭乘他們夫婦專用的轎子。新賓館的盡頭有「梅台思親」涼亭，一覽整個溪口台地，可以讓他好好的想念他的媽媽。

六、南投廬山行館

南投廬山這一帶是泰雅族，1930 年莫那魯道在霧社對抗日軍，驚天地、動鬼神，以死明志，1951 年國民黨政權爲了拉攏原住民，立碑紀念他的英勇的立場來看，莫那魯道樣會是抗議英雄。廬山心，左手邊一棟日式的



國民黨政權爲了拉攏原住民事蹟。其實就原住民保疆護土在面對國民黨包山、包海，一警光山莊是警察的休假中翻修建築，就是蔣介石的廬山行館，當地居民說廬山以前叫做「櫻花溫泉」，日本人還叫過這裡「富士溫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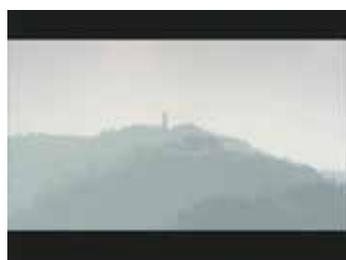
蔣介石 1953 年尋興致此，覺得很像當年大陸的避暑聖地廬山，就把這個地方的名字給改了。這裡的廬山吊橋是 1977 年修的，石碑也呼應著大中國思想。廬山溫泉的水質相當不錯，泡溫泉可以治療皮膚病。蔣介石年輕的時候淫逸荒唐，得了性病還傳染給第二個老婆陳潔如，蔣介石的性病非常嚴重，連第三任老婆宋美齡都不能受孕，性病使得蔣介石從此沒有孩子，唯一的兒子是髮妻毛福梅生的。

七、南投日月潭賓館

日月潭是劬族的領地，1949 年蔣介石來到這裡，蔣介石看上日月潭的風光美麗，大興土木重修涵碧樓作爲自己的行館。涵碧樓號稱蔣介石十大行館之首，不過當年的涵碧樓已經拆除，部分材質搬遷到今天涵碧樓飯店右邊，蓋了一個紀念館，原址只剩下一塊雜草茵茵的空地。



最早的涵碧樓是 1910 年建造的，1923 年日本皇太子裕仁來台住過，蔣介石 1949 年到台灣後，常來日月潭開會，研究怎麼奪回政權。蔣經國 1949 年 12 月 30 日的日記說：「下午父親在涵碧樓召集陳立夫、黃少谷、谷正綱、陶希聖、鄭彥棻等先生，討論本黨的改造問題。」蔣介石把這裡佔作私人行館，不准對外開放，他在這裡修私人步道、蓋渡船碼頭，有專用的渡船，還有專用的禮拜堂。耶穌堂是 1971 年蓋好的，這時候離他 1975 年過世只剩四年，這年他已經 84 歲，或許他開始擔心耶穌找他去報到。



耶穌堂是 1971 年蓋好的，這時候離他 1975 年過世只剩四年，這年他已經 84 歲，或許他開始擔心耶穌找他去報到。

蔣介石年年攜家帶眷來這裡度假，蔣介石最長住過 52 天，最短只住了 3 天，蔣介石祖孫三代，徹頭徹尾忘記了這裡是劬族的土地。蔣介石把潭裡面的「拉魯島」改名爲「光華島」，把對面的「沙巴蘭山」改名爲「青龍山」，青龍山海拔 954 公尺，蔣介石建造高 46 公尺的「慈恩堂」。蔣介石的侍衛隨後成立「勵志社」，

蔣家父子生前規定，勵志社要帶領駐守的憲兵，每天對蔣母靈位一日三拜，1975年蔣介石死了，1988年蔣經國死了，一日三拜的儀式這才偷偷停掉。

「光華島」走進歷史，現在的地名恢復成「拉魯島」，水社碼頭入口處原本是「梅荷園區」，這是憲兵駐在所，老百姓不得隨便進入，國民黨下台之後，這裡改成廁所，供遊客自由使用，也結束了蔣家的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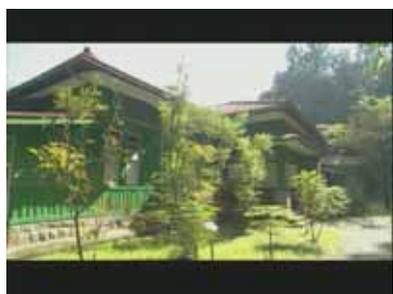
八、南投溪頭行館

溪頭的森林遊樂區和大學池是南投縣的重要觀光據點，早年武俠片都愛來這裡取景，這裡的每一間房子都蓋在樹林裡面，真是非常愜意的度假小屋。……都說紅樓四號館就是總統行館，但是實際探訪卻發現房間窄小，應該不合蔣介石的品味。當地的人說蔣介石只來過溪頭一趟，反而是蔣經國來過好幾次，每次都住一號館，樓上還給他的七海警衛隊住，不過後來，溪頭乾脆修一個「竹廬」算是給蔣經國專用的度假行館。



蔣介石喜歡上山下海四處走動，可是台灣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的統治，蔣介石到哪都頂著一個大光頭，所以台灣人私底下叫他「臭頭仔」，「臭頭仔」這個外號是不能公開喊的，有人就因為說漏嘴而被捕入獄。蔣介石在台灣當了一輩子總統，但是他一輩子不會說台灣話，蔣介石留學日本，所以會說日本話；他太太留學美國，會說美國話；他的兒子一個留德、一個留蘇，留蘇的還取了一個蘇聯老婆。他們一家人會說四種語言，可是沒有一個會說台灣話，也從來不打算學台灣話，他們年年用浙江話念文告，連北京人都聽不懂。歷史總是用它的方式提醒世人，荒謬是獨裁者經常演出的短劇。

九、嘉義阿里山行館



「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我們今年回大陸。」蔣介石給國民黨的承諾，反映在這個童謠裡，可是六十年來從未實現。阿里山的太子賓館，採用珍貴的阿里山神檜，是日本人蓋給皇族和高級官員，總面積 380 坪，建地 180 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把它叫做「阿里山貴賓館」。「阿里山貴賓館」的整體建築，充分保留了日本風味，六階兩級的玄關和門廳，方正的圍廊和落地窗，還有鋪軌拉門、榻榻米，都讓我們想起小時候的日本房舍，整個貴賓廳濃濃的感傷，讓人久久無法自己。

「阿里山貴賓館」的書房邊上，有一張非常顯眼的斜背躺椅沙發，這種沙發在很多行館裡面都有，都以爲這是看風景用的，其實這是洗澡以後的躺椅。蔣介石習慣泡澡不用肥皂，一站起來副官立刻給他擦背，接著爲他披上大毛巾，另一個副官就把他扶到書房，讓他坐上斜背躺椅沙發，副官搬張矮板凳坐在他的面前，用毛巾爲他擦乾腳背和腳指。如果腳指甲要剪短，就把「小吳」叫來。「小吳」是中華路安樂池的師傅，起初用專車接送到士林官邸，後來乾脆把他安插成安全局雇員，只要蔣介石想剪腳指甲，他就馬上趕來報到。



就我們親自走訪觀察，「阿里山貴賓館」是保存得最好的行館，這裡每個星期三才對外開放。阿里山實在太遠，交通不很方便，蔣家父子統治台灣的 39 年裡只來這裡住過三次。他們只住三次，我們卻等了五十多年才能自由參觀。

十、嘉義行館

嘉義除了阿里山上的太子賓館，嘉義縣還有一個小行館，藏身在曾文水庫附近的農場裡。嘉義縣台 3 省道的嘉義農場，是退輔會非高山型的休閒農場，農場位處大埔鄉，三面環山，一面看著曾文水庫。進農場大門不遠，就有一棟蔣介石行館，但是 1972 年蓋好沒多久，蔣介石就住院了，徹頭徹尾沒有機會享受。

蔣介石跟乾隆皇帝一樣長壽，活到 89 歲才伸腿瞪眼，他活得久所以有時間遊山玩水，各地留下的行館反映了一個事實：「當總統其實跟當皇帝沒有兩樣。」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死的那一天，台北狂風大雨，讓人印象深刻。民間傳說蔣介石是烏龜精轉世，過去在大陸要下大雨才能打勝仗，他氣數已盡，一命嗚呼，出現風狂雨大的怪現象，或許暗示了跟蔣介石 26 年的苦戰，台灣人終於等到了悲慘的勝利。



1948 年大陸快丟了，宋美齡突然在 11 月 28 日赴美，外界的看法是他逃命去了，而且也是幫蔣介石安排後路。他在美國待了一年多，還找美國緊急援助，但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是。」中存底只有匯其中的

起臉來拒絕，因爲蔣宋家族貪污腐敗，美國總生氣的說：「國民黨這些人都是賊，每一個都央日報的老記者陸鏗回憶，1947 年國庫外匯 4 億美金，可是卻被蔣介石的親戚孔宋家族套 3.3 億，蔣介石看到新聞非常的生氣，不但質問記者新聞來源，還要中央日報更正，說是小數點用錯了，其實只有 3.3 百萬。這麼腐敗的國民黨，難怪美國總統杜魯門罵：「國民黨這些人都是賊。」中國人對宋家三姊妹的評價是：宋靄齡愛錢，宋慶齡愛國，宋美齡愛權，這個看法倒是



跟國人不太一樣。孔宋家族揚子公司套匯事件發生在 1947 年，同一年台灣發生了 228 事件，國民黨的腐敗禍及兩岸。

宋美齡喜歡養狗，先後養過垃圾、莉莉、巴比多三條狗，柏拉圖說：「我越跟人相處，我就越喜歡狗。」宋美齡跟蔣介石相處那麼久，當然會有這種反應。宋美齡出遊的時候喜歡帶狗出門，他的狗被當地的土狗欺負，最後在地的土狗被侍衛殺了。這個故事讓我們發現，蔣家治台發生 228 事變、白色恐怖，一點都不意外。

十一、高雄西子灣行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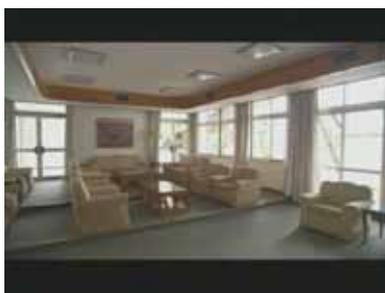
高雄西子灣行館據說是彭明敏的二伯彭清約日據時代蓋的，當時也讓日本軍官使用，1949 年蔣介石把它收歸私有，成了蔣家的望海別墅。當年面海而立的西子灣行館，如今劃歸在中山大學校園裡，而且裝潢成對外開放的西灣藝廊。畫



廊左邊有一個陳列室，展出蔣介石從南京運過來的座車，車子龐大的身軀說明了歷史的滄桑。這棟通體綠漆的水泥建築隱身樹叢，幾乎看不見遠處的海天一線，當過憲兵的老居民說，當初負責守衛西子灣行館，碰到颱風還不准撤哨，硬是用 S 腰帶把自己綁在樹上，在狂風暴雨的夜晚繼續守衛。

十二、高雄澄清湖行館

蔣介石到高雄的時候，聽到打狗山這個名字非常不悅，下令改叫萬壽山，以祝自己長命百歲。1963 年蔣介石到大貝湖的時候，也因為名字聽起來不順，要人家改名叫澄清湖。蔣樓行館，樓上有蔣介石來賓的大會客廳和酒會下也有面積極大的宴會大行館。澄清湖裡面魚國語課本裡面一段蔣介石幼年的故事。蔣介石小時候看到河裡的小魚兒，不畏洶湧水流努力往上游，馬上深受感動，決定拯救中國。這個故事傳頌多時，可惜後來證明是虛構的。



介石在澄清湖修了澄清的臥室和辦公室，有接見大會客廳和酒會陽台。樓廳，稱得上是平地第二個兒悠游，讓我們想起小學

每年六月陸軍官校校慶，蔣介石南下主持閱兵或者面談師生，都會住在澄清樓，同時會見外賓，他每年冬天也會來這裡避寒，而且一住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天氣溫暖了才回到北部。澄清樓視野寬廣，但是風水卻不好，因為蔣介石住在這裡屁股開花了。1971 年 11 月蔣介石住進澄清樓，他因為有嚴重的便秘，需

要副官用甘油球幫他潤滑肛門，副官錢如標一連插了兩根灌腸頭，可是蔣介石還是拉不出大便，反而是馬桶裡面流了一缸鮮血，原來兩根灌腸頭沒有插進屎眼，反而插進屎眼旁邊的肌肉。革命導師頓時大發脾氣，隨即下令把人給關起來，副官錢如標就這麼被關了五年，一直關到蔣介石死了還差點槍斃。我們相信，這才是獨裁的本質。

十三、屏東墾丁賓館

蔣介石的行館是看風水選的，林務局特地為蔣介石修的墾丁賓館，也是根據風水師傅的指點才動工。墾丁賓館的位子像一張太師椅，右手的大尖山過去叫做大石板，大尖山和左邊小圓山是椅子的扶手，前面的牛角石是給他架腳的。前方的綠色草坪是停機坪，不過蔣介石都是搭車過來，停機坪反而留給林務局局長使用。墾丁賓館是蔣介石最南方的行館，據說他都固定秋天來這裡，可是有人說他都只是休息沒有長住，不過這棟豪宅至今保存非常良好。……把墾丁賓館委外給凱薩飯店，一度叫做「海天青會館」，現在又恢復了墾丁賓館這個名字。



墾丁賓館對外開放，任何人都可以來這裡住宿，不過樓上蔣介石的宴會廳和會客房並不對外開放。參觀蔣介石的行館一定要注意房門的安置，不管是臥房、書房、還是客廳，任何地方都要裝兩扇門，一進一出，不會堵住出路，這是因為蔣介石對出路非常重視，所以連餐廳上菜、收盤子都裝兩扇門。有人說這是基於安全理由，因為蔣介石隨時都有逃命的準備。

蔣介石對廁所的窗子曾經跟他的老婆吵架，老頭子不愛開窗，甚至反對窗子往外開，可是喝過洋墨水的老婆，卻堅持要多開幾扇窗子，結果冷戰許久才告落幕。蔣介石不喜歡見光的個性，或許跟他老愛在行館開地道、安排脫逃後路的個性有關。就今天老人健康醫療觀念來看，蔣介石的確開了風氣之先，他來台灣的時候是 62 歲，這個年紀想長命百歲就要多運動，27 個行館見證了長年遊山玩水，才能活到 89 歲的事實。這些行館就某種定義來看，其實是蔣介石的健身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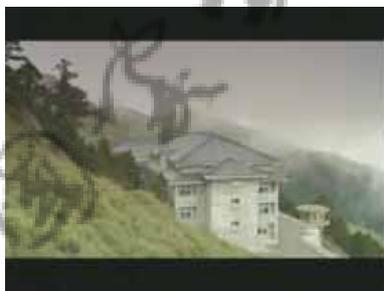


十四、合歡山松雪樓

合歡山是我們熟悉的度假勝地，好玩的地方蔣介石從不缺席，1965 年農林廳建立了松雪樓，是蔣介石的避暑行館，1975 年蔣介石死了，松雪樓移交給救國團，1996 年原地重建擴充設備，以豪華歐式風貌重生，2000 年九二一地震倒塌重建。

合歡山松雪樓讓我們想到蔣介石夫妻的感情生活，根據李敖考據，宋美齡在 1942 年有過紅杏出牆，其兄是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溫德爾·威爾基，溫德爾是 1892 年出生的，比 1887 年出生的蔣介石小 5 歲，比 1897 年出生的宋美齡大五歲，溫德爾 1942 年來中國才 50 歲出頭。10 月 3 日溫德爾來到重慶，受到宋家三姊妹熱烈歡迎，彼此用英語交談，印象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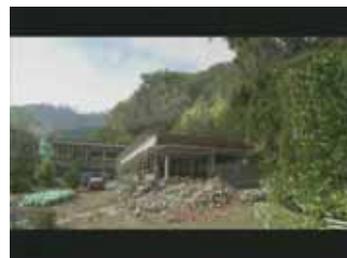
有一天晚上，蔣介石舉行酒會，溫德爾和宋美齡卻失蹤了，蔣介石氣急敗壞的帶著警衛搜索，誰也沒找到，只得懊惱的離去。第二天凌晨四點，溫德爾回來了，興奮的跟他的記者朋友吹的一段風流遭遇。溫德爾打算把國，這個美國記者叫做邁可考爾的老闆，邁可嚴肅的提醒溫德爾總統的太太，這樣下去遲早是掙扎一夜終於告訴邁可，放棄這是溫德爾要邁可告訴宋美齡，取消帶她回美國的承諾。邁可帶了口信去見宋美齡，宋美齡一聽事情有變，追問邁可誰說他不能跟去美國，邁可說是……。（之後無旁白）



噓，他剛才享受宋美齡帶回美斯，是展望雜誌爾，對方可是中會出事。溫德爾個荒唐念頭，但是

十五、花蓮文山招待所

花蓮文山是著名的溫泉區，去文山要經過太魯閣國家公園，這裡風景秀麗，真是鬼斧神工，蔣介石在這裡設有文山賓館，就坐落在台 8 線的路邊上。根據檔案記載，1966 年 7 月 13 日，蔣介石搭乘總統專機飛到花蓮，住進文山賓館，這時候他已經 79 歲。文山賓館整體上分左右兩塊，分別由蔣家父子聯手打造，所以才會有今天的規模。蔣經國死掉以後這裡跟著荒廢多時，過去的文山賓館拆除重建，門口還有大理石刻的門牌，清楚標示著過去的顯赫地位。



這兩層樓的平地水泥建築物，由瀘水管理站負責整修，準備對外招攬觀光。文山溫泉在日據時代就非常出名，日本軍人經常來野溪泡溫泉，提到日本軍人，就會想到蔣介石的神話。根據毛思成所記錄，1906 年 4 月蔣介石第一次到日本，蔣介石在日本唸書的時候，日本教官把四億中國人比做微生蟲，蔣介石反唇相譏，說日本有五千萬人也

像是五千萬隻寄生細菌，日本教官怒指光頭蔣介石：「你沒有辮子，你是不是革命黨？」李敖說這句話露出了馬腳，因為張群說過，當時他們都留著辮子。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謊話，跟華盛頓砍斷櫻桃樹一樣，都是無聊的政治神話。

十六、梨山賓館

被國民黨硬拉來台灣的大軍，逐漸出現不滿沒有反攻大陸的情緒，爲了壓抑這些士兵的鄉愁，先是弄了橫貫公路去挖道路，等到公路挖好了就讓他們去種菜，而且和原住民孕育出梨山的第二代。1952 年成立梨山的福壽山農場，當初



修築橫貫公路的老兵，很多都留在這裡種水果。這個農場辦得很成功，但是蔣介石來這裡參觀，起初都是住在附近的梨山賓館，梨山賓館是一個老招待所，視野好但是不討蔣介石歡心，後來就被福壽山莊所取代。現在對外營業的梨山賓館，其實是 1965 年才重新修築的，不過裡面還保留了總統行館的規格。

蔣介石自稱是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第六期前後幾期的同學驚訝不已，什麼時候冒出這麼一個校友，第四期的蔣作賓曾經大聲質問同學總會負責人劉宗紀：「蔣介石怎麼可以亂吹牛？」劉宗紀安撫蔣作賓說：「蔣介石派他的副官陳銘閣送 5 萬元，作我們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會的經費，人家給的鉅款何必深究呢？」

十七、福壽山莊

毛澤東建國之後去過西湖三十九次，蔣介石父子退守台灣之後，在福壽山農場、合歡山、溪頭各地都有兩、三個別墅，全省超過 27 個行館，兩相比較，蔣介石要比毛澤東寒酸多了。蔣介石來到梨山或者是福壽山，最初是在梨山賓館過夜，後來看上福壽山的風水，1963 年就另外蓋了一棟福壽山莊，1969 年更蓋了小洋樓「達觀亭」。蔣介石每年



都要來福壽山度假，所以不准外人進入福壽山，蔣介石每次過來都搭直昇機，所以這裡還有專屬的停機坪，從 1956 年到 1995 年前後四十年，福壽山都不對外開放，所以外界對於提到蔣介石的福壽山行館，都以爲是梨山而不知道是福壽山。

蔣介石在這個視野遼闊的山頭上蓋了一個木造的紅色平房，取名福壽山莊，希望多福多壽。根據這裡的觀光解說文字，蔣介石每年夏天都會來這裡避暑，福壽山莊後面院子還擺著兩張椅子，當年蔣介石跟他老婆看風景就坐在這個地方。當我們用同樣的角度俯覽群巒，這才知道他爲什麼在這裡設行館，原來真的是登

泰山而小天下。蔣介石非常喜歡這裡的風景，所以不但搞了一棟福壽山莊，還搞了一個達觀亭。他說達觀亭是用來思考國家大事，福壽山莊是用來怡情養性。

十八、福壽山達觀亭

達觀亭在福壽山農場的至（制）高點，在福壽山莊最高的山巔，距離福壽山莊有五、六公里，這裡有一個小池塘叫做「天池」，雖然座落在山間卻終年不缺水。有關天池附近的特殊聯想，多少年來一直持續不斷，很多道教信徒到這裡來祭天拜地，甚至有人跳進池子裡去喝黃土水，如果我們覺得他們迷信得過頭，那麼蔣介石絕對是開風氣之先。蔣介石相信這裡有特殊的靈氣，所以又在這裡蓋了一棟兩層樓房，蔣介石在這裡打坐練氣，這時候蔣介石已經 82 歲。



其實不只是蔣介石看中福壽山，他兒子蔣經國也跟著靈性移山，他不好意思睡他爸爸的龍床，所以另外蓋了一棟「松廬」行館。據說蔣經國帶兵修橫貫公路的時候，有一個晚上在松樹下過夜，地點就在這父子的行館，也是全世界罕見的特例，蔣家父子把台灣當作是他們自家的秘密花園，讓我們看到了毫不遮掩的真相。「松廬」現在也對外營業，有心過過太子癮的人可以來這裡睡睡，順便寫一篇散文發抒感想。



十九、武陵行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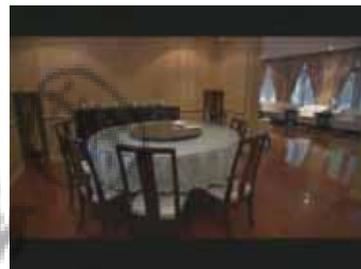
從 1963 年開始，武陵農場和福壽山農場，就成為蔣家的屯兵農場，武陵農場裡面的武陵行館是蔣家父子為修建的，從 1963 年到 1971 年，壽山避暑，都要來武陵農場小住種了梅花。1986 年的時候武陵農宋美齡要回來了，還有可能當上住院。



1972 年嚴家淦內閣總辭，宋美齡曾經建議蔣介石提名孔令侃，孔令侃是宋美齡的姪子、孔祥熙的兒子，孔祥熙當過行政院長，孔家非常希望孔令侃能父業子繼，孔令侃也常常向姨媽宋美齡下功夫，可是蔣介石傳子心切，根本聽不進宋美齡的建議。嚴家淦總辭後蔣經國馬上接手閣揆，從此種下母子兩人的心結。其實蔣經國跟宋美齡一直處不好，1927 年 12 月 1 日，蔣介石跟宋美齡在上海結婚

的時候，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正在溪口幫忙看家，蔣經國痛恨宋美齡可想而知，蔣經國比宋美齡小十三歲，從 1954 到 1958 年之間蔣經國是不叫宋美齡一聲「阿娘」的，「阿娘」是上海話，就是母親的意思。後來蔣經國抓穩政權，兩人的關係才修好，宋美齡一直直呼經國，兩人名為母子，其實是政敵。

蔣經國因為生母遭棄而恨宋美齡，看起來真的是有血有肉，但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卻另有解釋。章孝嚴六度求見祖母宋美齡，通通被拒絕，蔣經國也沒有吭一個氣，蔣經國也拒絕讓章孝嚴見生父和祖父。這個沒有人性的第一家庭，讓台灣人看了腳底發寒。宋美齡嫁給蔣介石之前有過未婚夫，章亞若為蔣經國生下雙胞胎之前，還和別人生過一個孩子，蔣孝武第一次破碎的婚姻，媳婦汪長詩是從蔣家叛逃的，蔣孝章違抗蔣經國的意思，堅持嫁給已婚的俞揚和，俞揚和名為國防部長余大維的兒子，卻是俞大維和德國女友的私生子。蔣家一再強調闔家歡樂，結果男女關係亂七八糟，真的是奇臭無比、無法聞問。



二十、宜蘭太平山行館

太平山海拔 2000 公尺，跟很多風景區一樣，遊覽車每一次停靠景點，車上老人總是呼呼大睡，當年的蔣介石一如這些銀髮族，六、七十歲的老傢伙上了汽車，哪有不睡覺的。宜蘭大同鄉太平山行館現在拆除重建中，雖然現場紊亂，但是放眼四望還是可以看到罕見的優美風景，1937 年



12 月首都南京淪陷，一場大屠殺後，中華民國亡了，蔣介石也搭飛機逃了。隔年 5 月 25 日，蔣介石回到武漢，他擔心日軍攻打武漢，6 月 7 日，下令炸毀黃河堤橋，6 月 9 日砲轟鄭州北邊花園口，這下黃河決堤，黃北平原全部泡湯，河南、安徽、江蘇三省，11 個城市淹沒，4000 個村莊一片汪洋，200 萬人流離失所，100 萬人被水淹死，這都為了只是把日軍擋在黃河對岸。

事後蔣介石發現「代誌大條」，不敢承擔這種泯滅人性的荒唐決策，把責任推給日本人，說是日本飛機炸毀河堤，可是蔣介石當時發命令的原件卻被找了出來，保存在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裡，這個 1938 年的決堤還造成 1943 年的後遺症，河南沒有收成，因此發生大飢荒，結果死了將近 1000 萬人，蔣介石荒唐的用水記錄，還好沒有發生在台灣人的身上。宋美齡曾經抱怨：「美國擁有原子彈，為何不炸中國大陸？」蔣家心裡只有政權沒有蒼生，由此可見一般。

國民黨要求台灣人稱呼蔣介石「偉大的領袖」，編歌作曲要台灣人民唱個不

停，今天聽起來依舊覺得歌詞非常肉麻。當年全台灣的高中生，都要天天練唱一首「領袖頌」。領袖到底是什麼職務大概沒有人知道，其實最早稱呼蔣介石領袖的，是殺人不眨眼的特務，在「保密局」，過去在大陸上叫開始的時候，軍統局在重慶的他們抓人、關人的監獄，貴州是貴州桐梓、修文和開陽）關單位的特務只聽命蔣介石，他們不叫他總統或者委員長，他們稱呼蔣介石為領袖，領袖這個偉大的名詞過去沒有人用過，現在也沒有人敢用，這個充滿自大和荒謬的稱呼，跟民族救星一起埋進了地下。



台灣製造過無數冤獄的做「軍統局」，對日戰爭勢力大得怕人，到處都有錫豐（我查過網路資料說過張學良最為出名，這個

二一、宜蘭棲蘭行館

棲蘭山苗圃招待所風光明媚，1962年改建為行館，兩年後竣工，總統府侍衛室侍衛組工作日報表說，1963年和1966年蔣介石先後兩次來這裡小住，日報表詳細記載一切生活作息。今天對外開放的棲蘭行館裡面，現場連續播放蔣介石的浙江話錄音，但是在場的人都聽不懂他說些什麼。（蔣介石：「……我們的抗戰一天不能停……我們中國應該……不顧一切地抗戰……嚴重……。」）



我們聽澎湖的老班長說蔣介石每年都要去澎湖五、六趟；我們聽角板山的居民說，蔣介石每年都要去住一、二個月；我們聽日月潭的居民說，蔣介石每年都要去住一個多月；我們聽西子灣的人說，蔣介石每年三軍演習都會到西子灣海邊休息；我們聽澄清湖的人說，蔣介石每年六月下來主持陸官校慶，冬天還會來這裡住到天氣回暖；我們聽福壽山農場的人說，蔣介石每年夏天都會來這裡避暑；我們聽草山的人說，蔣介石每年端午節過後就會上來，一直住到中秋節以後才回到官邸。我們這才知道蔣介石當總統，其實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遊山玩水，他遊山玩水卻說成勤政愛民，他霸佔國產卻說成不具家產。

二二、台北金山松濤小屋

台北縣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有溫泉、有海浪，風景非常優美，蔣介石的度假行館松濤小屋就藏身在松樹林子裡面，松樹林子讓我們想起重慶戴公祠。抗戰時期中美合作社在重慶松林坡有一個行館，是大特務戴笠特地為蔣介石蓋的，戴笠後來意外死於空難，蔣介石把行館改成靈堂祭祀戴笠，所以才叫「戴公祠」。戴笠手段一向殘忍，楊虎城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

西安事變的另一個要角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1937年6月16日改派歐美考察軍事專員，6月29日楊虎城出國，八天之後發生七七事變，楊虎城打電報回國希望參加抗戰，蔣介石都故意不理他。11月26日楊虎城搭船回到香港，剛上岸就被戴漢口，接著蔣後，日本人打從1937年到1945年到



笠軟禁起來，11月30日用飛機把他送到介石就把他關在南昌。楊虎城被關之進南京，1937年12月展開南京大屠殺，1945年抗戰結束，楊虎城被關了八年，1949年中共建國，楊虎城又被關了四年，楊虎城前後整整被關了12年，1949年6月蔣介石逃到台灣，七月中旬率領大批隨員飛回廣州，自己擔任主席。中共包圍廣州，蔣介石兵敗逃命之際卻想起楊虎城，竟然派人先去重慶處決楊虎城，楊虎城被送到了戴公祠，就在這裡上演白晝殺人事件。楊虎城寫過一首豪氣萬千的詩：「西北山高水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後浪推前浪，跳上浪頭幹一場。」楊虎城的悲劇，讓我們看到偉人血腥的個性。

二三、台北木柵行館

台北木柵公園分為公園和翠湖兩大部分，當地的文史工作者許進財告訴我們，翠湖是蔣介石木柵行館的一部份，木柵行館的遺址現在隱身樹林後面，隱隱約約呼應著歷史與真相的矛盾。這裡過去是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現在改名國家發展研究院，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前設在陽明山莊，能夠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是國民黨徒夢寐以求的終南捷徑，只要能夠在這裡上上課，多了一份這個學歷，就可以一帆風順、官運亨通，革命實踐研究院失去光環之後就遷到這裡來。1950年3月13日，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親口說出了：「我們中華民國到去年年中，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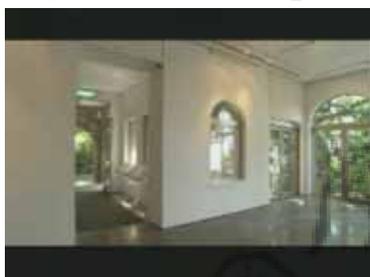


明朝宦官魏忠賢權傾一時，文官武將都朝他的畫像叩首下跪，全國各地官員搶著為他建立生祠，可是魏忠賢倒台後，一夜之間生祠全拆了。北京廣安門外有一座關帝廟，關老爺一張白臉沒有一根鬍鬚，原來這裡原先是魏忠賢的生祠，供的是白臉沒有鬍鬚的宦官魏忠賢，魏忠賢倒台以後，崇禎皇帝下令毀掉他的生祠，可是地方百姓認為拆掉可惜，於是把生祠改成關帝廟，把神像的黃袍塗成綠的，把神像的面孔漆成紅的，還給神像加上鬍鬚。時日久了，褪色了，鬍鬚也掉了，神像恢復了原來的面目，成了可笑的白臉關公。蔣介石到台灣以後，26年當中平均一年搞一個新行館，行館林立，好比生祠，可是經過歲月洗禮，這些行館終於露出本來面目，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白臉關公。

二四、台北草山第一賓館

1949年6月蔣介石到台灣來之後，最初是住在桃園大溪，後來搬到了草山，這裡原來是台糖的招待所，日本人治台期間，草山被當作休閒區，蓋了很多度假別墅，招待日本大員，台糖株式會社爲了接待日本皇太子，特地修建了草山第一賓館。草山第一賓館佔地並不大，主館之外還有四棟隨從侍衛的房舍，因爲建材都是石料，所以保存得很好。

蔣介石進住後改叫「陽明山賓館」，2003年對外開放後，改名「草山行館」。據侍衛室特別警衛組警衛區長趙秉鈺中校說，蔣介石剛到的時候，聽說這裡叫草山突然大發脾氣，他倉皇逃命如今卻在草山落腳，一定會被共產黨取笑他「落草爲寇」，蔣介石隨即下令改名叫「陽明山」。行館重新整理對外開放後，又回來「草山行館」這個名字，主事的人大概是少讀了幾本石討厭草山這個名字。蔣介石當總裁，但是嚴格來說還是一介平在這個小賓館裡。1950年3月他章，然後就「復行視事」重新當又搬進了更大的士林官邸，他已經忘記前一年說過的，保證五年不干預政治，當時被他趕下台的李宗仁總統說：「蔣介石復行視事其實就是君主復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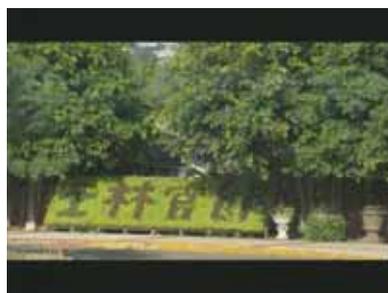


草山第一賓館重新開放，整體陳設恢復日本風味，但是這裡的衛生間一定欠缺一個泡假牙的茶缸，蔣介石的假牙非常出名，西安事變留下的故事裡面，假牙傳神的讓兵變多了一份滑稽。1936年12月12日清晨五點，張學良的部隊衝進華清池，蔣介石聽到外面有人開槍，匆忙爬窗子翻土牆逃跑，當時陪他逃命的是遠房姪子蔣孝鎮。叛軍四處搜索，八點多就在梨山山腰的石縫裡面，找到了全身發抖的蔣介石，他上身穿著古銅色的綢緞袍子，下面穿著沾滿泥土的白色睡褲，鞋子早就跑丟了，還好蔣孝鎮把自己的鞋子借他穿了，這對一個注重外貌、經常用寬腰帶撐胸膛的人來說，真的是奇恥大辱。更嚴重的是這時候他剛起床，來不及裝假牙，所以嘴巴還是翹的，這時候蔣介石才49歲，可是已經一嘴假牙，身上窩囊還有話說，臉上癩三可就難過了。日後他派人毒殺兵變主謀楊虎城，還把張學良關了一輩子，都跟這一嘴假牙脫不了關係。



二五、台北士林官邸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行視事，5月就住到了山下新建的士林官邸，這裡不但比草山第一賓館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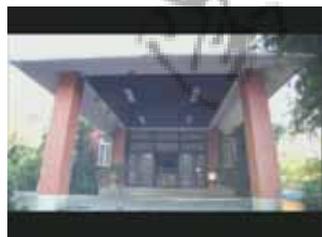


許多，連裡面的裝所用的材料，全都時是非常奢侈的享放，不能讓民眾看水，各個官邸都是找勘輿大師選定。驗所，台灣光復後

改建成外賓招待所，經過幾次增修規模更加擴大，爲了防空欺敵特地漆成墨綠色。士林官邸後面就是「福山指揮部」，可以指揮陸海空三軍，其實以士林官邸爲圓心，包括大直的蔣經國七海官邸都是軍事指揮系統。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邊，還各有一條地下隧道，讓蔣家父子可以立即避難。

蔣介石住進士林官邸之後，草山第一賓館就降格爲避暑山莊，每年端午節蔣介石會回到這裡小住，雙十節過後才下山回士林官邸。士林官邸的「新蘭亭」種了不少蘭花，是1950年10月爲了慶生而興建的，這一年他又違憲自己當總統，恢復了過去的風光。宋美齡喜歡看電影，所以士林官邸有一個電影間，可以免費拿電影拷貝來放映，總統行館成了電影院，大概不是當時艱苦環境下無法想像的酒肉臭吧。

除了奢侈享受的私人電影院，官邸還有一樣東西值得台灣人仔細回味，蔣介石愛吃奉化土產「黃花泥螺」，綠豆大的海螺泡在油漬裡面，味道很重，吃起來像廣東蝦醬，現在台北南門市場可以買得到，當時可是一罐難求，因爲這是道地的



的匪貨，蔣介石的特務奉命到香港去買，之後官邸隨時都有黃花泥螺。其實蔣經國也很喜歡這個土產，蔣經國有糖尿病飲食必須清淡，可是打開冰箱隨時都有黃花泥螺，當時一般人家裡如果蒐出蘇州月餅、或者金華火腿，或者給大陸的親人寫信，都會被當作政治犯，被警備總部抓起來送進黑獄，輕者送綠島，重者拉到馬場町槍斃，可是蔣家父子卻不受約束，對百姓用匪貨一定嚴辦，對自己是關起門來好好享用，而且從來不擔心斷貨，我們這才知道法律是他們家訂的，台灣人的辛酸真的是一言難盡。

第一家庭看起來生活和樂，不過歡樂氣氛只是表象，事實上宮廷內鬥從未停歇，宋美齡跟蔣經國名爲母子，但是兩個人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兩個人相差十四歲，名義上母子相稱，實際上形同水火。蔣介石沒死的時候，蔣經國和宋美齡還裝模作樣，1975年4月5日.....。(之後無OS)

賓館有體面的壁爐，這是因為宋美齡喜歡洋房洋樓，而且喜歡燒著炭火的壁爐，當窮困的台灣人還在為溫飽掙扎的時候，宋美齡已經有西洋壁爐、有美齡號專機、還有可以打乒乓球的廁所。

1973年1月蔣介石病情好轉，神智恢復，1974年11月23日宋美齡討厭繼續陪侍在榮總，堅持要蔣介石出院，這天蔣介石回到士林，雖然過的一個宋美齡要的洋菩薩生日，隔年1975年4月5日晚上，蔣介石還是死了。草山從最早的陽明山賓館，到最後一個中興賓館，前後相隔了20年，83歲的老頭子天天在行館，他心裡想什麼，答案已經在台灣人民面前了。

二七、中正紀念堂

蔣介石活著的時候到處蓋行館，死了以後他兒子發揚他的習慣，又在黃金地段給他蓋了紀念堂。中正紀念堂不是蔣介石的行館，卻是佔據最大面積的一個永久建築，某種定義下已經是他的陰府行館。時間久遠會造成失憶，模糊的美感讓人忘了頭紗，過去的獨裁父子都成了時代的英雄，他們的紀念堂或許才是台灣人心裡永遠的痛。

PS.另有青山行館因為目前尚未開放，無法取得拍攝資料。